

# 通論

## 論讀古書之旨趣

陳鐘凡 輯

昔司馬譚譏「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自史記居今日而稽古籍，其卷帙浩廣，圖說紛博，視司馬氏所謂「六藝經傳以千萬數」者，尤倍蓰焉。而學者不致歎累世難通，窮年莫殫者，蓋先識其指歸，明其封域，而後執簡御繁，循序漸近，蓋博而知要，勞而不致無功也。然而吾人試執承學之士，詢其讀書之旨，說必歧紛旁出，有非一端所可盡者。或曰，神州輿區，開化獨早，其政教炳然，學術餘富，持較域外，雖長短互著，得失懸殊，要未至於淘汰之列矣。而世之急功利者，務欲夷毀舊藝，儀型殊邦。遂至六經之冊，棄之若弁髦，象胥之學，交闕於蠻舍，國勢不振，奈何并其學術而掃盪纖夷之？致說郛與宗夏同傾，言區與疆土並割，撥古滅書之禍，可不懼哉。是則籀繹古書，志在葆存國粹。此一說也。或曰，說無判於故新，學何間於楚夏，異軌可以同犇，殊涂未妨一轍。蓋天子失官，學乃在夷，沿流討原，功昭禹域。觀於航空之術，猶之奇肱之飛車，製造之精，無殊魯班之技巧。尊天無我之義，原於墨子之「天志」，「尙同」。民主議會之制，協於孟子之「君輕民貴」。生物進化之說，莊子實導其先聲。大同小康之理，禮運已發其宏旨。舉彼新穎之說，罔非先哲所遺。至如鏤金雕版，得於十字軍之東征。邁爾通史治歷明時，傳於宅西之和仲。明史歷志更無論矣。學者誠能整齊故說，鑰起新知，則殊

方之說未足奇，先民之學有足多者矣。則董理羣言，志在證明新學。此又一說也。或曰：中夏爲禮教之邦，孔子實大成之聖，其道之全體，原於天命，發爲人倫，本於至誠之性，發爲大教之化，窮鬼神萬物之微，着三世三統之變，曲成萬物而不遺。久歷百世而寡過，廣大配天地，光明並日月，仁育覆後世。吾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豈可於大義微言之所在，鬱而不明，使我大地首開化之中國，守舊不進，等誚野蠻哉？略取南海

某氏說

則擅挈載籍，志在闡揚教宗。此又一說也。或謂易象言：「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言：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故先聖之語人也，必先啓之以明德，律之以修己，而後其身乃範圍乎彝倫庸行之間，而自無過不及之弊。然後推其盡性至命之理，建諸柯憲而皆準，宣之庠序而罔不通。雖極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要不過內天下於正心修身之涂而已。讀書而無益於身心，雖多亦奚以爲？是則考古之道，所以求入德之方。此又一說也。或曰：讀書期於明理，通經貴乎致用。書曰：「學古入官。」見子產曰：「學而後入政。」左傳襄三十一一年昔伯夷以禮折民，刑呂董仲舒以春秋決獄。後漢書應劭傳王式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漢書本傳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宋史本傳爲政不因先王之道者，不可謂之知。讀先王之書不知務民之義，其益又安在哉？是則明經義者志在治事。此又一說也。

統觀前述諸說，其旨趣不同，而皆有可議者。由第一說言之，使學誠精粹，則不保自存。說盡糟糠，雖存何益。試觀往古文教之邦，邇有印度，遠有希臘，其社稷丘墟久矣。其文教尙赫然光耀百世。知學術不隨國土以摧陷，亦無俟空言而得長存。矧今之治國學者，將求其發揮光大，淬厲增長，非僅以抱守殘缺爲貴。

也。由第二說言之，夫甘幸互忌而皆適於口，丹素相非而各當其用，中國學術之不能強類遠西，猶之遠西之難於強類中國也。若以不類爲詬恥，而以皮傅爲美譚，則必將先民之故言，盡託諸外人之字下。是猶圖周孔者施以氈裘革履，繪西施者飾以金髮藍睛。摹擬未似，徒失故形，是亦不可以已乎？由第三說言之，諸夏素無國教，孔子亦未嘗以設教爲言。舜敷五典，司徒布有十二教，所以明彝倫，其事與神道殊科。孔子表章六藝，所以傳先王之典籍，亦與宗教無涉。其平居「言仁」「問政」隨時損益，因人設言，未嘗特立一宗，建樹教義以遺後世也。誠使如倡宗教者之說，則視古籍猶神話祕書，視仲尼猶神祇天帝，而奉其遺經者皆巫覡之流，混宗教學術爲一譚，昧思審自由之精義，異乎余之所聞矣。由第四說言之，國學之封域至廣，非倫理一端所能盡。雖古人不乏嘉言懿行，足以垂范來者。然謂古籍之義蘊莫能外此，則莊周所謂「得一察以自好，譬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不眩不徧，一曲之士。」天荀卿所謂「一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故以爲正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蔽解者也。由第五說言之，學以求是，術主致用，兩者本不相謀。矧古籍所論列，與現世之情勢多未可強合哉？若謂禹貢可以治水，則工程學科不必治。春秋可以折獄，則刑名家言爲徒設。夢護之譚，其謬孰甚？况借聖言以文姦慝，飾故說而驚愚蒙者，更妄恣怪迂之詞，不求誼理之當，將因洛書而言符瑞，因「立極」而主君憲，黜學說謂之「橫議」，錮羣衆謂之「朋比」，舉凡假託名義，動搖國本之思，莫不憑古人載記爲之城社，其禍又何可勝道哉？夫書之言著，所以詳著古代之情況，政教之原流，與夫學術思想之變遷，制度典章之因革，載之竹

帛者也。吾人尋摯探討，亦不過藉以推知歷代政俗之隆污，教學之興廢，及其影響於近世者何若耳。世界文化之發展，學術之勃興，呈於吾人之目前者，則其燦然者矣。夷考其始，何一非歷世先民，積日累月，辛勤締造之所遺留？吾人誠欲原始察終，考其變遷，判其中失，加以抉擇從違，期於發揮光大，安得不罔羅放失，舊聞整齊，百家雜語，使之本末較然，條理密察，足以供世人之摯究評判者哉？致於補苴罅隙，張皇幽眇，闡揚國華，葆存國粹諸說，則願俟諸君子，非吾人所敢知矣。

此作者古書讀校法之一篇也，全書將別印問世，先錄此以代通論，且質諸海內方聞之士焉。

附識

### 秦漢今文經師之方士化

陳鐘凡

經學之分古今文也，肇始於秦廷，沿襲於漢室，兩者特傳寫文字之殊，其為先代之典章，孔門之訂本，則一也。厥後家法分歧，至於義例典制，無不乖悞。則以秦漢今文經生竊取燕齊方士之說，殺亂經旨，致古義湮晦，非常可怪之論，觸目皆是也。試就其原委而申論之。史記言：「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本始紀又曰：「秦撥去古文。」自太史公許慎亦曰：「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文說解字是古文經罷於秦廷，秦博士所掌諸經皆書以秦時文字也。秦博士詩書百家語並掌茲備就經學言之考秦代通行文字有二：一為小篆，許慎言：「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今趙高作爰麻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一為隸書，許氏所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



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是也。自隸書行而古經日益廢墜，從是古文經莫不以隸書寫之，故許氏慨然歎曰：「古文由此絕矣。」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十六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漢書藝文志據此，知漢代文字沿用秦書，兩漢立博士之今文五經皆書以時人肄習之隸書也。其河間獻王所得之古文經，多古字古書。漢書景十三交傳元王魯恭王所得之古文尙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漢書本傳及中祕所藏之古文，字體悉異秦書，並周代之科蚪文也。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許慎稱「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說文蓋春秋之世，七國未興，文字異形之弊未著，秦文未出，孔子西觀書於周室，其所傳之經，僅有古文一種，絕無他本可言，無所謂今文經也。亦惟因古文經爲孔子手訂真本，今文經出於秦漢經生，故劉向校書，必據古本，考證譌脫，司馬遷乃言：「總之不離於古文者近是。」史紀五誠不刊之論矣。後儒因古今文字不同，望文生訓，解說互歧，勢所難免。然觀許慎五經異義所載詩「爵制」尙書「毀廟」春秋「尊二代」與夫「妾以子貴」諸說，仍復大體從同，亦無所謂今古文之懸絕也。考今文家之異於古學者，特儒生襲取燕齊方士怪迂之說以言經耳。何以明之？昔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荀子非子爲荀卿所深斥。故五行符應之說，絕不見於儒書，而齊威宣之際，騶衍之徒昌言之。司馬遷言：「騶子論五德始終之運，及

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帝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史記封禪書是方士之說，倡於齊人，采於秦皇，而秦經師亦多通其說也。史記載始皇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又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以上唯始皇本紀此諸生文學，皆博士之倫矣。後三十六年，博士爲僊真人詩。三十七年，博士言「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同上是當時諸生博士名爲誦法孔子，實則兼明方士之術，以爲迎合君主持寵固位之謀。雜采陰陽術數家言，以解釋其所掌之詩書百家語矣。漢世今文之學出於齊人，伏生、轅固故皆秦博士。武帝又嘗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神仙，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海上燕齊怪迂之士乃多更來言神仙。由是西漢儒者莫不雜糅其說，以言五經矣。伏生有尚書，洪範五行傳，劉向見尚書，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更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此方士化之尚書學也。翼奉上封事言：「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東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厯，觀情以律，必參伍以觀之。」漢書異奉傳此方士化之詩學也。京房受易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漢書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焦延壽常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同上則房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之術，卽孟氏卦氣之說矣。此方士化之易學也。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漢書五行志其後爲江都王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從諸陰。其止兩反是。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紀，主父偃奏之天子，天子召示諸生，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史記儒林傳其弟子眭孟又因昌邑枯木復生，上林斷柳自立，推春秋之意，而稱仲舒之言，欲漢傳國賢人，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亦卒以祆言伏誅。則方士化之春秋學也。說禮者於舊記外，別出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則方士化之禮學也。故西漢儒者大氏皆推說災異以傳會六藝之旨。視巫覡誠無以異。馴至緯侯圖讖，勃爾俱興，亦莫不託諸孔氏以重其言。詳見隋志後漢東平王蒼受詔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何休等欲興公羊，亦莫不傳會讖說，以動時主。至謂春秋立新王之法，專爲漢制作。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誣妄之譚，充塞學林，其視六經猶天書秘籍，而崇奉之者，皆巫祝之流矣。經學之晦盲否塞，至於此極，豈二三今文經師初意所及料哉。唯史記言：「余讀讖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厯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三代世表敘明古文經與陰陽之說異趨。

隋書更言：「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為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怪妄，故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志經籍則古文家說經純朴，鮮述譏詳之辭於此可見。東漢桓譚王充之倫，究宣古文，並力闢今文末流之弊。光武信讖，桓譚上疏，以為今諸小慧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宜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省奏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欲以讖決之，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其新論今雖不傳，王充以為「質定世事，論說世疑，君山莫上。」善論術按則其書長於質證，異夫今文家逞臆之譚也。充法桓氏之旨，以述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虛實，儒家面目之真，乃始撥雲霧而見青天，其功為何如哉！末世妄人，生千載之下，乃猶思掘其泥而揚其波，以「今文運動」之名，號召於世，聞吾說其亦廢然知所反乎。

### 周季文史之分途及文學之派別

顧 實 鐵生

上古書無刊本，官藏史寫。周制，五史陪屬，徧於朝野，詳別考雖及衰世，猶未改也。章炳麟曰：

春秋往昔先王舊記也。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此由史官皆自周出，而諸侯史記當藏王官，不

可私案，故曰天子之記。案春秋傳祝佗言：「成王賜魯祝宗卜史。」定四年傳而楚有周太史官。哀六年傳晉之

董史，則辛有二子由周出。昭十五年傳辛有先世自辛甲，本周太史也。及晉已亂，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屠黍事見呂氏先識覽衛太史柳莊死，獻公告尸曰：「柳莊，非寡人之臣也。」禮記檀弓下由是言之，列國太史皆



出五史陪屬，隸於王官，而非其邦臣。降及七國，魏惠施猶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事見呂氏其秉執名器如此。

章君此考明矣。司馬遷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史記六國表是知周室雖

衰，史權猶振。故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明周王不復巡行，太師陳詩之典不舉，而春秋

史臣之事代作也。雖然，史者，陳其數而不必知其義者也。故孔子曰：「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孟子離下篇禮記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史事也。」郊特牲不第此也，荀子曰：「學惡乎始終，其數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勸學篇禮案誦經讀禮樂又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

絕，守法數之有司，極而禡。」非相篇案極下有司，即祝史之類。又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

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

榮辱篇案君道篇曰：「官人守數，正名篇曰：「守法之吏，誦數之儒，皆足證吏之所守，即儒之所誦也。」由荀之言，則是五史以至府史胥吏之徒，省言之，則曰

官人百吏也。其所守法則度量刑辟圖籍，省言之，則曰數也。雖詩書禮樂亦得指言之，曰數也。故古者學

必於官，漢書顏師古注官謂官舍。官爲版圖文書之處。曲禮在官而史以守其數爲職，公卿大夫士以

知其義爲學者也。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

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或曰尙掌古字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篇案下文述墨翟為名家莊子自述則漢志亦入於道家是號其數

曰百家而舉其大家者不過墨家小由莊之言其說同也。舊法世傳之史守其數而鄒魯之士百家之學能

明道其義也。惟鄒魯之士得其六藝而百家之學得其數之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六藝亦數也而復

有散於天下設於中國之數者則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之徒所聞於古

之道術者是也是百家之所自出於史守之數而散於天下也。故曰：「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又曰：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昭十七年傳孔子語豈不信哉。夫夏將亡而大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殷將亡而內史向

摯載其圖法之周呂覽先周將亡而史無所適史記因本紀秦本紀封禪書老莊申韓傳俱曾太史歸秦

也。則官人百吏之徒陳其數以持百家之學者亦宜也。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賴史保存之功也。然而儒

墨道三代墨法先王為禹見孝經釋文儒法後王為周文而百家言黃帝者史紀五何也則道三代者仍

欲以三代之治為治也。言黃帝者以其出自史韓非子內儲說下篇楚策史記甘茂傳俱言甘茂學百家

史之史始黃帝故溯其遠源而欲以中國本來之道術為治也。是儒墨復近古而百家復遠古也。復近古

者欲回復三代之政府而復遠古者則以三代政府不足存欲返諸最初自然社會而有所施設也。當時

史之陳數不可詳而說其義者如此。此真天下大亂而陷於無政府之狀也。且周人蓋詩書禮樂有教而

餘籍有禁。樂正以詩書禮樂四術造士而書禮樂為普通之教亦非其人律亂名改作等四待皆

而管子大抵詩書禮樂為多至論孔子私議曰無私說當文章專制之狀可知夫子春秋內性與天道不可得公卿

所誦述子任法詩書禮樂為多至論孔子私議曰無私說當文章專制之狀可知夫子春秋內性與天道不可得公卿

聞也。又大戴禮五帝德篇載：「予問黃帝，孔子曰：『先生雖言之，荀子儒效篇曰：『道過三代謂之。』春秋中世，斯

禁猶謹。及敬王之亂，周室大壞，王官之史，多有失職。則守藏史老聃免而歸居，道莊子天傳黃帝之術，而有

黃老道德之學矣。黃老道德之學始見史記黃老傳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

漢書藝文志許儒引經多斷章取義蓋非其本義也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此必史初猶

詩書六藝之外，丘蓋不言。及是而遠古近今，盡陳其數，故文勝矣。從而說其義者，亦各以私意，野言橫流，

故質勝矣。然觀於范蠡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越絕書則史之順時持世，

豈得已哉。惟是儒家終以為六藝之教，王政之舊，故盛氣而詈，一則曰：『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滕

再則曰：『諸侯異政，百家異說。』荀子解甚且極詆之曰：『賓孟亂家，』賓孟也曰：『一家言

邪學。』荀子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成也其究也，孔子六藝亦不過成一家而已。

解蔽篇曰：『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不足以爲先王者也。』莊子盜跖篇誣孔子爲魯國之巧僞人，韓非五

憲篇言：『儒墨必毀，非初未能自外於百家之家言私學，而與史之官學并也。』故李斯焚書令曰：『史官

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文學詩書百家語者，雜燒之。』史記始皇本猶儼然史爲官學，

文學詩書百家語爲私學，判若鴻溝而不可合也。始皇本紀又言：『博士七十人，所職文史星氣者二百人。』

則士星氣者亦史也，是皆詩書百家之證。然則世言六藝百家皆史者，豈不悖哉？傳習錄卷一載：『王守仁言五

子皆珍陳其數而不知其義者耶？其妄明矣。史與文學詩書百家語之不可合一也，審矣。故汲冢穆傳二

尺四寸簡，荀勗以臣勗前所攷定古文穆天子簡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此周時國史記注之竹簡也

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曰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展玉屏風竹簡書青絲

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此亦周略諸子短書實八寸策。論衡書解篇曰周以八寸為尺書明史守之數與百家之學

大懸殊也。惟儒書六藝亦二尺四寸策。孝經謙半之。論語復八寸策，則與諸子同也。論衡量知篇曰載竹

為經小者為傳記謝短策長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正說篇曰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以八寸為尺紀

又皆謙焉案尺二寸者二尺四寸語之八寸策然六藝齊史而終不為史者則以儒士之說其義也夫儒與百家

之相諄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漢書藝文志引今或論漢世論語異本也此儒家

之諄百家也。漢書宜六王傳載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對言不可許小珍說之

莊所願皆又滑稽亂俗此亦儒曰荀卿小百家之證如莊子曰一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案外物篇

以詩上禮發家以謂儒為家之戲證亦非小之外儲此百家之諄儒家也實則本史之數而說其義皆小說之類也

劇蓋或有如後世論史借題今發揮此六藝百家之所以盡為文學也小說家有謂周季百家當分三大派不一

知夫大書畫辭小賦才之小雅此以縱橫家可包於小說家之證也故漢書藝文志所定之後漢書藝文志其義甚上封事

證人以歐西小說多舉為小說家之不可乎先是以世變之極而文學隨之上世治多王公詩書多而百家語少

周季久亂，王公詩書浸亡，而士大夫之百家語大盛。且文學之名，前古無徵，亦至周季而始彰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國語孔子曰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勿畔矣夫。」又曰：「文學子游子夏。」論語見荀子曰：「將論意志，比類文學耶。」非相又曰：「人之於文

學也，猶玉於琢磨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

下列士。」大略又曰：「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

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大抵意氣爲質，載籍爲文。而合之，則文質彬彬之歸也。詩

書之文，以寓深厚之情。典章之禮，以爲節情之具。而兼之，則文學最高之境也。此蓋周人社會所遺文學

之定義，而儒家述之者也。其六藝亦曰六經。經者，常也。常則平常也，久常也。皆古今文學所包有不易之

定則也。然則儒家六藝者，真文學之正軌也。墨子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

法。」非命韓非子曰：「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

家有之，而兵愈弱。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勞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五書是則百家亦稱文學，徒以言談書簡爲義。準之詩春秋同掌於史，詩亡而春秋作，則韻文寢熄而散

文橫流也。故戰國之世，六經泥蟠，百家駢興，百家爲散文盛極之徵。雖其間亦多有韻之文，往往可謂之

韻散合文，要不合詩書之正軌，而祇可目爲文學之偏師橫出者歟。

自周之降，而春秋，而戰國，咸具地方之色彩。蓋西雅南風，上世已啓其漸。故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商人識之。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禮記商宋也。商宋代之內析言則商，又有別也。宋國以南，皆南

方也。齊，中也。史記封禪書集解。中原諸夏，皆北方也。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莊子天運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漢志沛人蒙亦故宋地也。此老莊皆南方文學之證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左昭十九年傳曰：「費無極請楚子大城城父，置太子以通北方而王收南方。」

此孔孟皆北方文學之證也。然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夫殺者，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說苑修子路問

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在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庸中由是言之，則自南方而視之，皆北方也。自北方而視之，則北方之中，又有北方焉。其北方者何也？曰：紂為北鄙之聲。北鄙者，燕趙也。竹書曰：「紂大其都，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史記正義引正

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益廣沙丘苑臺。」殷本紀此北鄙為燕趙之證也。邯鄲後為平鄉縣，東北直蓋齊魯自視為中夏，而又以燕趙為北方，此周季區分天下為「中夏」「北方」「南方」三部之大略也。不僅惟是，司馬遷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皆三晉人也。」史記張儀傳

自春秋而已興慨於楚材晉用，豈知戰國亦復致歎於晉材秦用哉？是戰國之世，更得以國別言之，三晉多權變之士，則三晉自為一派也。齊魯多棲遑之聖，則齊魯自為一派也。宋楚多造微之哲，則宋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楚自為一派也。權變者，對經常之名。則齊魯宋楚二派者，其皆經常之士歟。大抵以歷史而言，則周人內

三。代。而。外。三。皇。五。帝。故。終。周。季。文。學。不。出。三。代。派。一。五。帝。派。二。者。周。公。封。魯。而。魯。秉。周。禮。則。北。方。文。學。之。大。宗。也。三。代。派。也。太。公。封。齊。而。齊。開。霸。局。則。南。方。文。學。之。先。河。也。五。帝。派。也。且。齊。者。中。也。又。實。五。帝。三。代。二。派。之。交。也。自。桓。公。興。霸。而。宋。襄。晉。文。楚。莊。繼。興。故。宋。楚。三。晉。亦。皆。五。帝。派。也。世。變。遞。嬗。及。戰。國。而。一。五。帝。派。復。分。新。舊。其。舊。者。一。宋。楚。派。也。其。新。者。三。三。晉。派。也。乃。俗。以。申。韓。為。中。部。說。想。自。荀。卿。興。趙。其。學。混。合。南。北。中。三。部。而。其。徒。有。韓。非。李。斯。且。佐。秦。成。一。統。之。業。則。如。火。如。荼。之。地。方。色。彩。遂。為。一。三。晉。派。所。凌。壓。而。晦。霾。之。三。李。斯。楚。人。用。其。復。仇。之。日。則。項。羽。起。兵。之。歲。漢。武。興。學。之。年。也。

派 代 三		史 地 別
墨	儒	周
墨子	孟子 子思 明 左丘 孔子	魯
		齊
		魏
		韓
	荀子	趙
		楚
		宋
		衛
	子夏	鄭
		吳
	子遊	備
	上列稱子稱 名隨意說之	註

五 帝 派								
詩賦	縱橫	雜	兵	陰陽	小說	名	法	道
	蘇秦							
		尸子						
髡淳子			穰苴 司馬	騶奭 騶衍		尹文		管子 田駢
	范張 睢儀		尉繚				李悝	
		韋呂 不					韓非	
	虞卿					龍公 孫	慎到	
宋屈 玉原								老子 環淵
					宋鉞	惠施 兒說		莊子
			吳起				鞅公 孫	
						鄧析	害申 不	
			尉繚不詳何 國姑列魏人					



右表別有詳論，不贅。

### 秦漢燒書校書兩大案平議

顧實 鐵生

秦之焚書，法家燔滅詩書之流毒也。「五帝用記，三王法度。」大戴禮五帝德篇夏商雖亡，杞宋猶存，周人尙未若秦人之陰鷲也。史記曰：「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本始皇紀又曰：「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燭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李斯傳案欲學法令以吏爲師者三代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官人百吏之所守周人康有爲僞經考乃云吏即五經博士眞賢說也是史記兩誌燒書案，均有以古非今一語，其後古文今文之目，卽由此起也。許慎五經異義往往不曰古文，自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至三十四年燒書，復申其同文書之令，則烏得而不盡易古文爲今文哉。故史官者，御史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有兩丞，一曰中丞，不盡易古文爲今文。御史分別督燒內外書，秦紀今文史記不燒，非秦紀之六國以前古文。史記燒，秦博士官所職。今文詩書百家語不燒，非秦博士所職。天下有藏古文詩書百家語，燒事實彰彰甚明也。故六國表曰：「秦

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韓非子大體篇曰：「至安之世，不記年之隙，空虛是史不具年月。」或曰：博士官所職

諸書不燒，是六藝不缺也。豈知博士官召自山東諸國，韓非子孤憤篇曰：「學士不因史記循吏傳曰：「公儀休魯非子也。」龜策傳曰：「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

博士傳曰：「祖祉故魏王時。」書且隨其官而存亡。秦本不蓄書，獨許博士也。龜策傳曰：「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

十人前為壽。三十五年，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三十六年，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始皇夢與海神戰，問占夢

博士。本始紀皇陳勝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通叔孫凡秦博士可考者，周青臣、淳于越。俱始皇伏

生。林史紀儒叔孫通本史記羊子黃疵。並漢書正先。房漢書京八人。其伏生、叔孫通、羊子皆儒也。黃疵漢志列於

法家，及占夢博士，為僊真人詩之博士，洵乎詩書百家語皆立博士矣。然始皇時博士七十人，諸生四百

六十餘人。二世時，僅博士諸生三十餘人，何其數銳減，至於十不存一也。况二世尚令御史案此三十餘

人之言，反者下吏，而善變之博士叔孫通亦且亡去。均皆叔則是書詩百家語，安得不隨博士官之亡而

俱亡哉。秦楚之際，項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項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蕭相其

後漢因秦律。太史公自序曰：「蕭何定律令，可徵何所收。」猶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令。漢書惠帝紀案：「始

銷也。則亦燒之義也。」自始皇三十四年，至惠帝四年，燒書著於令甲者二十三年。故漢武詔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劉武紀元朔五年詔豈虛語哉。且成帝時，漢方鼎盛，猶書頗散佚，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漢書藝文志豈秦亡之際，書燒，博士逃，而猶有書完不闕之理，此雖三尺童子，不難立辯也。

漢之校書，儒家刪殺詩書之紹述也。賈誼曰：「秦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始皇本紀案論

始皇乃得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子百家語者刑惟誤也夫秦愚黔首而未嘗限制學官，其博士七十

人既如前述。漢文帝亦博士七十餘人，大注引漢官儀子博置一經博士，後漢書並立諸子傳記博士，劉歆

傳曰孝文帝諸子傳記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趙岐孟猶承秦制也。至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

於是始祇六藝得列學官，百家不得列學官。此之謂罷學官。遂受一大限制。然相公孫弘而屏董仲舒。宣

帝亦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

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是武宣之世，猶未純儒也。更至元帝用儒臣，成帝好古文，帝成

紀曰壯好經書楚元王後推述古文，以精於詩書，觀覽古文梅福傳「命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文。」河平哀帝時，

歆卒父業，奏定七略。楚元王故是年哀帝即位十歲而王氏領五經歆於翌年之建平元年更名秀上山海經

表即守於外然則歆奏七略在建平元年之春夏間矣計河平三年至此費時二十餘年其父與役者二

十年先後分別奏定之殊今人於二書盡佚乃妄言歆偽造古文矣遂為古今文藝學術之鈐鍵，而有二事

可言者。

其一，則尊儒之政策大告成功也。文景以前，百學平等，尸子呂覽之書，賈生鼂錯之文，雜引神農黃帝之

言無歧視。武帝既標崇儒之幟，故司馬遷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淮南子曰：「道必託之神農

黃帝而後入說。」訓修務皆足為君主之響應。第猶祇鱗爪之談耳。及向歆乃盡取天下之書而校定之。七

略亡佚，今見於漢志者，則以神農黃帝之書，抑置六國諸子之後，往往著疑詞矣。其他類是之書，亦多然者。故雜家大命三十七篇，蓋周書大聚賈子修正皆有引其文，而漢志謂之似後世語矣。務成子十一篇，

尸子蓋嘗引務成昭之教舜矣。而漢志抑置於小說家，且曰非古語矣。黃帝終始，倡於鄒衍史記孟而揚

雄法言則曰：「黃帝終始，託也。欲讎偽者必假真」矣。重黎篇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云：「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

云此誠依托然當為後人附益今全書既亡姑附識於此古者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而法言則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矣。

吾子要無非視六藝為尊無二主之聖典，而排擯諸子。乃至詞賦，悉不足與並而已。不知就依託言，古書

流傳，皆有後賢附益，儒書亦寧無然者。如公羊傳之稱上乃秦時語即其一例獨縱儒書而偏攻諸子，不平甚矣。且崇六藝

為聖典，則美術宗教，固相狼狽。而儒術適為宗教而已。蓋漢自武帝而後，一朝之國是政策既定，不可復

搖。其抑黜黃老尤甚者，張良陳平皆以黃老陰謀相高。惠文帝定天下，惟恐人亦用之，而有天下歟。後世

歷代師漢校書故智，藉名考文，而圖書有日。雖不無便利學者，然其拘囿百世之人心，亦甚矣哉。

其二，則古文之絕滅漸形復活也。秦滅古文，未禁博士。漢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成帝紀亦曰：「明於古今故謂之博士。」

是秦漢博士，本宜兼通古今文。末師不學，異議滋起，由秦同文字，易古為今。訖於成哀，二百年矣。始十六年

至成帝時積重難返，猶之明清八比，兩議更張，清初而均遭極烈之反對也。然當時攻之至烈者，猶第斥劉歆

曰「改亂舊章」，漢書劉歆傳「毀師法令」，王莽傳莫有曰「凡古文皆劉歆偽造也」則當時古文內藏中

祕，外行於民間，徵驗昭然。且成帝自出中秘，令向歆校理，猶之後世有內府本也。內府本與民間本不同，



或內府本有而民間本無之，曷足異乎？世人於圖中祕書豈別有肺腸耶東平思王以叔父之尊，求太史

公諸子書而成帝不與。漢書本傳惟班旃以外戚得賜祕書之副，好古之士，莫不造班氏之門。漢書敘傳故旃姪彪

作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帝博覽古今，成帝紀贊彪子固撰漢

志錄劉歆七略，實本其家，三世見聞之真，而非妄取者。故古文之明確可信，一則成帝如紈綺子，出其先

世珍藏，不含有政策意味，非尊儒排百家之事可比也。又一則班氏外戚世臣，目覩中祕古文，不同風聞

臆測。且父子兄妹撰史，豈有一家而盡受劉歆之愚乎。是以向歆校書而簡可殺青，肇有書肆流布。書始

見法言吾子篇並中祕民間古文，盡是先秦真本之流傳，質之天下萬世之後，豈吠影吠聲之談所可惑

亂聽聞者哉？

右平秦漢燒書校書兩大案，可以息近世倡爲今文謬說者之喙。夫法家之專制而焚書，一浩劫也。儒者之專制而刪書，又一浩劫也。後世復有因緣爲奸，而倡今文謬說，欲盡排擯古文而去之，則重重浩劫，先民遺籍之幸存者幾何？吾爲此懼，故從其根本而正議之。世有篤學君子，倘亦所樂聞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 學 扶 輪 社 出 版  
 名 家 詩 文 集

錢牧齋文鈔	四冊	二	元
錢牧齋晚年文	一冊	四	角
錢牧齋詩鈔	十二冊	三	元
錢牧齋列朝詩集	五十冊	二十	元
錢牧齋選	六冊	二	元
歸震川全集	十二冊	二	元
金堡編行堂集	八冊	三	元
屈翁山文外	五冊	二	元
屈翁山詩外	十二冊	五	元
西廬文集	二冊	一	元
春酒堂文集	一冊	八	角
炳燭齋文集	二冊	一	元
汪堯峯文集	八冊	一	元
聊齋文集	二冊	六	角
聊齋詞	二冊	四	角
齊召南唱酬集	二冊	四	角
施愚山全集	二十冊	四	元
戴南山文鈔	三冊	一	元
方望溪文鈔	三冊	一	元
汪大紳羅臺山	三冊	二	元
彭尺木薛家三	四冊	二	元
全樹山文鈔	八冊	三	元
句餘土音	一冊	九	角
全樹山詩	一冊	七	角
洪北江文鈔	二冊	一	元
惲子居文鈔	四冊	一	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冊	一	元
隨園文鈔	二冊	四	角
石笥山房全集	十冊	二	元
碧城仙館詩鈔	五冊	一	元
梅伯言全集	八冊	一	元
魏默深文集	六冊	二	元
諸大名	七冊	二	元
家評校	七冊	二	元
龔定盦全集	五冊	一	元
吳肇甫全集	十二冊	一	元
詩尺牘	十二冊	一	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	二	元
章太炎	五冊	一	元
譚復生	五冊	一	元
章太炎	五冊	一	元
譚復生	五冊	一	元
林琴南	四冊	一	元
嚴又陵	四冊	一	元
清文匯	一百冊	三	十六元

# 專著

## 西漢周官師說考自序

劉師培

昔仲尼閱王道之陵遲，憂禮樂之不正，周流應聘，還轅鄒魯，制作春秋，約以周禮。就是非之說，立動作之中，內而蒐狩烝嘗，外而朝聘會遇，經有勸懲，僉與禮應。故班爵必首上公，書名弗遺三命。至於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邱明作傳，言必宗典。計數纖齋，概准六官。其所詮揭，尤在地域。何則？太宰六典，職方九洲，制緣地立，若車依輔。周轍既東，聲化淪息，杞卽東夷，晉曷戎索，四海之內，蓋方三千。春秋垂素王之法，明無外之規。援魯史以溯禮經，審周道以知上世，稽古立制，在壹統類。故必諗舊章於象魏，被端委於裸飾，植九服之恆型，緬萬邦於前宇。惠中國以委四方，稱遠邇以等貢獻。庶振動從服，迄於通達。趨使安樂，靡介幽間。是以傳形事實，則邾莒爲夷。經臬禮文，則荆舒進夏。吳光擬文於上國，秦術祛陋於西戎。周行之列，覃及采衛。王祭之供，弗遺畢楚。所以審後王之道，總天下之要也。是知春秋周官，經區述作，聿稽授受，並肇孔門。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荀卿子曰：「爵名從周。」又曰：「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此之謂也。」聖人既歿，大義乖絕，儒學之徒，皆主約施，推類有方，舉隅蔽積。迹平桓之版圖，紘六經之令典，疆理既殊，禮文宜泮，各抒所知，著造傳記。孟子言：「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鄒衍書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於一。」說尙書者亦曰：「王者不治夷狄，正朔不加，則君子所不

臣。」俗說宗之，以爲湯武不能禁令，楚越不能制。荀卿難曰：「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則方輿廣狹，經說駢歧，舉大舉小，荀孟殊原。荀准周官，與聖同契。孟符王制，誼肇後師。爰及西漢，王制業昌。五經家言，靡弗准焉。周官之學，闇而不章。孝平季年，說始萌芽。發見周禮，以明殷監。新莽制法，塾模斯類。凡所闡釋，蓋出子駿。斯時本經无說，通以王制二書並文，莽傳數見。雖地有羸紕，制弗揆齊，其它品數，推放並准。以近知遠，以淺持博，說有詳略，例得互補。析三孤於九卿之中，別四伯於二公之外，斯其證也。東漢初業，雅達聿興，衆師踵業於南山。景伯振條於虎觀，比義會意，冀別莽說。蔡杲古學，立異今文。典无鉅細，概主劈析。後鄭作注，稽業扶風，參綜今學，附比移并，同事相違，疑炫難壹。今古之楸，至斯亦抉。師培服習斯經，於茲五載。竊以六代暨唐，惟宗鄭說。隨文闡義，鮮關指要。西京逸緒，縕奧難見，顧鮮尋繹，莫能原察。用是案省班書，比攸甄錄，賈馬諸說，亦間采刺。春秋內外傳，旁埭大戴記周書之屬，以證同制。成西漢周官經說考二卷。雖復節族久絕，法數滋更，然故典具存，師說未替，辨跡溯源，咸有籤驗。庶聖王之文，具於簞席。太平之迹，布在方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民國二年正月，儀徵劉師培識。

此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先叔父申叔公遺著也。公嘗謂清代今文經師不信古經，以周官晚出，書成歆手，其言絕妄，既爲識者所共訾。而古文家疏證周官，如孫貽讓之正誼，一是析衷馬鄭說亦多背經旨，受人以可攻之隙也。爰據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爲周



禮古注集疏二十卷，更提其要爲此師說考一卷焉。國學研究會發刊學報，顧惕生、陳斟玄兩先生致書徵先叔父遺藁，因舉此遺之。其古注集疏二十卷，清本存，蕪春黃季剛先生處，俟索到續寄，藉廣流傳，或亦國學會諸君子所樂許也。

姪  
葆儒謹識

### 西漢周官師說考卷上

儀徵劉師培撰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二月，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

案漢書地理志云：『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據志說，是九州地域與禹同，惟省徐、入青，并梁、合雍，出於姬公所改。莽書謂『帝王相改，各有云爲』，厥說與符。蓋并幽之地，禹域實賅徐、梁之封。周廷撫有，惟劃州建域，各有弗齊，故曰相改。非夏之聲教不暨并，周則擯梁荒服也。考西漢古今文說，於土疆羸縮，鮮云四代有殊。後說詳條據莽傳說，蓋職方幽州，卽禹貢冀州東北青州南境，兼得徐州，雍州之南亦得梁地。雖華離細別，經鮮可徵。然周官以華山屬豫州，則華爲中岳，雍州嶽山爲西岳，卽爾雅所謂『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也。』豫界拓西，直與梁接，則雍侵梁界，奄有岷、嶓、涇、汭以南，遠隄潛、沔，按之情實，其誼至明。乃後鄭職方注云：『揚、荆、豫、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如後鄭說，一若禹貢梁州，周淪荒裔，弗隸九州，

然詩詠江沱，書詳蜀廬彭濮，春秋見巴庸，知其地匪周所棄。其山川鮮見職方者，文有詳略，弗得據以疑漢志也。

新室州名據莽傳有揚荆青徐兗豫并雍益蓋雜采尙書周官及漢制不盡宗周官也

漢書王莽傳天鳳元年，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爲維城，諸在侯服，是爲維寧，在采任諸侯，是爲維翰，在賓服，是爲維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蕃，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

案周官畿服三見。大司馬職方千里曰國畿，外爲九畿，各方五百里，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是也。職方氏國畿作王畿，九畿作九服，他文並同。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外爲侯甸男采衛要六服，各方五百。又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與莽詔據禹貢弗同。惟莽以九州之外爲維蕃，蓋以維蕃卽蕃國，似本周官爲說。若然，則是周官九州亦方六千里也。按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又云：『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國萬區。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據彼說，知古尙書左氏說均云：『中國萬里。』莽詔所云萬國，上擬往制，謂得百里國萬區。彼以城寧翰屏，垣蕃擬五服，疑亦劉歆詩說。其以六千爲九州方里者，蓋今文所云五千里，咳中國言故王制始采終流。若計九州，僅

方三千。卽王制所謂州方千里，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也。用以遙說夏書，則要荒二服，亦列九州外。西漢古文說，率亦比勘王制，惟所敵方里，恰倍今文。莽以甸服方千里，卽鄉尉州隊所在。不莽東都之方僅千里。方納總以下，於五百里。甸服外面，方五百里。采任諸侯於五百里。侯服外，亦面方五百里。揆文教奮武衛之於綏，厥例亦符。蓋禹貢五服，廣輸萬里。甸服及賓，計方六千，是爲九州。賓卽綏也，要荒二服，面方二千里，弗列九州，卽皋謨所云，四海則是一州方里二千也。以說周官，則國畿侯畿，當古甸服。甸男采衛，上准侯綏。雖周制莽制，均以東西都通封圻短長，相覆爲千里。然莽說「邦畿連體」又云，「各有采任」。任卽男邦，是姬周外服，亦匪正方。惟古之九州，迄於奮武衛，則周九州迄衛服，誼亦當同。書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顧命曰，「庶邦侯甸男衛」。左氏襄十五年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知衛服地居四海內。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三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以男衛二服，咳侯采。弗云三千里外，知四海以內，相距六千里。故幼官篇又曰，「立爲六千里之侯，其確證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千里之內，據王城一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文與周禮

行人同。惟六歲以下，無州外蕃國文。據莽詔說，則州外爲蕃，兼咳蠻夷鎮三服，當古要荒。據大戴說，則六歲一見之國，弗必內隸九州。又周官司馬職方，均有蠻服，無要服。衛服而外，蠻夷並文，據爾雅釋地，以九夷八蠻爲四海，則布憲所云四海，當咳職方夷蠻言。服以蠻名，示與夏別。是必地居四海。既居四海，知外九州。又巾車職「以封四衛」次云，「以封蕃國」亦衛外爲蕃之徵。竊以周官故本文有異同。莽歆所據行人經，或無要服之文。蓋歆莽稽經，旨主恢宇，使要服實在九州內，焉容棄置弗引，以狹九州版圖。又古文說地域，四代不殊。莽以九州外爲維蕃，通周官尙書爲一，以詮五服，是必尙書九州六千里，周官亦符。使有歧牾，庸資牽引。故知歆莽說蕃國，與東漢殊。今本有要服文者，蓋出周官別本。後鄭人注云故書雁或爲鶉是周禮故書亦非一本又後鄭說與大戴略符惟要下作注於賈馬各本異同恒未校錄則故書異文不以見注爲限復言九州外，則爲大戴所無。今考國語周語述祭公謀父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以國語證周官，似要服兼咳蠻夷。荀子正論篇稱周語曰，「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據荀說，是要服弗與侯衛同儀，在諸夏之外。使要服亦列九州內，則是諸夏之域，狹於九州，而九州之疆，棄於殊俗也。即使要服在九州之內，據國語說，九州地域，亦應面方八千。乃漢書谷永傳顏注引服虔云，「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後鄭宗之，遂以遙說羣經。夫九州並建，地域宜同。若王畿一州，得方千里者一，畿外八州，得方千里者六，州同壤別，似非立制之平。又韋昭國語注「以周禮侯圻當侯服，自侯至衛爲賓服，以爲中國之



界。」又夷蠻要服注云，「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據彼說，則亦中國地方六千里，而九州轉方七千也。乃魏晉以下，悉沿鄭韋之說，於莽詔之文，味弗一稽，弗亦戾乎。

又案王制疏引異義所稱古春秋左氏說，與漢書地志符志序謂「黃帝得百里國萬區」復引「協和萬邦」據彼說，是唐虞暨夏地均萬里。初無堯服五千里，禹服萬里之說也。又異義所載左氏說均本賈景伯服君以周制同唐虞，弗以萬里始禹，似亦與同。王制疏又引易經鄭注云，「黃帝堯舜地方萬里，方千里者百。」亦用古文說。乃書益稷疏詩齊譜疏所引鄭君書注則云，「堯服五千里，禹平水土，每服更以五千里輔之，四面相距，爲方萬里。」此與今古文並弗合，亦與易注互歧。書益稷疏「弼成五服」釋文引馬融云，「面方五千里，爲方萬里。」禹貢疏又引馬融云，「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六千里。」蓋馬以禹平水土，置九州，方六千里，復擴爲十二州，乃方萬里。書肇十二州，在禹建九州之後，亦與今古文均背。蓋馬以五服合方六千里，不以甸侯綏以內計方六千里也。鄭說出自馬氏，誼復少殊。乃詩殷武疏又引賈逵馬融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非是服外更爲其地也。」據彼疏所引，則賈說又與馬同。然以古左氏說證之，知詩疏所引，非賈注本義。或本說而外，兼誌異聞，爲馬所本。蓋今文說地域，弗言

四代有殊。東漢初業，古學亦然。其言四代異制者，說均後起。今以莽傳爲據，知周官左氏古尙書均。以萬里爲中國之方，六千爲九州之方。繇古臻周，制无沿革，弗得以後鄭之說相難也。

### 詩經毛傳改字釋例

陳鐘凡

段玉裁謂「漢人注經，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當爲，讀如讀若者，擬其音。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讀爲讀曰者，易其字，易之以音近之字，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周禮漢改敘按段氏所舉三例，非僅發疑正讀，且易古文爲今文，改假字爲本字，亦易字解經之例也。昔陳喬樞毛詩鄭箋改字說，於鄭玄改字釋詩，考之備矣。獨於毛公改字，未嘗言及。豈以其語文簡質，不如鄭說之顯明，故不復措意及之邪。今考毛公改字，其例有三，試略徵之。

一、直改經文例。鄘風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按都人士，「垂帶而厲。」禮記內則注，引作如厲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常武「如震如怒。」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是而如古通。故毛改而爲如也。秦風終南傳，「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按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昭四年左傳，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蓋古文作終，今文作中，故毛改終爲中也。陳風衡門傳，「衡門橫木爲門。」按南山，「衡從其畝。」釋文，「衡一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書禹貢，「至於衡漳。」謂河從漳橫注之。蓋衡橫同聲通假，故毛改衡爲橫也。豳風九罭，「鴻飛遵渚。」傳，「陸非鴻所宜止。」按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徒煩飛子御。」注，「飛非古通。」孔耽碑

「飛其學也。」字亦當作非。蓋飛非同音通假，故毛改飛爲非也。大雅蕩「人尙乎由行。」傳曰「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按兔爰尙無爲箋「尙庶幾也。」此尙之本訓。抑「肆皇天弗尙。」箋「今皇天不高上之。」卽高上之通假。則尙假字，上本字也。故毛改尙爲上。凡此並毛傳直改經文之例，未遑徧舉也。

二，從改生訓例。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傳「害何也。」按害爲曷之假字。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曷盍何也。」說文曰部「曷何也。」漢書翟方進傳曷並作害。毛蓋改害爲曷，故訓何。召南甘棠「勿前勿拜。」傳「拜之言拔也。」按廣雅引詩勿前勿扒，云「扒拔也。」毛蓋改拜爲扒，故訓拔。邶風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按尙書大傳「以孝子之隱乎。」注「隱痛字或爲殷。」詩殷其雷釋文「殷音隱。」周易豫「殷薦之上帝。」釋文「殷京作隱。」並隱殷古通之證。詩北門「憂心殷殷。」釋文「殷本又作慤。」說文心部「慤痛也。」是古文作殷，今文作慤。毛改隱爲慤，故訓痛。小雅四月「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按說文「腓脛臑也。」訓病者非其本義。爾雅釋詁「痲病也。」毛改腓爲痲，故訓病。大田「以我覃耜。」傳「覃利也。」按說文「覃長味也。」原無利訓。爾雅釋言「剡利也。」注引詩「以我剡耜。」毛改覃爲剡，故訓利。凡此並從改生訓之例，不一而足也。

三，以訓代改例。周南汝墳「惄如調饑。」傳「調朝也。」按釋文「調本亦作輞。」調輞並從周聲。朝說文作翰，從軌舟聲。舟周同音通假，故從舟。從周之字，亦得通用。韓詩作朝，蓋用今字。毛用古文而釋以今字，卽改調爲朝也。衛風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按尙書多方「甲於內亂。」鄭王並以甲爲狎。陳喬樞謂

「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韓詩正作「能不我狎。」是甲狎古今字。毛據今文以解古文，卽改甲爲狎也。大雅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段注說文引此，謂毛以今語釋古語。按磬磬同音古通。韓詩本今語作「磬天之妹。」蓋磬之通借，亦非正字。毛訓倪爲磬，卽改倪爲磬。凡此以訓代改之例，未易更僕數也。他若草蟲之「忡忡猶衡衡。」何彼穠矣之「穠猶戎戎。」皇皇者華之「皇皇猶煌煌。」柏舟之「耿耿猶傲傲。」葛屨之「糾糾猶繚繚。」權輿之「渠渠猶勤勤。」尤爲毛傳改字之塙證。但不如鄭箋之某讀若某，某讀爲某，某當作某之昭皙。故諸家不之知，乃有謂毛公釋詩不改字者，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 禮經釋服

江甯陳延傑學

#### 士冠禮上

元冠 朝服 緇帶 素鞶

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繪帶。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鞶，白韋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疏〕委貌見其安正容體，元冠見其色，實一物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也。」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鞶同色。云素鞶，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郊特牲云，「黃衣黃冠」是也。玉藻云，「君素帶，終裊。大夫素帶，裊垂。士練帶，率下垂。」〔注〕云，「大夫裊其紐及末，士裊其末而已。」又云，「雜帶，君朱綠。大



夫元華。士緇裨。鄭云，「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若然，天子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裨之。大夫則不裨其繞腰者，直裨垂之三尺，屈而垂者。士則裨其末繞三尺所垂者。不裨在者，大夫已上用素。士練繪爲帶體。所裨者用緇。則此言緇，據裨者而言也。大夫已上，大帶博四寸，此士卑。降於大夫已上，博二寸，再繅共爲四寸，屈垂三尺，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矣。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鞞色不同。下云韋者，是君大夫同用韋也。但彼是元端服之鞞，此士用素韋爲之。故鄭云白韋鞞也。又云，「鞞長二尺至博二寸，亦玉藻文。鄭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鞞卽鞞也。祭服謂之鞞。朝服謂之鞞也。

案冠梁謂之冠，冠卷謂之武，皆以黑繪爲之，卽元冠元武是也。冠梁廣二寸，橫縫，多辟積。梁屬於武。綦組纓，飾以綉。此爲朝服之正冠也。朝服用十五升布，極其細密。江永說，「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朝服衣裳殊，衣長二尺二寸，侈袂，裳前三幅，後四幅，辟積無數。上爲衣，下爲裳。朝服布上素，下兼衣裳而言也。玉藻，「紳長制士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孔疏，「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焉，紳長三尺也。」蓋紳卽帶之垂者。所謂屈垂三尺也。白虎通云，「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紼與鞞同，亦卽鞞也。自天子達士，朝服皆用素鞞。

有司如主人服。

案如主人服者，如主人朝服也。有司，士臣耳，與主人同服，不嫌也。

及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主人朝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

案賓亦朝服者，與主人爵同也。

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知宿服朝服者，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案宿服乃主人宿賓之服。有司皆如之者，亦不嫌也。

爵弁服 纁裳 純衣 韎韐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緇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韐之制似鞞。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疏〕士禮，元冠自祭，以爵弁服助君祭。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纁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爵頭亦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鄭解純字，或爲

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等，皆以布爲之。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蘆茅蒐。」注「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草爲鞮草，以此鞮染韋，合之爲鞮，因名鞮爲鞮鞞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鞮。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鞮韋而已。」是士無飾，不得以名鞮，一名鞮鞞，一名縕鞮而已。

案白虎通云，「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蓋卽士之祭冠也。以緞色之布覆

弁板。緞氏注緞今禮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有武，有笄，緇組紘，瑱用石，弁師，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明士

爵弁無旒也。禮器「士元衣纁裳。」疏云，「士爵弁元衣纁裳。」雜記「皆爵弁純衣。」疏云，「爵弁者，士

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是純衣又通名元衣矣。玉藻注云，「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鞮也。」

許慎說，「士無市，卽鞮字有鞞，卽鞞字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鞮，賤不得與裳同，蓋三染爲纁，鞮止

一入，故裳鞞不同色也。鞮鞞者，鞮言其色，鞞言其鞞矣。」

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鞮鞞。

案此不見衣與帶者，正純衣緇帶可知，以爵弁服皆純衣，士只有緇帶，故不言也。

### 皮弁服 素積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

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麤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時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鈎領繞項，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太古，以三皇爲上古也。云以素爲裳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卽此文之等是也。畫績言素者，謂白色，卽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

案士之皮弁無璫飾。但縫中有笄，緇組紘，纁邊。白虎通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又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辟積若今裙襪，謂中禩其素而辟蹙之矣。

受皮弁，適房，服素積素鞞。〔疏〕此不言緇帶者，士唯有一帶，不言可知。

案玉藻「士練帶，率下辟。」注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士裨其末而已。又云，「士緇帶。」注云，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爲緇帶。蓋士以孰帛練爲帶。裨之用緇，故云緇帶焉。以是知士唯有一緇帶也。



〔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疏〕此亦三代自天子下至士皆是。此是三代之冠，百王同之，无別代之稱也。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注云，所不易於先代。故孝經亦云，「百王同之，不改易也。」

案戰伐田獵，皆服皮弁。故三王不變焉。元冠爵弁，三代名各不同，唯此皮弁無異稱，故云三王共也。賈疏自天子下至士皆是者，明天子與卿大夫士皮弁皆素積，其制同也。

元端 元裳 黃裳 雜裳 爵鞞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鞞爲鞞，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疏〕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云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者，上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此元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卽此元端也。朝服亦得名端。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同名也。朝服素鞞，鞞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旣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鞞，則亦易之矣。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但元是天色，黃是地色，天尊而地卑，故上士服元，中士服黃，下士當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元後黃也。三裳同云爵鞞，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鞞爲鞞也。

案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士元端服衣。

袂皆用正幅。與朝祭服侈袂不同也。朝服元端，皆用元冠。而元冠有不元端者。故此不以元冠名服也。天子諸侯元端朱裳朱鞞。大夫素裳素鞞。士有三裳。其色雜。故爵鞞。爵亦雜色也。

主人元端爵鞞。〔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特牲士禮，祭服用元端。此亦士之加冠。在廟，故與祭同服。案元端爵鞞，著其爲士服也。士有上士中士下士，裳亦有元裳黃裳雜裳。各有所當。當者卽服之。故不言裳也。任大椿說，「士冠禮賓主人之服準上士。」則主人元裳與。

兄弟畢袵元。〔注〕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袵，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鞞，不爵鞞者，降於主人也。〔疏〕以其同元，故知上下皆元，緇亦元之類。因士有緇帶，故鞞亦言緇。實亦元也。兄弟同緇鞞，不用爵鞞。兄弟卑，故云降於主人也。

案士元端異裳，此止用元裳，與衣同色，故不曰元端，而變云袵元也。袵元者，衣裳同元也。非兼帶鞞而言。且鄭別云緇帶鞞，則帶鞞不同元明矣。或有以衣裳帶鞞四者皆元，謂之袵元者，實因賈疏上下皆元，緇亦元之類而誤。白虎通云，「上曰衣，下曰裳。」是上下皆元，指衣裳而言也。鄭康成云，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則元淺於緇也。故知袵元爲元衣元裳，緇帶緇鞞矣。同用元端，主人則元裳爵鞞，兄弟則元裳緇鞞者，尊卑不同也。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鞞。注云，緇鞞者，下大夫之臣。疏云，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鞞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鞞。此緇鞞，故云下大夫之臣。由是推之，此兄弟緇鞞者，下主人也。凌廷堪說，「元端則爵鞞，若緇鞞，則謂之袵元。」蓋又次於元端矣。其說

亦當。

擯者元端。負東塾。〔疏〕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元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此擯者是主人之屬中士若下士也。故直舉元端，不言裳也。

案疏謂擯者是中士若下士，則當服黃裳雜裳矣。不言鞞者，正爵鞞可知。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疏〕云賓如主人服者，以其賓與主人尊卑同，故得如之。贊者，皆降主人一等。其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故別元端也。

案賓如主人服者，如主人元端爵鞞。贊者別元端，則與擯者同服焉。適房，服元端爵鞞。

案言爵鞞者，明其有三裳也。元黃雜唯其所當。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疏〕易服者，爵弁既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故易服服元端也。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禮，見君非正服之節，故不朝服。經直云元端，則兼元冠矣。今更云元冠者，以初冠時服元端爲緇布冠，服緇布冠，非常著之，冠而敝之。易服宜服元冠配元端，故兼云元冠也。朝服與元端同。元端則元裳黃裳雜裳黑屨。若朝服元冠元端雖同，但裳以素而屨色白也。

案朝服重於元端。此以成人見，故服元冠元端。若朝君之時，當朝服也。

# 老子道德經上篇解詁

顧實 鐵生

史記老子傳曰：「箸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心術上篇案舍者館舍之義會民所聚曰道，愛民無私曰德。正道生天地，德出賢人，篇四時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兵法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正孔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大戴記莊子曰：「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天地德和也，道理也。性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在宥鶡冠子曰：「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得人者也。」環流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秦鴻韓非子曰：「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揚權韓嬰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韓詩外傳賈誼曰：「生空竅，通以道德者，雖無而之有，物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新書道淮南子曰：「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釋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齊俗訓案穆此傳即揚雄曰：「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太玄劉劭曰：「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八人觀篇志此皆道德二字之古訓也。管子最詳，鶡冠子所云「道無已，德得人」，即關尹所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也。莊子天韓非子所云「道無形，德覈理」，覈徼古字通。徼循皆從賈實，即綜覈名實，嚴微。即老子所觀「無名之妙，有名之徼」二事也。而賈揚二子所解，益昭若發。



蒙矣。賈言德之有與管云舍之謂司馬談曰，「道家無爲而無不爲。其術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

史記自序可謂揭盡道家之要旨。是故道無而德有道，妙而德微，道無爲而德無不爲，不可易之。堯詁也。惟

劉劭一說，已啟「正始玄風」之先路，非正解也。漢志有老子鄰氏經傳，傅氏經說，徐氏經說，經略而傳

說詳，本文體之異名。是老子一書名經久矣。故七略曰：「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

經四十七章。」董思靖道德經集解序說引是今本八十一章，猶劉向校定之舊。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則

上經自一章起，下經當自三十五章起也。與今本異。陸游曰：「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

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放翁題跋是道德經之名，王弼所題。不析上下篇，非史記七

略之舊。卽王弼變古之證。然或王注傳本不一，宋季已失此定本。故今本仍分上下篇，抑今本乃後人

依僞河上公注本所改耶。道德二字，本不可分離。唐人分題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賈公彥周禮疏

李賢後漢書注皆如此殊不足取。今老子傳本至夥，注家以王弼本爲最古，刊本以唐易州石刻爲最古。茲仍用

通行王弼本，而附校注文異同。甫在艸創，勒爲定本，俟諸異日。

### 第一章

道可道，韓非子解老篇非常道。同上引道字名可名，非常名。案依韓非子引上二句例則此二

道，理也。莊子繕性篇下道字通作導，言也。名字也。鄭玄論語注云古下名字通作銘，刻也。常，久也。道家貴長

生久視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豈知可道可名者，皆隨物而爲變，日出而不窮，無一可

常者也。三皇五帝三代之道，興亡紛如，乃至其記載於竹帛，銘勒於金石者，亦復如之。淮南子汜論訓

引老子皆以名為書策偽文子上義篇精誠篇上仁篇是其驗也。所可常者，惟冥冥之中，虛無無形。

者耳。韓非子曰：「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生

死，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為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

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常者無攸易，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

強字之曰道。故曰道之可也，非常道也。」慎集解本校本正莊子曰：「帝王以無為為常。虛靜恬淡寂

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一篇天導淮南子曰：「以清靜為常。」訓要略司馬談曰：「虛者，道之常也。」自史記由

是言之，則所謂常道常名者，在虛無無形之中者，至明也。本書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

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章十四此蓋即常道之解也。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二章十此蓋即常名之解也。且本書又曰：「夫物芸芸，各復歸

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章十六是則常即性也。常性皆質也。說苑修文篇云：常者質也。廣

質不滅，Conservation of energy故可常也。物質不可見，故虛無無形也。天地萬物同體。凡人之性，皆

有五常。漢書東平於古亦曰彝。洪範曰：「彝倫攸叙。」史記宋世家作常倫也大雅曰：「民之秉彝。」燕民亦

曰恒，則恒常通用字。如恆山孔子曰：「民性有恒。」韓非子是也。孔子不言五行，而老子出黃帝五行之

傳。故老子一書言常不言性。此其所以異也歟。世俗之言道，不離有形之事物。而性道則專指無形者

而言。蓋老子慮其無別也，故別之曰常道，曰常名。書中亦稱道者，行文之便也。佛氏東來，介於黃老。吾家景怡曰：「常住之象，常道何異。」齊書願則又比德涅槃矣。然吾古言性，兼合五常。五常者，金木水火土五性也。禮記中庸鄭注略當印度之地，火水風四行。而遽謂常即佛果之涅槃，豈盡然哉。

無名，天地之始。唐景龍觀碑凡有名，萬物之母。史記日者傳作無名者

無名者，道也。本書曰：「道常無名。」二三十章又曰：「道隱無名。」四十四章而亦可以有名者，本書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五十二章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是其始。本

無名也。先始也。廣雅釋詁一先天地生，則天地之始也。及既有道之名，生一物二物三物，乃至萬物，能生者，

母也。則萬物之母也。雖然，天一地二人三，淮南子墜形訓素問三部九候論則生一生二生三者，生天地人也是皆有

道之名，猶為天地之始也。許慎說文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故老子此二語，蓋行文之便也。管子曰：「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一篇極言此道之所以不得不有名也。莊子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

一而未形。」一篇天地又曰：「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遊篇北又曰：「道不可有，有又同。」此讀與不可无道

之為名，所假而行。則陽篇是故無名者，真也。有名者，假也。道本無名而有名也，此之謂真假兩行。此語本

夫天地者，形之大者也。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莊子則凡有貌象聲色也者，皆物也。達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秋水篇故天地萬物皆有形者也。道未有形，有形出於無形。淮南子訓子故道為

天地萬物之本也。太公調曰：「无名无實，在物之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莊子則夫在物之虛者，長

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篇安得而不為天地之始也。是物之居者，衣養萬物而不為主。本書三十四章安得而不為萬物之母也。此道之大也，所以官天地而府萬物也。宋忠買誼言老子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且意指無名為隱而在下者，有名為顯而在上者。詳史記道與得道者固無二也。或曰：無名有名二者，即佛說有分別無分別二智也。佛信論二云：般若若有二，一無分別，真智；二有分別，俗智。案無分別曰偏智，亦曰佛菩薩之權智也。後得智無名天地之始者，即佛說如來藏緣起也。有名萬物之母者，即佛說阿賴耶緣起也。說亦近是。

故常欲無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龍興觀碑無故字無兩以字

故者，承上起下之辭。本書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七三十一因無名而將無

欲，則亦當因有名而將有欲也。名欲二者，如響斯應。蓋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管子曰：「名者，所以紀物也。」心術篇董仲舒曰：「名者，所以真物也。」春秋繁露深名欲即物欲

也。故無名斯無欲。有名斯有欲。道既無名，有名真假兩行。則得道者，亦安得不常無欲而常有欲，真假

兩行哉。司馬光王安石等以抑老子一書言欲不言情，亦其異也。以猶而也。左昭十一年傳云：樂克而

觀諦視也。說文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穀梁莊二年傳聖人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者，

以此觀也。故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莊子天兩其

字指道。觀妙者，觀道無名之妙也。觀微者，觀道有名之微也。妙，美也。見太玄經格云：幽真妙也。注案此

莊子山木篇呂覽必己篇案四物字一三兩物字意與物同



美不微循也。說文亦作邀。莊子知北遊篇云：邀於此四者，齋懺曰：邀，即微字，循也。甚其志，循其理也。

揚意篇云：德者，聚理而普。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者也。循莊子知北遊篇案：天運篇曰：萬物妙亦訓小也。廣雅釋而又可為大也。本書曰：「常無欲，可

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四三是也。紗妙古今字。紗从彡，訛而為女，故作妙。亦作紗。作

妙也。紗，急戾也。說文急戾則有違反之意。故可大可小也。微亦訓順也。儀禮大射儀注云：今文順為循。莊

順作緣也。廣雅釋詁四因也。漢書王霸傳：因也。襲也。小爾雅：廣也。本書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

得已。」九二又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七二又曰：「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五六十莊子曰：「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也。」又曰：「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楚篇又曰：「恩怨取與誅教生殺

入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无所湮者，為能用之。」天運又曰：「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

為一。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論齊物凡此之所謂，皆足為微之墻詰也。蓋本書

曰：襲明。七二與莊子曰：因明。論齊物一也。微之造字从彡，有周行不殆之意。从敷聲，聲亦有義。敷从白，放

會意，正合所謂虛室生白。莊子人間世篇案：淮南子白則明。是與襲明因明之義，不又灼然相應哉。且

本書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一十四反言之，則即其上甚味，其下則皦也。味妙雙聲，昧即妙也。淪於

無形。淮南子說山訓云：秋故幽昧也。皦微同音，皦即微也。體物不遺，故昭明也。舊解微字，或訓為微妙。

見釋誠是也。二十七章云是謂要妙此微可訓然渾言則妙微不分。析言則妙是妙，微是微，非無微別也。又

或訓微為邊，或訓為小道，均見文或讀為竅字，宋彭注云微即竅字薛蕙林希逸解俱同清徐大椿注老

子本正作竅朱駿聲說皆非也。至王弼訓微為歸終也，偽河上公注則附會佛說「羣有以至虛為宗，

萬品以終滅為驗。」見列子而妄竄古訓也。不悟此妙微二者，正承上文天地之始，萬物之母而言，何

歸終之可云哉。其謬較然矣。莊子田子初亦非歸終之證是故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天下

司馬談曰：「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自史記其皆得妙微二者之正解者也。呂覽曰：「名號大顯，

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

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貴當此尤足明

妙微二者之於治，體用兼備也。夫妙為虛無，物我一本。微循物性，即盡我性。則因之，所以為用也。抑孔

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堯則道儒兩家之術，非極端不同也。或曰：妙微二者即佛氏之實權二

大乘也。說亦近是。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陳景元以同字斷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兩者，謂兩觀也。同出者，同出於無也。異名者，妙微異名也。同謂之玄者，以玄釋同也。同則混，混則難

知。故玄有二義，一曰混也。物混成曰有玄冥亦作混冥，可證也。莊子秋水篇云：始於玄冥天地篇曰：此之

釋稱訓云：在混冥之中漢書司馬相如二曰幽也。衍傳注云：玄幽遠也後漢書馮玄冥亦作幽冥，可證也。南

傳注云：玄混通用之證如二曰幽也。衍傳注云：玄幽遠也後漢書馮

丁說山訓云：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也。玄之又玄者，示人以所當致力也。亦或曰：玄玄，曰冥冥。

淮南子曰：「玄玄至陽而運照。」本經又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傲真訓案：莊子知北遊篇：老聃曰：夫昭昭生於冥冥，天地

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揚雄曰：「玄者幽樞萬類而不見形者也。」太玄經：張衡曰：「玄者

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形。御覽一：夫其居不

幽者，則其思不至。故必玄之又玄，而後能照見衆妙。所謂玄覽也。見十章：淮南子：於是玄亦為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人類精神之最高境也。衆妙者，兼妙微言。微亦妙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

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死，九

年而大妙。」莊子：寓大妙蓋亦即衆妙也。玄玄為衆妙之所從出，故曰衆妙之門也。門者，關門也。家如佛

不二法門。或亦曰玄關。見王巾頭：所謂大渾而為一，懷囊天地，為道關門者。淮南子：此也。古者曰大同，在莊子

乎：澤溟大同。曰太一，曰大玄，揚雄：其實一也。莊子曰：「關尹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篇：天下此

正即約。老子首章之旨而為言也。常無有，約常有，欲而常，名無一，即玄。司馬談曰：「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及無名。」史記：此亦衍

老子首章之旨而為言也。故老子一書，攻破其首章，而全書之義旨，可迎刃而解也。或曰：玄玄者，即佛

說一切智智也。仁王經中云「自性清淨名本覺性即是諸佛一切智智」此亦似是而實不同。佛爲惡化，老爲樂化故也。

### 第一章竟

## 楚辭校補序

長沙易培基

休寧戴震注屈原賦二十五篇，言約而義博，旨純而理當，徵經附雅，合致同趣，自明以來未嘗有也。惟曰：「漢傳其書，無楚辭之名，故志列之賦首。」桐城馬其昶申其例爲屈賦微。余按楚辭之名實居班志之先。漢書朱買臣傳：「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又「宣帝徵能楚辭者，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爾時。」又王逸序九思曰：「讀楚辭而悲愍屈原，故爲之作解。」以此觀之，漢何嘗不名楚辭哉？自茲以降，郭璞何偃有楚辭注，楊穆有楚辭九悼，皇甫遵有楚辭參解，徐邈諸葛氏孟輿釋道騫有楚辭音，其書雖不傳，而名則彰明較著，皆本漢人之稱。故隋志解之曰：「以原楚人，故謂之楚辭。」則東原之說，未免千慮一失也。余齟齬受傳，卽愛誦楚辭，時通行者爲毛氏汲古閣本，稍長治目錄校讎之事，苦毛本不善，見凡善於毛本者，必售，必借，卽以校正毛本。十年於茲，所校之本，曰黎文景刻元至正本。曰明王孫芙蓉館仿宋本。曰明正德王鏊刊本。曰黃省曾校栞本。曰宋栞錢杲之離騷集傳本。惟以王注洪補爲斷。凡朱熹集注，雖善本不錄。其餘治楚辭諸家，自宋以來，如吳仁傑之草木疏，高似孫之離騷略，陳弟之屈宋古音義，王夫之楚辭通釋，錢飲光莊屈合詁，毛奇齡之天問補注，蔣驥之楚辭注，戴震之屈原賦注，王念孫之讀書雜誌，方績之屈子正音，俞樾之楚辭札記，朱駿聲之離騷補注，曹耀湘之讀騷論



世王闈運之楚辭釋，孫詒讓之札迻，郭焯瑩之讀騷大例，馬其昶之屈賦微，類書如文選李注，白孔六帖，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抄，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均徵引比集，參校同異。間或推闡其義，或訂推其誤。用日既多，爲書益夥，乃名之曰「楚辭校補」。嗟夫，滅楚者秦也，滅秦者楚辭也。楚自頃襄忘讎，君臣泄媿，已處必亡之勢。屈原爲賦二十五篇，且以身殉。荆楚歲時，記載「搏艾競舟」事，知楚人感原之至，而引屋社之恫深也。故秦雖亡楚楚辭以繫民心，國雖亡而心不殄。商公有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故陳涉之興，必曰「張楚」。項梁之起，必假懷王。項籍震乎楚歌。沛公不亡楚舞。六國均亡於秦，而民特懷楚。楚遵何德而致是哉？朱明滅於東胡，汪沐日年七十又五，日誦楚辭於屈子自沈日，投揚子江而死。其餘遺民，如王夫之錢澄之黃宗羲顧炎武諸君，以屈賦之音，爲復邦之舉，日征月邁，其應如響。又聞德意志椎破於拿破崙，元氣大傷，亞命德楊衡蓋爾克拉斯德諸人，以愛國之忱，發爲詩歌，激昂慷慨，鼓吹其國民德之興也。沛焉。今亞崙德祖國一歌，德人嘔之，一唱三歎，是知文辭入人之深，中西一致。以是而證屈原復楚之說，信有徵矣。彼班固朱熹之徒，深訶而曲詆，其於原也，何傷乎日月之明哉。宣統元年夏五易培基序。

校書郎臣王逸上。按元本，正德本，上作章句。

序王乃疏屈原。按文選本篇李注，疏作流，疏流一義。左氏昭二十年傳，出入周流，釋文流作疏。注陳道徑。按正德本，作陳直徑。

又使誘楚。按文選祭屈原文，楚作懷王。

屈原放在草野。按元本，正德本，屈原上有而字。草作山。

自沈而死。按文選本篇，沈作投。

故善鳥香草。按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注，引此鳥作馬。

惡禽臭物。按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注，引此臭作醜。

而愍其志焉。按愍，正德本作閔。

注顓頊娶於騰隍氏女。按隍下，元本有墳字。

攝提貞於孟陬兮。按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文選思元賦，倚搖攝提而低徊劉流兮。云舊注攝提星名，

形似車，無格字。元本，正德本，亦無格字。

惟庚寅吾以降。按注，庚寅日也。上元本，正德本，有惟辭也三字。降讀若洪，詩，未見君子，憂心冲冲，亦既

購止，我心則降。降與冲爲韻。此降字與上庸字爲韻。

皇覽揆余初度兮。按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作皇鑒。余下有於字。正德本亦有於字。

注覽觀也。按正德本，觀作覩。

肇錫余以嘉名。注言父伯庸。按父上正德本有已美二字

字。余曰靈均。注禮曰。按曰正德本作云下同

注觀其志也。按志下正德本有意字。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按紛吾即紛如也。太玄視鸞鳳紛如。注紛如有文章也。

而又重之修能。按能即態之假借，與下佩為韻。一切經音義二態古文作能，可以相證。又文選西京賦，

要紹修態，二字即本此。修態猶言外儀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按書鈔百二十八芷作荔。文選吳都賦，思玄賦注，引此均作江離薛芷。注扈被也。吳

都賦注引此作披。元本亦作披。王闔運解作扈從之扈，非是。

細秋蘭以為佩。按文選思玄賦，御覽六百九十三，引此佩均作珮。注仁明者佩玉。正德本，仁作光。注又按

索也非是方言六學楚謂之級擊猶折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按不，正德本作弗。方言，汨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朝搴阨之木蘭兮。注搴取也。按說文無搴字，有撻字。云南楚語。方言撻取也。王注本此。

夕攬洲之宿莽。按正德本，洲下有中字。文類八十一，作夕擊華洲之宿莽。吳都賦注，攬作覽。

日月忽其不淹兮。注淹久也。按左氏宣十二年傳，二三子無淹久。注淹留也。

注以喻讒人。按以上元本，正德本，有屈原二字。

惟草木之靈落兮。按一切經音義九十七，零作苓。

不撫壯而棄穢兮。按洪興補，謂文選無不字。今宋元本文選，均有不字。不撫即撫，楚之方言。猶齊人謂

來爲得來耳。

何不改此度。按正德本，改下有乎字。度下有也字。注，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正德本無令字。甫作務。注，弃去讒佞，又度修先王之法也。正德本，去作遠，法上有德字。

昔三后之純粹兮。按，注后君也。上元本有昔往也三字。

固衆芳之所在。注，使居顯職。按居，正德本作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注，申重也。按王釋雜重椒與菌桂兮，不成文理。申亦物也，卽神之古文，說文云，木自

弊曰神，神，脂木也。菌，朝榮夕落，脂草也。椒，桂堅實馨香，而雜此自弊自萎之神菌，此喻君子小人，雜處一廷。淮南書申，茱杜菅，美人所服。申亦神字。

彼堯舜之耿介兮。注，耿光也。介大也。按文選射雉賦，厲耿介之專心兮。徐注，梗介專一也。此言反映懷王對於齊秦，對於賢不肖均極反覆，不宜訓爲光大空言。

既遵導而得路。注，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按有上元本，正德本有能字。

何桀紂之猖披兮。按猖披，正德本作昌披。

夫惟捷徑以窘步。注，衣不及帶。按正德本，不下有暇字。

夫黨人之偷樂兮。按正德本無夫字。

路幽昧以險隘。注，險隘諭傾危。按元本諭作喻。



恐皇輿之敗績。注，皇君也。按元本君作后，上句皇覽揆余初度兮，王注，皇皇考也，此亦宜作皇考之皇。言恐敗潰其家聲。戴震亦謂皇即君，不稿。

及前王之踵武。注，詩曰予聿有犇走。按聿正德本作曰。

反信讒而齋怒。按御覽九百七十三，引此齋作齊。注，而疾怒已也。正德本已作我也。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注，蹇蹇忠貞兒也。按蹇即讒字，見集韻。方言，讒吃也，楚語也。又一切經音義引

通俗文，言不通利謂之蹇吃。此言已蹇乞，不敵上官便佞也。

忍而不能舍也。按忍上正德本有余字。注，諫君之過。正德本諫作刺。

夫唯靈修之故也。注，故以諭君言。按諭元本作喻。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注，初始也。按正德本始下有生字。

傷靈修之數化。注，補曰化音花下反。按花下反是讀若廢矣。此化即訛字，與上句他爲韻。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注，十二畝曰畹。按御覽九百八十三，文選本篇五臣註作三十。

又樹蕙之百畝。按元本，正德本，畝的作晦。注同。又注勤身自勉。元本正德本自勉作勉力。

畦留夷與揭車兮。按文選顏延年和謝靈運詩注，夷作蕙。御覽九百八十三揭作藹。

哀衆芳之蕪穢。注，以言已修行忠信。按修元本作循。

衆皆競進以爲貪婪兮。按一切經音義四十二，婪作憚。

各興心而嫉妬。注興生也。按爾雅釋言興起也。一切經音義各作故。故較雋。

忽馳驚以追逐兮。按一切經五十一，以作為。

老冉冉其將至兮。按文選悼亡詩，荏苒冬春謝。注冉冉歲月流兒。此較王注確。

夕餐秋菊之落英。按元本，餐作飧。御覽十二作採。

(未竟)

### 明儒 諸子通義中

陳鐘凡

明儒隆禮，因推崇周公而服習六經。蓋以周公制周禮，六籍由是以傳。說見前故號周公為大儒。荀子儒名

周禮為儒書。左傳哀十七年黃稽首因歌惟其儒書考稽首之制著於禮經是以周之禮經為儒書也孟

子滕文公篇引墨者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考若保赤子言本周書是以周書而儒者之名亦本於周公之籍也。試詳言之。周官一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一鄭玄謂一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一考大司徒

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而師氏之職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故鄭氏

知儒即司徒之保氏。道即保氏之六藝。劉氏乃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遊文於六藝之際也。漢人以六經

官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者不同考大戴禮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學大藝是藝本有大

小之別王制樂射御書數為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觀史記載孔子言孔子習周公者也。行篇學修成康之道，述周

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儒者之學生焉。淮南要其居恆論學，則曰「吾從周」。曰「吾

學周禮。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布在方冊。甚矣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其繫懷元聖，

益以易春秋謂之六藝其說亦本於孔子觀史記載孔子言孔子習周公者也。行篇學

六藝於治一也。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觀史記載孔子言孔子習周公者也。行篇學

六藝於治一也。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觀史記載孔子言孔子習周公者也。行篇學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感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正樂，刪詩，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明六籍皆周公之舊典，修明刊訂之功，成於孔子也。其雅言也，詩書執禮，其設教也，詩書禮樂。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儒家宗師仲尼，仲尼學在六經，教以六經，六經皆周禮。說見則謂儒家爲禮家，儒學爲禮學，可也。因之，世之尊儒者，莫不盛言禮制，而病禮者，亦以是病儒焉。晏嬰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孔子世家墨翟以爲「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淮南子司馬譚曰：「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凡此皆就其大端言之也。若析言之，則小戴記言：「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坊曰：「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哀公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曲「禮者君之大柄。」禮尊卑之制，由是嚴。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坊孔子亦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曰：「婦順者順於舅姑。」昏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內子婦之人格，不復貴。曰：「女言不外。」曰：「內言不出於閫。」內「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大戴禮「婦人從人者也。」郊特「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內女子之人格，益蕩然無復存。舉凡漢

儒三綱之誼，宋儒尊君尊夫之旨，流毒諸夏者二千餘年，固莫不植其基於禮家之說。禮之爲人詬病，不亦甚歟？矧三千三百之條，上下有等，事序有別，其揖讓之儀，俎豆之數，絲絃繳擾，令人迷惑而不知其紀，則相率於欺詐之涂，循其迹而忘其本，假其名而悖其實，飾僞相蒙，習非勝是，世變之亟，益不可言。老聃乃有一忠信之薄而亂首，一之歎焉。孔子適周，親問業於老子，豈不識禮教之所由起，與夫禮意之所由存，一思窮原反本，有以革末世文勝之積習哉？故謂子貢曰：「師爾以爲必鋪儿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謂子路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明表於外者，禮之末存乎中者，禮之本。但具玉帛而無其情，固舍本逐末，習僞失真者流，未足與言禮制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所以制中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一然則禮以人情爲本，柢凡亡於禮經而順於人心者，皆謂之禮。反是未足以言禮也。魯論亦記孔子言：「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一則孔子言禮亦必酌乎理而準乎情，不必節文之是守，繩墨之是從，而後始謂之謹守禮教也。特以古者議理之權，歸之天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改制之說，未敢擅言。而殷因於夏，損益可知。周因於殷，損益可知。禮制隨時更易，非準百世放四海一成不變之規。孔子誠深知之。其有得於老聃者，至矣。老聃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孔子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於道言志，於德言據，於仁言依，於禮樂射御書數則僅休焉，游焉。禮固非孔子所專尙。孔子之道，亦非儒學所能該。達巷黨



人乃歎其「博學無所成名」，固不待大同小康之辨，發之於子游，而後知大道既隱，六君子乃以禮誼爲治本也。然其平居設教，終不出六藝之科。性與天道，不可德聞。門弟子各得一偏，自以爲是。其後儒分爲八，取舍不同，其說若隱若見，獨有孟荀能自表異耳。司馬遷稱「孟子尤長於詩書，故其言仁誼，尙有「民貴君輕」之論。欲以賢不肖生殺之秉，付之國人。至荀卿深於禮，則謂「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學至於禮而止。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學勸乃謂「制名之樞，出自王者。」名正而以人之性爲生而好利，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生而多欲，順是故淫亂生而禮誼亡。故必有師法之化，禮誼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惡性荀子誠守禮數，醇乎儒學之傳者也。孟子游事齊梁，則見迂遠而闕於事情，終不見用。而荀卿於時最爲老師。由是禮教爲百王所崇信，世主乃不惜罷黜百家，而獨表章之焉。小康之治，亦由是流爲劇亂，大同之盛，乃終不可復期。儒者之關係世運爲何如哉？禮教之關係世運爲何如哉？

## 中國修辭學史略

胡光燁

### 一、釋名

修辭之用，在增進言語文章之美，使言者作者之思想感情，得深感聽者讀者之心，而喚起其同情。韓愈秋懷詩有曰，「作者非今世，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同情之效也。若夫言語文章，如何而後能美，此爲修辭學之所論。本編所述，則歷世對於斯科研究狀態之變遷也。

修辭一語當英語之 Rhetoric 其原出於希臘之 *ῥητορική* (Rheo) 意言水流。聯想而及於言語一如水流之不竭。遂移此名於言語，而有 Rhetoric 之稱。意言辯術。辯術一稱 Oratory 二名語根皆有 R 音。又英語贊能辯爲 Flowing 意言流動。中士稱能言者，亦曰「口如懸河」。攷之載籍，取義略同。詩「雨無正日，一晷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如水之流，急然而過之，故不悖逆，使身居休休然。」世說新語載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又今俗稱語言調利者，猶有流暢之號。滔滔之美，東西並同。蓋上世修辭，僅用諸論辯。其後文勝，遂專事文章。故近人稱修辭學或爲美辭學，其語出於曹植之辨道論。論云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又有直稱爲文章。學者，但此則僅可目近世之修辭，古不爾也。

辭詞二文，其聲互近，通用不別，析之則異。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辭，訟也，從簡辛，簡辛，猶理辜也。」案辭从簡辛，故義主辯訟。辛者，皐也。受从兩手理絲，合辯析之意。簡辛爲辭，用以理辜，必假口說。揆之 Rhetoric 本義，可謂符合。昔在希臘修辭學家，如 Corax 如 Antiphon 皆以健訟稱，而修辭之昌，實從此託始。書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猶令供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文辭，猶今案牘也。後漢書周紆傳善爲辭案桓十年左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僖四年傳，「或謂大子之辭，君必辨焉。」宣十一年傳，「楚王讓申叔時，不賀縣陳，對曰，猶可辭乎。」成二年傳，「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晏子春秋，「無宇侍景公飲酒，請浮

晏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孔叢子論書篇「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南齊書王融傳「收下廷尉獄……使融依源據答，融辭云云。」凡此諸辭，皆謂辯也。又有以辯爲辭者。通鑑「荀濟謀誅高澄，被執，因下辨云云。」注云「辨，獄辭也。」案修辭在西方，實興於辯說，故譯語但當作辭。經典多有假詞爲辭者。詩板辭之輯矣，說文輯矣，然詞从司言，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而已，此爲言詞本字。至於篇章論議，其字固應作辭。蓋舉辭可以賅詞，言詞不足以賅辭。周禮大行人「言語協辭命，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可以證矣。周易繫辭本亦作詞，詞者辭之籀文。釋文云：「依字應作詞。」非也。

## 二、述西洋修辭學之變遷

今欲論中國修辭，特先述西方，以爲比較。

西洋修辭學之得成專門科學，實先於中土。其變遷之跡，可分四期，大要在先主言語，而後趨於文章。四期者，希臘，羅馬，中世，近世也。

### 甲希臘

希臘之修辭學，古以 Aristotles (B. C. 384-322) 爲中心。然前此尙有最初之修辭學者 Empedocles 以善用譬喻著稱。惟其詳說，則不可考。此外名家，則有 Corax 與 Antiphon。

Corax 生值 Syracuse 君主制度推翻之後，國中新布共和政體。前此共和黨人，有爲專制政府奪產而

亡命者。至是皆陸續歸來，提起財產恢復之訴訟，訟庭爭辯之風，一時極盛。遂有以辯論爲專門技藝，而特事研究者矣。故此時之修辭論，直可目之爲訟術。而 *Orisk* 則此術之名家，實卽詭辨家也。

*Antiphon* 爲當時惟一之雄辯家，始於修辭術加以理論上之研究，其詭辯一如 *Orisk*。又嘗書其辯說，售與訟者，供其出庭之便。其行爲求之我國，則鄧析之類乎。子產治鄭，折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見

呂氏春秋

其後 *Isocrates* 出，教授修辭學，自此修辭學遂爲教育上之重要科目。氏蓋憂當時弄詭辯，誣真理，破信仰，導社會之墮落者日多，而謀補救之策，故以辨析窮理之術，爲教育上必要之科，而修辭學遂永占教育上之重要地位。

後 *Isocrates* 而起者，爲 *Aristotles* 氏。列修辭學爲每日午後之定課，以授學徒。常曰：「我輩若常此默默，則 *Isocrates* 之所恥也。其論修辭學之指歸，則以爲一種勸說之術。凡勸說之法有二：一以實證示人而令人服，二因辯說而令人服。修辭學則辯說之勸說法也。其法所據者三：一視說者之性格，二視聽者之感情，三視所持說之能力。氏又以修辭學與論理學相類，皆無關於事實之內容，任何題目，皆可適合，純爲一種形式的緣此，遂有人以爲斯學既與思想之產出無影響。又與善惡真妄無關係，至疑其究爲有用抑無用者。故當世嘗有問題云：「彼空託議論之修辭學，其效益卒如何耶？」氏則力倡其有用。以爲真理正義，本較謬論爲強，卽不假修辭之力，亦得制勝。然如此適足示辯論家之無能耳。故不可不力求



練辭以推闡之。又云，「對於有學問上之知識者，教以真理固易。然此難望於多數之人，故對於衆人，特須假修辭之力。」又云，「此學與三段論法同用，不惟真理之證明需之。即反對的妄論之證明亦需之，其對於妄論來犯時，可借此破之以爲自衛之具也。」

Aristotles 之後，有 Theodectes, Theophrastus 等。爾時哲學家之注意修辭者益夥，即專門之修辭家，亦從事於哲學方面之研究。因之修辭學者，與哲學者視爲同等。於此時又有 Apollodorus 與 Theodoros 二家相對峙，兩派異趨而相競，其詳固不得聞。惟知當時修辭學分爲實際派及理論派，以上二派所爭者在此耳。Hermagoras 又折中兩方面，而創學者派。傳入羅馬之修辭學，以此派爲主。

## 乙，羅馬

此期之始論修辭者，爲 Cato, Antonius 等。其後有大家二，一 Cicero (B. C. 106-43) 一 Quintilian (A. D. 42-118) 也。

Cicero 爲實行 Aristotles 修辭學說之人，其著書有雄辯法 (De Oratore) 專傳述 Aristotles 之旨。Aristotles 論演說，祇論聲音之抑揚，氏則並注意其動作之形式。故氏者與其謂爲學人，不如謂爲實行家。Quintilian 爲羅馬惟一之修辭學者，與語法學者，其所著有雄辯家教育 (Education of an Orator) 爲 Aristotles 以後最有名之修辭書。氏任羅馬帝國之修辭教師。當時修辭學中，實含有哲學，法律，政治，道德等項。其於教育上之位置，殊極重要。故 Quintilian 之說，亦多入於教育論。蓋氏所持說，顯有道德的

傾向也。其論修辭學之旨曰：「修辭爲人生必具之德，用不用可任意耶？Aristoteles分德爲道德的與智識的二種，以修辭隸之智識的，目爲推闡真理必不可缺之具，我輩則當進置此科於道德的方面，以期產出非善人不能存立的修辭家。故修辭家必須具完全之辨才，與高尚之心也。」至其論修辭材料，亦與餘子無異。若演說，若論辯，若訴訟，人世一切，皆可屬之。其論修辭學之性質，則謂一切學術，凡有三技。有僅得知識而已足者，天文學之類是也。有於知識以外尙需實行者，跳舞之類是也。有於知識實行以外，尙需有作品者，圖繪之類是也。修辭學於此三者中屬第二者，須知識與實行兼備也。

總之羅馬修辭，與希臘一系，踰出Aristoteles範圍以外之點絕少。惟在Aristoteles則偏重形式方面。至Cicero, Quintilian 則力求與道德接近。蓋以修辭學爲人格修養之方，實羅馬之特色。

### 丙，中世

中世修辭，錄錄無所進，僅與語法論理二科，同爲當時大學之必修課程。於教育修身上，仍得保其固有之重要地位。蓋無改羅馬之遺風也。

### 丁，近世

自文藝復興以後，當十六世紀中葉，英有Leonard Cox與Thomas Wilson一家，同有修辭藝術（Art of Rhetoric）之作。Wilson殆全本Aristoteles, Quintilian之說，Cox略有新意，亦不出Aristoteles之範圍。自此以後，西洋修辭學中心，遂移於英人之手。

至 Bagon (A. D. 1561-1626) 之修辭論 (Antitheta) 出，則頗足注意矣。氏以爲修辭任務，在加推理於想像，以指揮意志。蓋以爭辯失理之故，其爲累大率有三：一緣詭辯，卽論理方面。二緣想像，卽修辭方面。三緣感情，卽道德方面。而氏之主張，實欲施修辭本領於性之一面，想像之一面者也。又昔人有屬修辭於論理者，氏則以爲論理與修辭有別。論理上所用之立證論究諸法，無論何人，皆可一致。至於修辭，則立證勸說之方，因人異宜也。

最近一二世紀中，此科之著作日增。在英國則有 Campbell 之修辭哲學 (Philosophy of Rhetoric, Blair 之修辭學講義 (Lectures of Rhetoric) 及 Whately 之修辭學原理 (Elements of Rhetoric) 皆近世修辭學之先達也。Campbell 之書，稍嫌乾燥。其特色在能以修辭學之本領，置諸純粹文學方面。Blair 之書，僅爲小品。其長在能爲美學的批評的。Whately 之書，以關於論理者爲最佳。至其謂修辭與論理初無二致，則前人已嘗言之。

此外則有 Raines 批評原理 (Elements of Criticism) 中之辭藻論。Musley 英文法 (English Grammar) 中之詩形論。並足爲典據。

近世則有 Bain 之英語作文及修辭學 (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Hill 之修辭科學 (Science of Rhetoric) Bascom 之修辭哲學 (Philosophy of Rhetoric) Kellog 之修辭學教科書 (Text of Rhetoric) 等，不勝枚舉。要之皆大同而小異耳。

今據以上所述，西洋修辭學變遷大勢，總括之，可得結論四端如左：

一、關於修辭學之本領。在希臘則全主形式論，與思想之真偽善惡無關，以為任何思想，悉可運入。羅馬則少變其旨，雖亦主任何思想悉可運入之說。然以為思想不可不真且善。於是在羅馬，遂直舉修辭學以與一切學術窮真極善之風氣相合，由形式的一變而為內容的。但以法律哲學諸科，皆置諸此學範圍之內，內容過大，非一科目所能包，其後學術分途發展，凡此諸科，並獨立以去，於是修辭學乃僅餘空骸，而日就衰廢。近世修辭學，又於此衰廢之後，再返希臘之舊，離去他種學術，成一獨立的形式學科。一方又將如何而使辭美之思想加入矣。

二、關於修辭學之性質。古代概以為技術，迄於近世乃漸有列入學問之途者，觀書名之有修辭哲學，修辭科學可知也。但多以為應用科學，兼有學與術之二方面。夫既具有術之一面，則凡號為修辭學者，應具能文之資格，而事實上則又不然。修辭學之為世人所輕，此亦其一端。且既號為術，勢又不得不降從卑近，故在學之一面，遂不能深邃，此又斯學之所以不甚見重者也。以今觀之，修辭學為純然之科學，可為美學之一部，能向此方研究有進步，始得有新生命耳。

三、關於修辭學之標的。古代偏重勸說法，或論證之研究，近代則以鑑賞的出之，趨重美感方面，往往屏論證勸說於不論之列。標的之中心既移，修辭態度亦因之而變。約言之，則修辭學當以接近美學之端為重。



四，關於修辭學之材料。古代主以口述的充之，若演說，若爭訟，若議論皆是也，近世殆全以詩歌文筆爲材料。此固當然之數，足以表示修辭學之當建設於文章方面者。

總上諸端，一言以蔽，則西洋修辭學之變遷，不外古重言語。今重文章。此其大概也。

此節略本英國百科全書第二十三冊二二三——二三六頁及島村抱月新美辭學一八二頁——

一九五頁

### 三，中國修辭學

論東洋之修辭學，自以中國爲主。中國修辭學之變遷，亦以言語文章之興替，爲之樞紐。茲編斷代，卽視此爲準，惟其變遷之序，較諸西方，則有相異者數事：

一，西方自希臘以降，其修辭率偏重言語。而易塗改軌，趨向文章方面者，乃在近世文藝復興以後。中國則最古之修辭家，卽言語文章二者並重。其後南北言文分趨，然不久而言語就衰，文章專盛。其偏尙文章修辭之期，實先於西方遠甚。

二，希臘修辭專主形式，至羅馬乃顧及內容。中國則自尙修辭，便主道德，崇真極善之風，亦視羅馬爲先。

三，西方文章修辭，歷時不過數世。中土則自西漢以下，純尙文學。迄乎近代，無大變更。故文章修辭之史，爲祀已歷二千，實較西方爲久。

故中國修辭學史，粗言之，卽文章學史耳。其於世界，誠爲文學先進之邦，所恨歷世學人，論修辭者，多斷片之談，鮮系統之作。古今名著，才有數家，發端雖迥，繼響莫逮，豈不惜哉！

今依古今言文分合之跡，畫中國修辭學史爲三期：

- 一、春秋 爲言語文章並重之期。
  - 二、戰國 言語文章分趨，亦卽中國言語修辭最盛之期。
  - 三、漢以後至今爲偏尙文章修辭之期。
- 後之所述，悉詳此指。

### 屈子生卒年月及流放地考

范希曾

#### 一、生卒年月

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子自道降生之期如是。

王逸楚辭章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

王氏以屈子生年月日，俱見文中。朱子則否之。

朱子楚辭集註：「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真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

朱子楚辭辨證「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注因之爲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

朱子謂屈子但言生之月日而未及其年。然朱說非也，故顧炎武言復與朱說不同。

顧炎武日知錄十卷二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

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顧說是已。攝提格作攝提，猶大荒落作大荒也。堂邑令碑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年，蒼龍甲寅。」攝提格簡稱攝提以紀年，確有其例。故朱子之言，爲未當也。

屈子生年月日既俱見文中。清世，江寧陳瑒因之以周曆推屈子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二十二日。其後，劉師培復以夏曆推之，得屈子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陳劉二氏推算皆據屈子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然王逸章句但言孟陬爲正月，不言寅月也。言寅月者，自朱子始。夫夏正建





子沈水自殺之日。然未足見信于學者。

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荆楚歲時記謂」五月初五競渡，爲楚人閔屈子投水，故並命舟楫以救之。」

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子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中以祭之。」宗

懔荆楚歲時記亦言屈子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故楚人以此日作競渡以招之。」然琴操謂「介子綏

抱木燔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曹娥碑謂「娥之父盱以五月五日期伍君婆婆樂

神，隊水而死。」則五月五日，有弔介推者，有弔伍胥者，不獨弔屈子矣。唐時競渡多在春月。舊唐書

敬宗紀「寶曆二年三月，幸魚藻宮觀競渡。」穆宗紀「九月觀競渡于魚藻宮。」新唐書杜亞傳「爲

淮南節度使，方春，南民好爲競渡戲。」文文山指南集元夕詩云，「南海觀元夕，茲游古未曾。人間大

競渡，水上小燒燈。」是競渡有在三月九月及元夕者。不獨端午日也。沈佺期三月三日驩州詩云，

「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凶。」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弔屈子

又在三月三日，不徒五月五日矣。小傳短書，難爲確證。屈子之死，究不能定其何日也。

至屈子爲壽幾何，死于何年，亦不能確言。曹耀湘屈子編年讀騷論卷上謂屈子壽六十有一，死于楚頃襄王

四年之五月五日。言無徵驗，不足信也。屈子既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依六國表則頃襄王元年，屈子年

正四十有五。其沈汨羅，或徑在是年，或差後于是。然終無從確斷。惟史記謂懷沙爲屈子絕筆，而懷沙首

言「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使史記之言不誤，則屈子之死，當在楚頃襄王某年孟夏，或孟夏以後。可推

求者，止此而已。

## 二 流放地

屈子流放之事，時地久昧，說者不一。

史記本傳「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

又「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又「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史記言懷王時絀放，而未言其地。頃襄王復遷之地，亦未明言。

王逸離騷經序「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又「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九章序「屈原放于江南之野。」

漁父序「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

王逸雖確言頃襄王時再遷之地，至懷王放屈子于何地，則亦未言。

懷王時屈子流放之地，既無考久矣。而或謂屈子初放在漢北。

戴震屈原賦注於抽思引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詳其地。以是篇考之，蓋在漢北，故以鳥自南集爲

比。」

又或謂屈子嘗退居漢北。

王夫之楚辭通釋漁父序：「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山東南。漁父觸景起興，則此篇爲懷王時退居漢北所作可知。」

然此皆未可確言也。觀二說所以證實此事者，一則以滄浪歌，一則以「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一語。夫鳥果屈子自謂歟？亦有執抽思之言，辨獨處此異域而謂鳥比懷王者，實俱不足定。滄浪歌果在漢上聞之歟？孟子不在楚，且亦聞之。蓋未可言也。又或謂屈子初放在今江西饒信。

姚鼐古文辭類纂：「鼎疑懷王時放屈子於江南，在今江西饒信，地處郢之東。蓋作哀郢時也。頃襄再遷之，乃在辰湘之間，處郢之南，作涉江時也。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古卽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漢初廬江郡猶在江南，後乃移郡江北。地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者，古陵陽界及此。故屈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銅陵縣耳。」

是說也，余則無以易之。余嘗以此驗之楚辭全文，絕未一見其有抵牾，且愈見其說之允合。蓋懷王時，東放屈子於今饒信。頃襄王則再由今饒信南遷之。又從楚辭全文，知屈子絕無復用之事。洪興祖之主屈子復用者，純謀牽合史記。史記載懷王入秦，而屈子猶諫之也。夫史記既言「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又言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及。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豈有懷王臨入秦，而屈子猶在左右進諫之理！是必楚世家昭睢之諫，誤屬之屈子耳。楚世家昭睢諫語與屈原傳盛同。子蘭阻諫之傳俱言懷王不聽由屈子一放不復決未反用證之。楚辭確無可疑。東遷南遷，明見文中。今即據楚辭史是傳入秦而不返也。

記次屈子所過及其流放地。北姑無並繪二圖，用便覽觀。

未紕時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聘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招魂主通自言已與

或係託言非事實。宋子所謂盛言收曠之樂以招之也。

既紕時

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史記

東遷史記雖放流。願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闔兮，荒忽其

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哀郢地皆在楚紀。郢以東漢高帝置江夏郡。今湖北

漢陽武昌黃州及安陸德安東南南境是。又曰郢屬湖北。荆州府故江陵城。即府治。十里附郭也。注左氏春秋云。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江陵今屬湖北。荆州府故江陵城。即府治。十里附郭也。注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哀郢章口戴震曰夏首在今江陵縣首江南水經注今江陵縣東江

南有豫章口又東即中夏口而東復溯洞以望楚東門也戴震曰西浮者既過夏而東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哀郢下則有江上則有

運舟之下浮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處地之上下非屈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哀郢章口戴震曰背

夏浦西思者未至夏浦回首鄉西猶前之過夏浦而西浮聚回故都不忍徑去也又曰夏水河水合流逕魯山東南注於江為夏浦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口是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哀郢北入江蓋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南南界者古陵陽界及此

故屈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銅陵耳希曾按王說非姚說是也

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哀郢三九文出世後世人已多解九年之多也言其為時之久也非實

數而猶不悟屈子卜居之初放三年哀郢之九年者此所謂未達一間也故雖今之學人猶有執屈子初放三年哀郢之九年者此所謂未達一間也

南遷史記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厚至於江濱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招魂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招魂陸機王逸曰廬江長薄地名也清川希曾按長薄乃江邊長岸草木交錯

姚鼐曰廬江古即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漢初廬江郡猶在江南後乃移郡江北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思美人也遵江夏非實指者

吾且儻何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思美至人，郭渚希曾，按風中，就延甚久。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湘」。涉江，戴震曰：湘水自洞庭入江，故洞庭之正支則涉兼江湘則涉目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予馬兮山臯，邸予車兮方林。涉江岸，戴震曰：言庭於鄂渚之登岸。

登也。又曰：鄂渚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北，中黃鵠磯上三百步，漢之江夏沙羨界楚東鄂不遠矣。劉子政說苑所稱昔鄂君乘青輪之舟下鄂渚浮洞庭即此也。

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涉江而舟行，戴震曰：自洞庭。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涉江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是也。辰陽縣南，水經注云：沅水東，臨水經沅。

注云：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希曾按：舊治在今湖南辰縣西。

入「溇浦」余儻何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緩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宜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

將愁苦而終窮。溇江，戴震曰：舟行由沅入，出西入沅山，在今辰州府溇浦縣東南百五十里。

### 赴死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懷沙則沈，羅淵當北，行故江有進路北次之語。

故死亡也。王逸曰：大。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沙。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懷沙最後語也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史記玉卮山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體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

風爲名羅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東北

（完）

## 論楚人之文學

王曾稼

文學者，思想之結晶，意志之表現，又必蒙時間空間之影響。此殆談文學之所公認，試徵之詩而益信。三百篇採自民間，都無主名；吾人苟加以分析，則各社會之風俗，制度，以其所表現之人生，皆可於篇什中求之。厥後風紀紊亂，戰爭頻仍，雖有篇章，莫或採集。民情無徵，編史者憾焉。

楚國僻居南方，被化較後，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無褻慢淫荒之雜。見朱熹楚辭集注 輶軒採詩，風在屏棄。（案詩無楚風）既夫屈原之徒，振起詞壇，僞爲一代之宗，乃取民間歌謠而飾以華藻，如九歌等什，是其明證。

初，秦起西北，范雎張儀先後用事，務以狡詐取人國家。楚君如懷王，如傾襄王者，又不之悟，致墮其術中；兵挫地削，身客死於秦。屈平與楚同姓，不忍見楚之不血食，思有以挽救之；惟其正道直行，反以忠而見疑，信而被謗，其精神所受重大之刺激，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屈原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終不得償其志；其愛國熱忱，率表之於詞賦，所謂其存君興國，而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固不僅文詞之高華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好詞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是知唐宋諸人，尙友屈原，與爲一體。楚人文學，萃於此矣。

文學爲最高尙之藝術，其表現之方式，當以美爲歸。所謂美者：

- 一，聲律必合乎自然之節；
  - 二，物色必中乎繁簡之度；
  - 三，情采不傷溫柔之雅；
  - 四，想像不遺荒唐之譏。
- 今以四事，統觀楚辭，大略之效，亦可觀矣。

### 一 聲律

劉彥和云：「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製樂歌。故知器爲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文心雕龍蓋古人樂、舞、歌三事不分，所謂詩者，必皆合此三條件。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經「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詩經及「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孔穎達正義諸說，可爲明證。周以前，僅有謠、諺。其無樂舞故不得謂之詩孔子刪詩，卽取



古人之謠諺，而去其不入樂，不能舞者，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也。其後聲調節奏失傳，人之歌詩者，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見李東時講所謂宋聲以知音，宋音以知樂，宋樂以知政者，其道之佚也久矣。

屈原去古未遠，於詩之爲用，猶及見之。時楚方多難，原宣傳其愛國主義於詞賦中，必能使人諷誦，以期感發民衆。九歌東君云：

緇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篴。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媿。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宋斯詞意。則九歌諸什，既爲祀神而作，其能歌舞，似彰彰明甚。

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今漢志既錄屈宋等賦，是知楚辭者，雖不能被之管弦，要誦之亦有音節。隋書經籍志言：「隋時有釋道騫，善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則其至隋時，尙有能諷誦之者。古音不絕，茲如縷矣。

詩人表聲，每用「只」字，其用「兮」字者，亦多在每句之末。楚辭除招魂句末用「些」，大招用「只」字外，餘皆於每句之中，用「兮」作一稽留，然後引聲而下。案說文：「只，一語已詞也；「兮，一語所稽也。」用只（些亦同）字於句末，其詞已已，無復餘音。然兮字用於句末，亦不過每句至終，引爲曼聲而已，無多佳趣也。故從表聲之符號言，楚辭之音，必較詩更多曲折。惟其韻清切，非易學步。士衡作賦，每多則之，劉彥和謂其

「銜靈均之餘聲，失黃鐘之正響。」其難可知。

## 二 物色

美景於人，適者樂之，憂者悲之；非情固然，境異也！詩人多感，每卽物以寫懷。同爲尋常事物，一經詩人吐屬，便別能雅人深致。大抵詩人寫物，略分「有我」及「無我」兩境。所謂無我境者，其描寫皆爲自然界實在之美，卽「客觀寫實派」(Objective realism)也。此義直至魏晉以後詩人，始盡道之。如：

明月照積雪。蝴蝶飛南園。謝靈運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輕。陸游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陶淵明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杜甫

等作，令人讀之，恍如真景，焜耀眼簾。三百篇中，如比，如興，所寫事物，皆有我境；卽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所謂主觀寫實派」(Subjective realism)也。

蓋「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華陳文章流別論李東陽麓堂詩話稱：「詩有三義，賦只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託物寓情而爲之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

寫，反覆諷詠，以俟後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矣。」是知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者，固詩人之能事也。見沈德潛說詩碎語屈平天賦詩才，不假雕飾；對於其自身之境遇，有無限悲哀，故發爲歌詠，頗有古詩之義；所描寫事物，情致深厚，讀之盎然，較之三百篇尤爲玲瓏多姿。大抵詩寫天氣，偏於衰殺；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終風且暴。終風且霾。

風雨淒淒。風雨瀟瀟。風雨如晦。

而楚辭則出之清幽。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九歌山鬼

沅寥兮，天高而氣清。九辯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靡蔽此明月！九辯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遠遊

詩狀山水，似嫌直率；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陟彼帖兮。陟彼岵兮。陟彼岡兮。

而楚辭則調以微婉。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招魂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悲回風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洪蕩。河伯

詩言草木多取之俚俗；

于以采蘋。于以采藻。

彼采蕭兮。彼采艾兮。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山有樞，隰有榆。

而楚辭則選其芳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則為此蕭艾也！離騷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上同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昔餐秋菊之落英。上同



秋蘭兮，靡蕪。蘿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九歌少司命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

詩稱鳥獸，皆得之實有。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

莫赤非狐，莫黑非烏。

弋覺與雁。

牛羊下來。

而楚辭則從其理想。

乘赤豹兮，從文狸。九歌山鬼

駕青虯兮，驂白螭。江涉

鳳凰在笏兮，雞鶩翔舞。沙懷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九辯

吾人於此，得一重要之區別焉：詩人崇實，而騷人尚美。崇實，故其描寫多爲人生切近之事物，不脫稼穡遊獵之細；尚美，故欲使萬物皆受其「理想化」(Idealize) 而盡爲美人芳草之詞。惟文學之演進，以美爲中心。故「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

絕；律絕敝，而有詞。王國維人非謂古人優於今人，實後者較前者尤易顯其美也。故楚辭上紹古詩，下啓漢賦，百代詞宗，此其鏗鏗者矣。

### 三 情采

昔彥和論文，必主性情。以爲：「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風雅之興，志蓄憤而吟詠性情，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文心雕龍古人之詩，無論其爲賦，爲比，爲興，要皆以情義爲主。賦者，敘物以言情；比者，索物以記情；興者，觸物以起情。本因學紀聞故無情之文，其欲感人難矣。

屈原嫺於詞令，遭時坎坷，目覩國家板蕩，而無從援手。進乎不得，退乎不忍。其慘愴怛切之情，一表之於詞賦。今觀其詞中：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離騷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悔兮，豈余心之可懲？同上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同上

與前世而皆然兮，余又何怨乎今之人！江涉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哀郢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思美人

等句，所在多有，其一片丹忱，直噴薄而出。勇往奮進，屢遭絀抑而不悔。宜其反覆思維，而卒不免於自殺也！淮南作傳，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斯得其旨矣。

人情當憤鬱未伸之際，發爲聲音，亦必反覆嗟歎，歛歛欲絕。故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及其著爲文章，亦往往能引起讀者之同情。何者？自感者深，故動人者強也。

然同一內在之情，及形諸歌詠，有能動人，有不能動人者；此則「表現之力」(Power of expression)有強弱耳。詩人之情，非不厚也；然其所用表情之詞，往往讀後便不能引人反省。楚辭所用表情諸詞，如抽思之

鬱鬱 憂憂 懔懔 營營

悲回風之

眇眇 默默 戚戚 芒芒 漫漫 綿綿 悄悄 冥冥

遠遊之

耿耿 營營 恂恂 荒忽 愁悽 蕭條 婉婉 曼曼 欣欣

九辯之

蕭瑟 僚慄 宋崖 懔悽增欷 愴怳憤恨 惆悵 宋漠 啁晰 煩懣 忼慨 怳怳 怵惕

懔懔

等等，連綿悱惻，一往情深。實增人無限悽慘。故從表情方面以觀詩與楚辭，感人之深，在此不在彼也。

#### 四 想像

詩人之愛，充滿宇宙，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其視萬物，皆俱人格（*Personify*）故能與之問答往還。詩人言事，每不欲正言直述；而以他事之相類者，以喻心中所欲言。此義，則今之所謂「象徵派」（*Symbolism*）也。在詩中，如：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說詩者，皆謂「擗」指失禮之臣；「碩鼠」斥重斂之君。此為人民對於執政者，不敢直斥其惡，借擗與碩鼠以代表之。故從其所寫之對象，而執政者之為人可知也。

屈原既被放逐，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不忘欲返，而終不得返；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而又不忍為怨誹之詞，故託為美人香草，同此傷情。其所摹擬，較之詩尤能增人遐思。如：

荃不揆余之哀情兮，反信讒而齎怒！離騷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同上

茲歷情以陳詞兮，搢詳讟而不聞。抽思



自來解者，謂「荃」靈修「蓀」皆以喻君；情真語摯，呼而與言。他若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則純乎爲「象徵派」也。至如：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涕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九歌 山鬼

余乃下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以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離騷

願寄言於浮雲兮，遲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思美人

於綺豔之中，寓忠誠之意。理想歟？象徵歟？吾無得而分之矣！

至於宋玉高唐賦，其想像之神，實開漢人子虛上林等賦之宗。所謂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者，是又學之者之過也。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古重文考

劉師培

說文「平」字，疑係「過」字重文。過字注云，「度也。从辵，過聲。」平字注云，「跨步也。从反干，𠄎从此。」是過从

越。凌得詰，廣雅釋詁二云過成姬索隱云過謂踰之又易經大過疏云相過者謂相過越之甚也與跨步

同，兩訓既符，音復若一。說文𠄎字注云，「秦名土𠄎曰𠄎。从鬲，平聲。讀若過。」此卽平過聲同之證。𠄎卽

俗文鍋字，形或作鑊。說文僅收𠄎字，以過儗音，而鍋鑊二文不復別出，亦其證也。又案說文云楬盛膏器

孟荀列傳云矢穀過髡索隱云盛脂之器似說缸釜異物均從中空又說文𠄎字注云，「口戾不正也。从

口，𠄎聲。」𠄎字注云，「不正也。从立，𠄎聲。」核綜兩文，義亦宛符，均卽俗文歪字。又說文蝸字注云，「蝸贏

也。从虫，尙聲。「螻」字注云，「螻，贏，蒲盧，細要，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螽有子，螻贏負之。』」从虫，罔聲。「螺」字注云，「螺，或从果。」蝸，贏，螻，本屬一文。昔人名物，凡物形圓屈狹長者，僉曰果。贏，贏，名果。贏，鳥名果。贏，其義一也。故螺及土蜂，螻，其名靡二。說文，贏字注云，「螻，贏也。从虫，贏聲。一曰，虎螻。」足證蝸，贏之名，兼咳，十蜂，非蝸名。僅屬虎螻，螻名，僅屬土蜂也。螻，螺二字，均實蝸字重文。果，尙二文，古亦互通。國語，知果。

漢書古令人表作知過莊子至樂篇果養果獸釋文皆云本竊以尙聲之字，籀文僉從罔聲。說文，罔字注作過，又衛詩碩人之知，過傳訓寬，大亦與窠空，誼近，均其證也。

云，「黃馬黑喙，从馬，尙聲。」其重文，罔字注云，「籀从罔聲。」又，媯字注云，「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从女，尙聲。其重文，媯字注云，「籀文媯从罔。」舉斯二例，則螻亦籀文，媯亦籀文，尙字矣。許書別出螻，媯二文，復析平過為二字，蓋沿襲秦文之舊，其於古代，夫固同屬一文也。

「爵」為酒器，「焦」詰火傷，字各為誼，弗相雜糅。惟爵，焦音近，故爵聲之字，恆於焦聲之字，為重文。說文「噍，齧也。从口，焦聲。噍，或从爵。」此噍，噍同字之徵。爾雅釋獸，噍，復出噍之證。說文又云，「譙，燒，譙也。」

朝鮮傳索隱引，从言，焦聲。讀若爵。此譙，爵同音之證。援是以推，說文，醕，訓飲酒盡，从酉，爵聲。大徐本作說文，作讓也。非是，段玉裁云，飲，酒，盡，非，糶，訓盡酒，从欠，糶聲。糶，噍同字，與醕不同。說文，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醕也。楊注，訓當訓，飲，爵，盡，所，改，亦，非。

說文，灑，訓水小聲，从水，爵聲，亦與盡誼略符。灑，消二字，古實一文。說文，「灑，盡也。从水，焦聲。消，盡也。从水，消聲。」釋名，疾，病，篇云，消，歎之，也。薛綜，

散也。消，詰，盡，既同音，復相近。說文，「譙，燒，譙也。」史記，朝，鮮，傳，索，隱，引，說，文，从言，焦聲，讀若噍。古文，譙，从

肖，周書曰：「亦不敢誚公。」援鄒說誚字于譙爲古文，則消亦濇字古文矣。又爾雅釋蟲云：「不過蟻蟻其子，蟻蟻。」郭注云：「一名蟻蟻。」廣雅釋蟲云：「冒焦，蟻蟻也。」太平御覽蟲部引吳普本艸云：「桑蟻蟻，一名冒焦。」此亦焦肖互通之例。古籍濇無定字，說文濇一詁，浚爾雅釋水篇「水醮曰濇。」左傳隱元年疏引服虔云：「爵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濇醮二文，並爲濇段，惟均各具本誼，與消弗同。廣雅釋詁曰：醮字與消同，即俗文醮字，亦消譙同字之例。搖，妯，二字，古實一文。說文「搖，動也。从女，由聲。」爾雅釋詁云：妯，動也。說文引作妯，別一誼。「搖，動也。从手，各聲。」史記屈賈傳：搖，增也。詁，動也。既同音，復通轉。說文「繇，隨从也。」古籍訓从之字，繇由互書。上世人名若繇，余顏無繇之屬，亦恆作由。又橘，柚之柚，或言櫛木。圖譯或體字之圖，或云由鹿。此均各由同字例也。搖，妯字同，厥例亦符。試觀爾雅釋詁：迪，搖二文，誼並詁作動。由，動誼引伸，迪即妯段。又廣雅釋詁：訓，搖爲亂。搖與搖同。方言卷六亦曰：「妯，擾也。人不靜曰妯。齊宋曰妯。」詁，擾詁亂，二誼並同，亦均動作引伸之誼，則搖爲妯字重文，夫何疑乎。

### 笛律七調釋略

吳梅述

今日之笛，即古代管類，雖非古聲，而明清二代，用以協曲調之音，巍然爲衆樂之首，笙簧絃索，僅爲和聲之具，是其用至重也。按管色律度而言，十二律應有十二笛，茲僅存中呂一笛者，蓋沿唐人舊法。何也？十二旋宮，始於黃鍾，終於仲呂。工人以黃鍾爲體，中呂爲用，獨記中呂之七音，即合旋宮之度數，雖俗樂之捷法，亦雅樂所不棄也。因疏其義於左。

笛孔有六，自六孔黃鍾，五孔太簇，四孔姑洗，爲上尺工三音，乃黃鍾均之宮商角也。此指一又自三孔中呂，二孔林鍾，一孔南呂，亦爲上尺工三音，乃中呂均之宮商角也。此指小黃鍾均三音，皆爲陽律。中呂均三音，皆爲陰呂。於是陽律開姑洗角孔，陰呂開南呂角孔，合而爲凡，以連絡黃鍾中呂兩均之音。在黃鍾爲變宮，在中呂爲變徵，唐人以變宮爲角，蓋總兩均言之，無他深意也。圖如下：

黃鍾均宮商角三音



中呂均宮商角三音



兩均聯絡成變徵變宮



笛吹時用兩手，下手按一四合字，上手按凡工尺上字，分兩均言，則下手爲黃鍾均，上手爲中呂均。故曰黃鍾爲體，中呂爲用也。上尺工等，爲俗樂譜字，按諸七音，則上爲宮，尺爲商，工爲角，凡爲變徵，合六爲徵，四五爲羽，一爲變宮也。今就普通所用小工調釋其義如左。小工調即中呂宮笛

中呂宮圍六寸六分五釐八毫，徑二寸二分一釐九毫三，合圍徑得八寸八分七釐七毫三，即黃鍾宮之律。中呂旋生黃鍾自來律算也。就中呂孔實氣吹之，即是宮音。宮應上字，故以上字爲宮。尺度就吹林鍾尺字，圍六寸，徑二寸，合而實以氣，得八寸，即太簇商之律也。故以尺字爲商，南呂工字，圍五寸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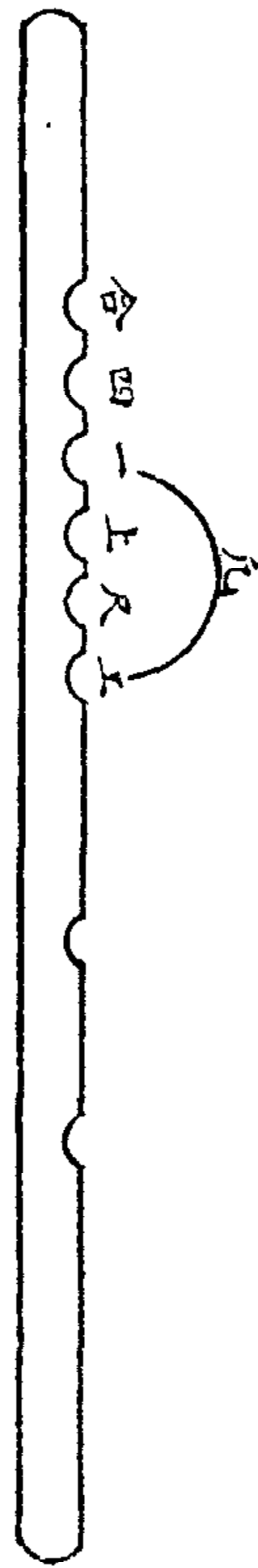
三釐三毫，徑一寸七分七釐七毫，合而實以氣得七寸一分一釐一毫，即姑洗角之律也。故以工字爲角。應鍾凡字，圍四寸七分四釐奇，徑一寸五分八釐，合而實以氣得六寸三分二，即蕤賓變徵之律也。故以凡字爲變徵。

黃鍾合六字，圍九寸，徑三寸，合爲十二寸，半之得六寸，即林鍾徵之律也。故以合六字爲徵。

太簇四五字圍八寸，徑二寸六分六釐六毫，合爲十寸六分六釐六毫，半之得五寸三分三釐三毫，即南呂羽之律也。故以四五字爲羽。

姑洗一字，圍七寸一分一釐奇，徑二寸三分七釐，合得九寸四分八釐，半之得四寸七分四釐，即應鍾變宮之律也。故以一字爲變宮。

今笛家所按字譜，皆用此度數，蓋中呂笛也。圖如下，



再按話律度如下圖，



此圖即中呂爲宮之笛色也。按律，中呂爲宮，則林鍾爲商，南呂爲角，應鍾爲變徵，黃鍾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變宮，今皆一一合度焉。

⑤ 六 尺 工  
④ 五 尺 上 尺 工  
③ 六 尺 上 尺 工  
② 五 尺 上 尺 工  
① 六 尺 上 尺 工

以上所論僅中呂一宮笛色。今人有七調之徵，謂如第一孔起工字名小工調。第二孔起工字名尺字調。第三孔起工字名上字調。第四孔起工字名一字調。第五孔起工字名四字調。又名正宮調第六孔起工字名六字調。超孔起工字名凡字調。此七調皆以小工調中字孔爲名，概出俗工之口，按諸律度，正足明旋宮之理。圖說見後惟第五孔工字，又名正宮調，不知始於何時，而以律呂尺度探論之，亦有深意也。（今正宮調，工字在第五孔，尺字六孔，上字超孔，一字一孔，四五字二孔，合六字三孔）今以笛孔遠近求七音相生法如左，

第六孔自吹口至此，合黃鍾九寸之度，通計圍徑得十二寸，乃林鍾之倍律也。林鍾尺字，尺今屬黃鍾，故以黃鍾爲商。

第五孔合太簇八寸之度，通計圍徑得十寸六分六釐六毫，乃南呂之倍律也。南呂工字，工今屬太簇，故以太簇爲角。

第四孔，合姑洗七寸一分一釐之度，通計圍徑得九寸四分八釐，乃無射之倍律也。無射凡字，凡今屬姑洗，故以姑洗爲變徵。

第三孔，合中呂六寸六分五釐之度，通計圍徑得八寸八分六釐六毫，乃仲呂再生黃鍾之律也。黃鍾合字，合今屬中呂，故以中呂爲徵。

第二孔，合林鍾六寸之度，通計圍徑得八寸，乃太簇之律也。太簇四字，四今屬林鍾，故以林鍾爲羽。

第一孔，合南呂五寸三分三釐之度，通計圍徑得七寸一分一釐，乃姑洗之律也。姑洗一字，一今屬南呂，故以南呂爲變宮。

超孔合無射四寸九分九釐之度，通計圍徑得六寸六分五釐，乃中呂之律也。中呂上字，上今屬無射，故以無射爲宮。

(未完)

### 散氏盤釋文

易培基

用大爨散邑迺卽散用田頁自渭洮呂南至于大<sub>行第一</sub>

湖一封呂降二封至于邊柳復洮渭降雩獸<sub>行第二</sub>

目西封于敵城杜木表于彘導內降彘<sub>行第三</sub>

登于厂瀆封割厥陔陵、剛櫛封于單封于原導<sub>行第四</sub>

封于周導呂東封呂梓東疆右還封于頁導呂南<sub>行第五</sub>

封于卻萊導呂西至于邛莫頁井邑田自根木導<sub>行第六</sub>

左至于井邑封導呂東一封還呂西一封降剛三<sub>行第七</sub>

封降呂南封于同導降州剛登櫛降械二封大人<sub>行第八</sub>

有司頁二田義祖微武文西宮輪豆人虞巧彘貞師<sub>行第九</sub>

氏右相小門入谿原入虞葬淮司工虎孝輪豐父<sub>行第十</sub>

塢乃有司荆巧國十又五夫之頁二大舍散田司土第一行

必周司馬單率邦人司工掠羣宰德父散人小子頁第二行

田戎段父效栗父尅之有司覃州京攸從鬻凡散第三行

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畀義袒鬻旅誓第四行

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爽氏心賦則爰第五行

千罰千傳徽之義祖鬻旅則誓迺畀西宮稌武父第六行

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牕田余有爽變爰千罰千第七行

西宮稌武父則誓乃爲圖大玉於豆新宮東廷第八行

乃左執釁爰正中夏第九行

壬戌夏六月盛暑手拓散氏盤並釋其文易培基

(原器見本刊插圖中)

### 論散氏盤書二札

章炳麟

寅村我兄左右。得書，並散氏盤拓本，字畫精湛，尤爲名寶。前見李梅庵所得拓本，亦正如此，而擲工尙不逮也。所疑大卽吳字，按銘中唯大沾作大，餘四皆作大。然古文或可通用，如吳字小篆作吳，古文作吳是也。不必更作異釋。巧口阮釋作圍，按銘文有入虞巧象語，象卽麓字。則巧口亦是同例。口卽圍字，林圉之



藩地，獵苑之槍纍，皆是也。亦不必作異釋。君宰，卽羣宰，悍人是邦人，說皆確然。邦字應借作封，封人則疆正地域之官也。大沽卽大湖，義亦可通。澗釋爲濕，甚似。澮釋爲涓，則難知也。大抵此類兼宜攷之地望。銘有隳陵之文，似卽漢之美陽，今扶風縣地也。渭水在彼，說固可通，而形則不似。其云洮者，美陽亦無此水。若濕乃今濕字，不得謂西京有之。濕田當讀作隳田，與牆田相對爲文耳。尙有可考者，第一行濇字，阮釋爲蔽字，形相去甚遠。宗周鐘有戮字，此正與同字，本從業，省心，故作濇。大戮何解，按詩大雅傳，僕附也。古音業付相近，此戮卽借爲付。下云燒付散氏田器，旣附散氏濕田牆田，皆用本字。此作濇，用通借字也。第四行勦字，阮釋作割。然右旁明是者字，其字當從人從者。憶廣雅有偕字，卽諸字恐是也。若廡字，銘亦數見，阮皆釋爲襄字。按形襄從毀聲，此從開，非龠字卽穌字，而從開不從龠，或從穌者，自來字書無之，要當闕疑，斷不當釋爲襄也。雝字銘凡三見，阮釋爲竟。按形下乃從頁，上似從止，古文屨字作𡗗，此當是屨字。傳曰：賜我先君履，義亦與竟相近，而文則非竟也。以上就鄙見所及，更質之左右焉。向來於彝器古文，但視爲法帖，不視爲小學參考書。所以然者，字體譎觚，不可臆度，自宋以來，爲彝器款識作釋文者，皆取之胸懷，旣非師授，亦無顯證，其比附六書者，差可信任。前一王象友，近一孫仲容而止耳。阮氏雖通訓詁，其於形聲韻類，粗疏特甚，故所釋尙多臆定。陳簠齋鑿器雖精，絕無學識。曾見簠齋尺牘，真是一八股先生，有時忽論及程朱陸王，不知于考彝器何與，此是高頭講章識見。前後二吳，清卿亦骨董客，刻印師之流，點畫聲韻似尙未辨，無論六書也。陳自知淺陋，不敢妄作釋文。二吳憑臆妄定，郢書燕說，十有七八。視荆公字說正爲同比例耳。僕本不欲妄說，今此所釋，亦

未敢自信。又如銘中𠂔字，從毛，從収，自來不見字書，亦無他證。阮以文義比度，釋為表字，今亦無可說者。姑從阮說。究之，猶屬疑事，若如二吳所為，則斷不敢強效也。此頌起居多福。章炳麟頓首。五月五日

寅邨我兄左右。何憲琦來，得手書，並「馬殷策府錢」一枚，此錢數年求之而不得，今始獲之，快慰可知也。「散盤」近又考出一字，第十五行第十七字作𠂔，阮釋為𦏧。𦏧字雖見左氏，而說文無之，形聲皆不可說。此字形體亦不似。按其字右從戈，左從則。助反書即賊字。毀則為賊，此言余有散氏心賊，則「賊則」猶「毀則」也。此字釋，覺字形文義，確當不疑，甚自快，兄自為何如耳，現已將拓本付裝，自寫釋文於上矣。章炳麟頓首。六月七日

### 吳氏「散氏盤釋文」補正

李淑

散字盤文字奇詭，不易識別，易章兩君所見，各具懸解，塙乎不可易矣。曩讀密叢識文，輒貢所疑，匡其章失。附錄於此，就海內方聞之教正焉。

𠂔行第一 前人多以為大字，吳雖釋為矢，又疑其即漢書西南夷傳「柞都」之柞字，非是。近秦中出「矢王彝」行第一知矢及散並國名也。

𠂔行第一 及淪行第二 吳釋為淪，按下文「大舍」之舍作令，與「王陵車弁」「一舍一旅」之令同。此右旁作舍，作舍，知非舍字。疑濇字，而說文無此水，姑付蓋闕以待攷。

𠂔行第二 吳釋為原，案此器𠂔字兩見，知非原字也。吳氏蓋以其與「石鼓」𠂔字近似而云然，誤矣。

𠄎行第三 吳釋爲若，竊疑卽芻字。龜文芻字作𠄎殷虛書契前編卷二書契前編卷二第六葉。若字作𠄎書契前編卷三

或省作𠄎書契前編卷四。金文若字亦多作𠄎，無作𠄎者。因以芻字釋之。

𠄎行第四 與𠄎行第十 吳釋爲單，非是。龜文有𠄎書契後篇卷下 疑𠄎及𠄎並𠄎之變形也。不可識。

𠄎行第六 吳釋作榔。案此字从身，與「季良盃」之𠄎字相似。疑卽糧字，非榔也。

𠄎行第十 不可識。𠄎疑卽凡字。吳以口上屬爲句，遂釋作國。竊謂當下屬，作凡十又五夫也。

𠄎行第十 疑卽繇字。

𠄎行第十 疑卽爲字。「魯公伐邾鼎」作𠄎，與此正同。且文誼亦通，可據定也。

𠄎行第十 疑卽畫字。畫本从田，界之重者莫如田，故从田。農以治田爲業，故从農省。吳氏釋作農，以爲中農

爲史官別稱，則於文誼難曉。此本兩國分界事，蓋盟誓事畢，史官爲畫兩國之界也。

### 夏廬題跋

胡光燁

### 跋毛公鼎

書之道，世變則異焉，國別則異焉。殷書尙方，周書尙圓，此文質之辨也。周之諸侯，姬姓者如日，異姓者如月，其所宗尙異也。故魯鄭之書略同宗周焉。齊伯於北，楚雄於南，其書皆出於殷。故公羊齊人也，其言禮多用殷制。上蔡李斯爲秦并天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泰山瑯琊臺刻石，學者至於今，僞道之弗衰，楚之遺也。李陽冰之徒，從而靡之，以圓入方，楚之敝也。故楚書之行於中國，其長且遠也。蓋與辭賦侔矣。毛

公鼎其文莊而不拘，貞而能變。見之者，若入太廟聞鐘鼓之音，觀趨踰之節焉。蓋周書之極也。戊午二月廿六日，寫釋文畢，故記之。釋文從吳大澂說。

### 跋魯公伐邾鼎

此魯公伐邾鼎，其文曰：「王命公伐餘，命今作徐說文邾攻邾，即戰克齊，敵徐方以靜，易公寶鼎，大

曲弓名與形矢連彤矢，僕馬，虎負車馬袞鬲，鬲之象形字吳以章公休。世為周甫。輔从罔，罔形古通魯中山

策血流源幽即源櫛說文櫛櫛受多福，其子子孫孫萬年永用。凡四十五字，子孫重文。魯世家「伯

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論衡說略同蓋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作貯誓，遂平徐戎。

定魯。一鼎辭與史合，其作于伯禽平徐定魯後乎？賜弓矢者，專征伐，牧伯之事也。魯本上公，得服袞冕。此

錫袞冕者，王制說：「三公一命袞，若有功，則加錫袞衣也。」班固論九錫：「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

賜衣服。能退惡者，賜虎賁。能征不義者，賜弓矢。」伯禽伐邾，尊王室，使魯民得安其生，故宜受此賜。世為

周輔者，詩頌魯公就國，所謂「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也。徐平而魯定，故有「多福」之語。其書多流變，變

質從文之始與。

「大曲」弓名，見春秋昭七年左傳：「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杜注：「大屈，弓名。」正

義引服虔說同。又引魯連書，正作大曲。戊午七月補記於此。

### 跋拍盤



拍盤峻勁，殷派之遺也。以又爲丑，殷龜版牛骨書干支字皆爾。周之列國，齊楚皆尙殷學。南北之書，異流而同原。此盤局勢，極近陳純釜，陳曼簠，其齊器乎？

### 跋楚公鐘 三器

楚公鐘書勢雄直，與孟鼎同出殷派。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在殷世，其後子孫以子男居楚。蠻夷地與中國殊遠，王朝文化所不及。其紀年曰祀，楚曾侯鐘見復齋鐘鼎款識猶殷制也。其俗信巫鬼，重祭祀。所尙與殷同，故其書亦相類。公下一字不可識。或以爲家字，則从爪，何說也。劉心原釋爲，又釋遂，所說甚辯。然楚自熊通傳王，以前十六君，無名爲遂者，是當從蓋闕矣。

楚公鐘二，此鐘上密下疏，布白至奇。鄧完白論書云：「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通風。」於此徵之。楚公鐘三，木下一字，从金从子，疑是錫字。

### 跋徐王鐺 三器

鐺字首見方言，鑿謂之鐺。廣雅說同。說文：鑿，所以穿也。此酒器，非鑿。說文有鐺無鐺，一鐺，小卮也。从卮，耑聲，讀若捶。一則鐺卽鐺。小篆从卮，以器名。此从金，以質名。都侯鐺之鐺，亦加从金，古文之偏旁無定也。酢从乍聲，自酢卽自乍，他鼎彝言自乍至多。卮字不可識。案陳侯因資敦有卮，吳式芬釋作救寧。疑卽彼器之卮。从口从心字，古多互通。毛詩「赫兮咺兮」，說文引作愴。方言「惓，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惓」，思玄賦作惓。唯唯否否字，荀子作惟惟。廣雅「惟，詞也」。古文尙書用惟，論語皆用唯。說

文「嘅嘆也。」楚詞東京賦並用慨。又古从口从言字多互通，从言从心字亦多互通。此从心，彼从口，例得相通，此但消立耳。「永保寧」猶他器言「永壽」「永昌」之類。齊國佐鑪言「貯靜安寧」也。𠄎形近𠄎，說文𠄎，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汗簡引古尙書，厥皆作𠄎，則𠄎即古厥字。邾公鐘𠄎與此最近，亦古厥字。爾雅「厥，其也。」厥子孫寶，猶他器言其子孫永寶用耳。徐自偃王始僭稱王，在周穆王時。春秋書「徐子義楚稱王」，蓋私王其國，與楚同也。義楚即左傳之儀楚。義，威儀本字。左昭六年傳「徐儀楚聘於楚。」杜注「儀楚，徐大夫。」蓋其爲公子時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則義楚即位。必在昭六年後。章羽前，蓋徐末世之君也。徐都今安徽泗州。其地當南北之衝，負大湖之險，扼淮水之吭，言舟師形勝所必爭。故當時齊吳楚爭霸，皆欲得徐以爲重。故齊欲南事吳楚，則首爭徐。吳楚欲爭諸夏，亦首爭徐。吳楚相持亦爭徐。事見莊二十六年經十五年公羊傳左傳徐與楚利害尤切。故徐始稱王，周穆王則命楚伐之。正義徐即諸夏，楚則伐之。傳十五年公羊傳徐恃齊救則伐之。傳十五年左傳儀楚被執逃歸，懼其叛也，則伐之。昭六年左傳欲懼吳，則伐徐以偪之。昭十一年左傳吳滅徐，則救之。徐亡，章羽奔楚，則城夷處之，以懷徠之。昭三十一年左傳當時徐在今泗州。其西竟婁林蒲隧，皆在今五河縣北，與楚之鍾離州屈相鄰。鍾離州屈，皆今鳳陽地也。地偪勢要，故楚欲逞舟師，專淮水之利，以斷南北之交。必先有徐。春秋之末，吳漸疆大，又與徐接。故自昭公以來，爭之尤力，則正當義楚之世也。故楚風所被，亦以最烈。故二國書體亦自相似。今以此鑑沈兒鐘，與楚曾侯鐘，王子申蓋較之，何竦峻之相類也。列國之書，小國從大國。徐近楚，故從楚也。又

泗州南昉眙，卽吳善道地。不言從吳者，吳雖姬姓，然阻荆蠻，久與中國絕，其書亦從楚不從周。吳書傳世，有吳季子鈺，乃是熊原鐘之流也。文云：「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則爲郊祀禮器。徐之稱王在春秋前，而義楚以其父配郊者，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虞夏殷皆郊近而祖遠，與周人異，以父配天之意也。徐爲嬴姓，夏後，故祭用夏法，非周制，然實禮之變也。蓋若魯之禘諸公矣。

此鐺，渚金，中，劉心源釋作戊父。春秋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子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以此器例之，劉說是也。又沈兒鐘，稱徐王庚之怒子，疑徐人稱廟主，亦以甲乙如殷制。義楚自作鐺，乃僞名耳。此鐺與義楚鐺，書體最近，如出一人書，當是同時所作，用於戊父之廟者也。鐺字不可識，劉釋盤亦非。

此鐺近歸吾鄉鄒適廬大令，以第一鐺例之，蓋亦義楚自作，用於祭祀者也。

### 周王陵車弁釋文

李淑

車蓋涉參相師弗敢出入，受弓矢，鞞絨弓矢，鞞干戈，騰啓三方，乃命王陵處序，以二玄有駝，有駝駟，駝亦受弓矢，旣賚曰：「宴寧用吉，從橫防西，弗舍揚轡，在良在。」在畢，从一舍，一旅，尙威儀也。亦，有殷，敦，用助來，趨烏，考惟畏，乃德王陵，其眉壽萬年，子，孫，永言用之。

右器名百又五文，器爲車蓋上之弁，其形似今瓜冒，有頂，重百十又一兩，近出關中。玩其銘詞，亦銘功。

之器也。案左僖公二十八年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王制疏引服虔註云，「謂馬飾也。」古弁形正似瓜冒，所謂頂者，卽所謂「邸」也。弁有十二會，十二玉，詩曰，「會弁如星。」攷此器無會亦無玉，乃車弁之正制。左傳譏楚子玉瓊弁玉纓爲奢，謂車弁也，非人之弁也。瓊弁本不奢，以爲車弁則奢矣。服虔未見器形，故以爲馬飾，誤矣。車弁以瓊玉爲之，故奢，此以銅爲之，當卽車弁之正制也。儀禮士冠禮記「周弁」註，「一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車弁所以攀持蓋弓者也。今定此器名爲車弁。

(夔)專讀爲布。蓋讀爲茲。布茲，祭社之祀也。史記周本紀，「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閔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旣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案司馬貞索隱曰，「茲一作芷，公明艸也。言茲舉成器，言芷見繫草。案楫妃敲工字作瑟，與此器茲字作瑟，書法一也。索隱言一作芷，乃由从皿之誤耳。」

(涉)卽涉，从水步，與格伯敲文同。水名，今不可攷矣。以其上與涉連文，故知爲水名也。相師卽視師，言涉水而視師也。如武王之相師於孟津也。

(弗敢出入)弗敢出入，言將事畏謹也。夔讀爲「般樂飲酒」之般。文與齊陳曼簋夔字同。吳大澂釋作般，今从之。夔說文解字，「夔，舉目使人也。」在此不知何誼，當攷。



(𦏧) 撫卽緘。毛公鼎作𦏧，从戌从系，此从戈，不从戌。案龜文戈作𦏧，戌作𦏧。一中空，一木中空，而形一也。如丁字，彝器作口，或作𦏧，亦一空一不空也。可知𦏧𦏧爲一字。又毛公鼎从系，此从絲，無異耳。如𦏧小篆作𦏧，彝器龜文皆作𦏧，从三佳，與小篆二佳一也。如系，小篆作𦏧，龜文作𦏧，或作𦏧，彝器作𦏧，可知古文增減無定。

(𦏧) 當是鞞字，刀室也。靜敵作𦏧，从卑。此从𦏧，當卽𦏧字。卑𦏧聲近，可通也。言緘弓矢，鞞干戈者，武功定，無須干戈弓矢矣。故或緘或鞞，鞞刀室也。故有臧義。

(𦏧) 卽𦏧，𦏧妊獻有𦏧字與此同。徐同柏釋作𦏧，今从之。說文解字「𦏧，物相增加也。」𦏧啓三方者，加啓三方也，此已賜弓矢干戈者，必有武功，然後賜之。故此云𦏧啓。

(𦏧) 乃命王陵處庠，王陵案此乃周宣王時畿內王子名也。周有以王爲氏者，如王叔氏是也。此王陵之王，當是王子之王。何以知其爲周宣王之時人。此下言殷、紂、統叔之叔。見統叔作史記宣十二年，有統文公，可知其爲宣王時人也。𦏧卽陵字，从𦏧，或以爲陵之重文，誤矣。敬氏槃作𦏧，亦增，古餘文隅陵之部作𦏧，可知陵字本作𦏧，非重文也。案釋地毛傳皆曰「大陸曰自，大自曰陵，」陵本从陸省。籀文陸作𦏧，从三𦏧，此从𦏧者，蓋𦏧之省文也。西漢安陵鼎尙作𦏧。𦏧吳大澂說，卽櫛之省文，地名也。

(𦏧) 以二玄，蓋謂裘冕，公之服也。此爲九命，故有裘冕駟馬弓矢也。此

蓋天子畿內之臣，已賜弓矢于戈者，故得專征伐也。此復賜袞冕駟馬者，復有武功也。蓋宣王時，獫狁為患，故下云，在畢。畢，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地也。在鎬京之北。蓋防胡也。既戰勝，故得復受命也。駟，讀為駟馬駟，以此器全文觀之，重文之字，兩點皆在右。此駟，字兩點在馬下，知是重馬字。駟字兩點在右，與諸重文字同位，知是重駟字也。以字之半體為重文，至秦尙爾。如夫之為大夫也。此有武功，故命賜以二玄。表及駟馬，使之安處，並得專征伐也。

(既賚于王陵)乃曰宴寧用吉，安寧有吉也。  
(既賚于王陵)乃曰宴寧用吉，安寧有吉也。案，侯盂作性，此作吳从大，不从女，女大皆人也，可通。侯侯之侯，在下，此在上，作，古文顛到無定。言既賚者，謂二玄駟馬弓矢，既賚于王陵，乃曰宴寧用吉，安寧有吉也。

(從廣)讀為從橫。駟右从方，疑是防字。曹，蓋地名。謂兵師往來防西也。弗舍，弗舍其地也。  
(弗舍)弗舍其地也。曹，蓋地名。謂兵師往來防西也。弗舍，弗舍其地也。  
(舍)師行三十里為舍。軍之五百人，一舍一旅者，二十里居五百人也，言三十里居五百人，示有威儀也。

(殷)殷，人名。虢叔之叔，見虢叔作叔殷。殷，讀為饋。論語陽貨篇「饋孔子豚」，饋一作餽。又士虞禮，特性饋食，鄭註「饋猶歸也」。此饋歸相通之證。言王陵既有布茲之祭，殷，殷亦來助祭也。

# 書評

## 古寫一乘佛性究竟論跋

大村西崖

一乘佛性究竟論者，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門釋法寶所撰也。都有六卷，三論宗章疏錄及東域傳燈目錄並載之。章疏錄延喜十四年元興寺安遠律師奉勅作之。傳燈目錄寬治八年興福寺沙門永超所記。而傳教大師以下，入唐八家，請來錄皆不載此論，其傳於本邦，蓋爲在奈良朝也。按高僧傳『法寶者，玄奘三藏門下神足，性敏靈利，爲衆所推。玄奘初譯婆沙論畢，法寶有所疑，因以非想見感請益焉。奘乃補十六字於論中，以遮其難。寶問奘曰：「梵本元有斯四句不？」奘曰：「吾以義意加之耳。」寶曰：「師豈以凡語增於聖言乎？」奘曰：「斯言之不行，我知之矣。」寶自是無休頡頏於奘之門。於時與普光並稱云。』二師之於奘門，其猶道融僧叡之於羅什門下歟？至六離合釋義，則俱舍宗以寶爲定量焉。後倍精於義學。長安中，寶參義淨譯場於福光寺，及西明寺。又與法藏勝莊等，共任證義，頗露頭角。六學僧傳亦載其小傳。又按傳燈目錄，寶所撰述，尙有釋禪次第法門一卷，會空有論一卷，及俱舍論疏十五卷。俱舍論疏，世稱寶疏與普光疏，並稱曰「光寶二記」，甚珍重焉。今所流布，分爲三十卷，而其第十二卷又佚之。近日有其古寫本出於世，幸以得一部完全矣。又按諸嗣宗脈記，『涅槃宗者，羅什傳之於道生，道生傳之於寶林，寶林傳之於法寶云。』由是考之，雖法寶與窺基圓測恒景普光等俱遊於玄奘門，又兼學涅槃宗者也。加以其稟性敏聰，故其所見，自有不合於同門諸師者，則如其俱舍疏依涅槃經以談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之旨。至一乘佛性究竟論則專破三乘五性說，以立一乘佛性義。於時淄州大雲寺沙門慧沼，嗣法於窺基，乃造能顯中邊慧日論以破究竟論。我邦大安慶俊僧都撰一乘佛性究竟論記六卷，以衍法寶之義。傳燈目錄亦載之。東大寺沙門德一撰慧日初足論三卷，以扶慧沼之義。且其所創建常州筑波山寺，號云慧日，其傾倒於慧沼也可知矣。尋傳教大師，作守護國界章，而述三乘方便，乘真實之義，以折慧沼德一之說。至後年慧心僧都亦撰一乘要訣，綜該諸乘，而顯揚一乘深義，頗有所取於究竟論焉。慶俊以寶龜

年化。德一以天長元年化。乃知奈良朝以來，此論久行於世，而諸師辯難，龍虎相鬪，洵為教門之偉觀矣。然而究竟論羽足論二書，今不詳其存否，而究竟論亦遂不入藏，蓋在唐土夙佚之者歟？我國寬治以後之諸書目，無亦所載焉。予未聞有藏其完本者，今僅得觀其第三卷古寫零本，即青山田中伯所珍藏也。予乃教友人中野達慧寫一本，以收於藏經書院所刊續藏論部卷中。有二章，曰一乘顯密章第六，曰佛性異同章第七。前章依諸經論，以說一乘為究竟，三乘為方便。又以解深密經攝大乘論等為密意一乘，以法華經等為究竟一乘。後章明衆生亦有佛性，雖一分無不成佛者。乃至廣說三權一實義，蓋是一部所詮中最要章段，其能足以一樹知全鼎之味乎？夫究竟論之亡佚，固可深惜，而今見此兩章一卷之存，抑亦可謂至幸矣。古佚經論，依青山伯以得保存者，不獨此卷，予彙所壽梓阿密哩多軍荼利法，亦實出於伯藏弄。則伯之於法本傳持，其功洵不可沒也。寶師所住之地，宋高僧傳以為長安慈恩寺。一乘要訣以為洛陽佛授記寺。蓋究竟論首卷題識中，元有書佛授記寺者，要訣乃據以為此說歟？寶師所參之義淨譯場，久視大足之間，及神龍元年，則在東福先寺。長安二年及三年，則在西京西明寺。先是麟德元年，玄奘示寂後，寶師來慈恩寺而往佛授記寺，乃參福先寺譯場。後又在西京以參西明寺譯場也。究竟論之作，其當成於寶師在東都之日也。然而麟德之與長安，年次相距四十年，試以玄奘示寂時為法寶齡三十，則長安未齡，逮七十歲，是以足可徵其壽齡焉。同門窺基以永淳元年化，恆景以先天元年化，法寶化寂，恐應在長安末。若不然，其亦在神龍景龍之間而已。予閱此卷文中，用則天新字者不少，如<sub>①</sub>王<sub>②</sub>卒<sub>③</sub>區<sub>④</sub>鑿<sub>⑤</sub>區<sub>⑥</sub>塗<sub>⑦</sub>生<sub>⑧</sub>（載正年月日聖初天地人）十字，即是也。是其撰述，在寶師晚年，而為武周之時無疑也。又考此卷書寫年代，殆如與撰述同時，是細觀其字體書風與紙質述古色，可以徵也。其為奈良朝遺物，而係唐土請來者，亦奚疑乎哉？若夫此卷有靈，而語其來歷，則道慈玄昉求法之狀，南都六宗降替之迹，必也應如歷歷指掌焉。青山伯命予作跋，因略錄所見以供瀏覽云。

此東友大村西崖來藁也。中述唐世沙門法寶之學術傳授原流，及其著作時代，至詳且晰，足備談內學者之參考焉。晚近燉煌唐人寫經出世，英法學者摺載以去，京師圖書館所得才十之二三，彼邦猶遣人景印逐寫。我國舊籍之佚在三島者，何翅倍蓰，日思渡海



徵訪，媿未惶也。彼使都人士如君者，勤爲檢示，其嘉惠吾人，豈有既乎。

謝玄附識

## 漢書藝文志講疏序例

顧實 鐵生

清儒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引）信哉，金氏禮學卓卓，故能爲此言也。天下者，指中國一家而言，非今之所謂員輿之天下也。然不通漢藝文志，誠不可以讀天下書，而不讀天下書，亦不可以通漢藝文志。王鳴盛曰：「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繁興，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亦限於時風衆勢，遂致所考漢人傳經源流，未能明析。」（同上十七史商榷）此就六藝而言，已足徵前人之違失。而漢藝文志所述，不僅六藝已也。夫有讀一二書者之言，有讀千萬書者之言，有讀書而未嘗讀書者之言，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言之者難，而聽之者爲尤難也。此自古聞人學者，所以猶多不免譁衆取寵之謂也。夫中國古史茫昧，曩嘗欲撰上古史，而徵信於先秦羣籍，尋其自然之證跡，而不敢穿鑿也。久之乃得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大戴禮五帝德篇）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榮辱篇）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非相篇）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儒效篇）案列子楊朱篇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此列子本魏王弼之徒所僞造，足以代表魏晉浮蕩，無歷史無生命之思想。正五胡十六國雲擾中原之先驅，嗚呼！然後知三哲所言從同，而荀子之說爲尤詳。然後知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不掌之內史而掌之外史。此周人之內三代而外三皇五帝，有以也。何以乎爾，則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王朝雖亡，而三代世官之守猶存，故內之而因成法也。三皇五帝不然，王朝既亡，并無世官之守，故外之而存治化也。（左昭十七年傳，鄭子來朝，猶知少昊世官，蓋猶今日日本有存中國舊物矣。）遂人

伏羲神農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此推定三五當別論。）以莊荀言世傳而益明也。三王有世傳之政，五帝有世傳之人，三皇僅有世傳之書而已。蓋傳政有官守，傳人有師法，傳書則二者皆無，僅有若漢氏之逸書逸禮，歲諸故府而已。太古帝京，咸宅丘陵。唐虞之隆，伯夷惟史。（大戴禮誥志篇）是洪水之火，不足喪其故籍。（中國洪水非西教所說之洪水，或以彼解此，則野書而燕說矣。）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奔商。殷將亡而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之周。（呂覽先識篇）是夏商之亡，亦不足喪其故籍。惟周人施教，詩書禮樂官府所守，三代是囿。三五先典，祕在柱下，惟史氏則習之。故周衰而黃老道德之術大盛，明周之柱下史老聃傳黃帝道經，故曰黃老也。遂人伏羲神農之言，亦時見百家稱引，則均之史氏所流傳也。孟子私淑諸人，未得爲孔子徒。故但知諸侯皆去其籍，而聞其略，其言甚粗略。孔子本老聃之徒，傳其文學於子夏，傳易於商瞿。子夏傳詩，五傳而及荀子。商瞿傳易，再傳而及荀子。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爲作傳，丘明又六傳而及荀子。故荀子於學最遠，於孔子之傳最真。是以其書詳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復稱引道經（解蔽篇）黃帝金人銘（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孫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爲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而今本脫佚之證）則其稱五帝三代之傳人傳政，必確信無疑。而况夫其與孔子莊子之言，初無二致哉。由是而斷言之，則周季學者有傳孔子之六藝者，有傳神農黃帝之書者，皆非無自，而不可偏擯者明也。其有互相攻擊者，必其不該不偏，有所未習。或傳聞異辭，遂致紛岐也。尸子呂覽雜議之書，平視百學，規模遠矣。秦火而後，漢至文景之世，儒業猶未起。賈誼（新書修政語上篇）禮錯（漢書食貨志載其貴粟書）不諱誦述神農黃帝顓頊帝嚳遺語。尸呂之風，猶未沫也。武帝建元元年，親策賢良。董仲舒對，「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是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樹之風聲，幡然丕變。淮南王本好浮詞之執袴也。其著淮南內篇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修務訓）司馬遷家世史官也。不敢目曰依託。其作史記，一則曰「神農以傳，吾不知已。」（貨殖傳）再則曰「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五帝本紀）三則曰「學者考信於六藝，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傳）甚矣其爲譁衆取寵也。然而揚雄猶以爲未足也。故其著法言，稱「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問神篇）又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吾子篇）蓋武帝初崇儒術，標格猶寬。至西京末葉，成哀之世，儒益酷急，屏異已尤甚。若以追比夫荀子，去儒術之全，益遠矣。當是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籍，向撰《劄錄》，歆奏定七略，其崇儒與揚雄適相頡頏。及班固作漢書，亦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司馬遷傳贊）故志藝文原本七略。此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所不能不有歎焉不滿者也。雖然，清儒考證之學，上凌姬漢，偽枚本古文尚書，已暴白於天下，而無可疑義。嘉道之際，吾鄉莊存與、劉逢祿復唱常州今文之學，末流襲自珍、魏源之徒，承風簧鼓，誑惑後進。至今猶流毒未熄，而試一審漢藝文志，則今古之傳，犁然秩然，晚近之說，豈堪一噓。此又吾人今日讀漢藝文志而有所不覺爽然大快者也。要之，治歷史之法，有一字要訣，曰：如其原來而不加穿鑿。以孔莊荀三哲之言，而知上古有世傳之史，循是而正漢藝文志，則漢儒無所逃其編衷。以漢藝文志而正漢氏迄今，爭今古文者之謬，則妄人無所逞其淫辭。所謂本正而末自理者是已。王氏漢藝文志考證，固為專書。此外則如齊召南漢書考證、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咸遞加而有進。然讀天下之書，而後能通漢藝文志者，猶未盡也。余復為此疏，乃當前人搜羅剔刮，既精既詳之餘，而復有所搜羅剔刮，終以不可盡載，則約而存之，為成學治國故者要刪焉。書成彙句，宜多漏略，補綴求備，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年秋初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申鑒時事篇，案末句有誤）是有文字之今古不同，有義說之今古不同，而要以文字之今古為本也。蓋六藝經傳百家之書，原始皆古文也。故爾雅在古文禮記中，其釋經之異文，（詳陳玉澍爾雅釋例）說者謂今古文並釋也。豈知爾雅及其所釋者，原始均皆古文哉。自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書，以古非今者族。而古文今文之別，始興焉。且秦博士七十人，漢文帝時，博士亦七十餘人，正承秦制之證。武帝黜百家博士，獨留五經博士。後增而為十四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此所以終漢之世，立於學官者，皆今文博士，承秦故也。武帝本不好樸學，（漢書儒林傳）尊儒，徒名而已。宣帝好刑名，以王霸難用。故武宣之世，儒書不得盡顯者，宜也。及成帝精於詩書，觀覽



古文命劉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又賜班旂秘書之副。時書不布，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而漢廷不許。旂獨得賜副者，班婕妤之兄弟故也。旂之子曰嗣，侄曰彪。彪之子曰固，女曰昭。彪與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漢書敘傳》是班氏之門庭，尤古文之淵府，故其後彪固昭父子兄妹撰漢書，咸採用古文。彪撰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博覽古今，而固作律歷藝文二志，遂純取諸劉歆成書。誠以家學淵源，篤信歆之學識爲不可沒也。然則妄人盲談警說，動謂古文爲劉歆僞造，豈不有類於吠影吠聲者哉。民國十一年夏，顧實再記。

### 校印爾雅釋例序

顧實 鐵生

昔張南皮有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斯言也，稽古之圭臬所莫能外。蓋小學猶幾何之有點線也。經學猶幾何之有平方立方諸體也。史學則窮高測深，幾何之所致用者遠矣。舊分小學三類，一文字，二音韻，三訓詁。則舊有說文廣韻爾雅三書，其最要也。爾雅自清郝懿行邵晉涵諸前輩多所疏通證明，而猶有未盡。陳君惕庵玉澗者二十年前知名儒也。頃於國故雜誌中，見其遺著爾雅釋例，詫爲傑作，洵初學者研治雅詁之入門。都中訪其猶子鍾凡君，乃昇序全稿，而付諸排印。凡考訂之作，皆忼日愀歲而成，非可叱嗟辦也。故讀其書，輒可省日力無算。則讀者之樂，爲何如也。然惕庵君暨高玄侗以周師兩序，釋爾雅名義，余猶未敢苟同。大戴禮小辨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盧注云：「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則以依訓爾也。是爾者，依也。學記曰：「不學博依，不學安詩。」依或作衣，衣者隱也。《白虎通》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太史公自序》：「蓋詩書主文，言不率爾，故多隱依。譬猶有隱書。」《漢書藝文志詩賦家隱書十八篇》隱語。《史記楚世家》云：「伍舉進德。」呂氏春秋重言篇云：「荆莊王好讒。」讒俗字。韓非子難篇亦言人有設桓公隱者。此爾之解也。詩韓奕云：「侯氏燕胥。」太玄樂首：「不晏不雅。」燕胥作晏雅。說文正下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詩大疋卽詩大雅。故詩有大雅小雅，卽大胥小胥也。胥者，譌也。材知也。古者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材知深美。材知曷爲而深美，則胥者疏也。疏記也。得自故書雅記而深美也。推之爾雅所記歲陽十幹名，歲陰十二枝名，係古



代西方撒馬利亞 Samaria 語。故舌人亦曰象胥矣。此雅之解也。是故爾雅者，依託雅話。其雅話本自故書雅記，乃至絕國方言，無所不包，而決非日常行用之辭也。古者天子有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之典，而威讓之令，文告之辭，於是乎出。（見周語）故大戴禮曰：「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保傅篇）此雅之所由尚也。由質而文，天演公例。故黃帝時鼎草昧，金人銘鄙如老子。（見說苑敬慎篇）及唐虞始文，（孔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莊子繕性篇言唐虞始文，皆其證。）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大戴禮誥志篇）此釋堯典黜陟幽明句，古史之自作書而自爲話。爾雅之嚆矢也。顧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諸篇猶易解也，故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也。」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三古之文，於斯爲隆。春秋時，周襄王命管仲受享（左傳十二年傳）與命晉文公（僖二十八年）靈王命齊靈公（襄十四年）景王追命衛襄公（昭七年）以至秦穆公誓師（書秦誓）魯哀公誅孔子（左哀十六年傳）禮記檀弓，衛莊公爲孔悝鼎銘，（禮記祭統，案近出鼎彝銘文，亦均相似。）猶無不言辭詰屈，自成一種朝廷文體。（說本鄭瓊并觀瑣言）故曰：「殷周之文，至矣。」蓋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之教。古訓是式，威儀是則。雍雍乎士君子之風，洋溢乎中國。故克出言有章，下令如流水之原也。說者謂尚書，直言也。（初學記文部引七略）直言者，一面之辭。與問答辨難所用刻露之辭不同也。世又謂顧命之「陳教則肆肆不違」，「重言肆肆者，病甚，氣喘而語吃也。推是以必殷盤周誥皆當是土語也。更從而武斷堯典易解，後人僞作甚矣。不學者之瞽說也。不知堂堂殷周天子，冠冕萬國，豈有如土司土皇帝而用土語之理。况司馬遷史記擇言雅馴，（見五帝本紀）而云「周昌期期以爲不可」，（見周昌傳）重言期期者，狀口吃也。是亦豈可謂一部史記皆土語哉。周衰，孔子爲素王。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故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春秋元命包）則春秋但有「元年春王正月」之類，不若書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云云，多用雅話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公羊閔二年傳）故晉文公召周襄王，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二十八年）語雖不實，而爲禮儀文飾之詞。是所謂詩書執禮之雅言可知也。韓非子曰：「宰予之辭，雅而文也。」（顯學篇）觀宰予問三年之喪，及贊孔子以爲賢於堯舜，是亦孔子雅言之類也。然則雅之爲用，至周季而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也。乃若儒奉六藝，而百家言黃帝，則周季文

質之爭也。嘗謂人類好美，同有此心。而尤莫甚於吾國人之多文飾。言詞依托雅詁，譬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故雅又訓正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正乃正形近之訛，未必確。）漢封三王策，猶用書體。魏晉而還，流爲駢儷之文。唐宋類書，卽爾雅之化身也。而自來文人，懶祭塗澤，屢積爲工。乃至今之外國博士，當路騰口，好文惡質。言能力，必曰「愛耐盧尼」(Elohi)；言民治，必曰「德模克拉克西」(Democracy)；語靈魂，必曰「烟士批里純」(Inspiration)。豈有一致。蓋帝王文人博士而去其文雅之辭，與鄉人何異。猶之優孟而去其衣冠，直一優孟而已。爾雅之時，義大矣哉。此書嘗經劉君申叔師培、陳君伯陶漢章均有校訂。余以課餘匆匆校印，亦間有疑定。然活字不如刻板，終有誤字，良爲遺憾。中華民國十年辛酉孟秋，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壬戌冬，重定之。武進顧實

## 重刻韻鏡序

顧實 職生

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而中土舊籍遺者不少。韻鏡其一也。首有張麟之子儀紹興辛巳識，及嘉泰三年序。原注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復從本名。又自言年二十，始得此學。自是研究，今五十載。則嘉泰三年，張氏年已七十矣。計紹興三十一年辛巳，至嘉泰三年癸亥，相距四十三年。張氏卽於紹興二十四年始得此書耶。切韻指掌圖亦有嘉泰癸亥董南一序。何與張氏後序之年相同耶。且張氏前識韻鏡原名指微韻鏡。後序又言得故樞密楊侯倓校刊切韻心鑑，徐而誦之，卽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舊體以一紙列三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楊變三十六分二紙云云。以下卽直引鄭樵通志七音略語。七音略序盛稱七音韻鑑，而其四十三圖與韻鏡之四十三圖全同。僅圖中韻位較韻鏡時有誤移，及三十一圖以下，亦頗亂韻鏡原次而已。是韻鏡卽洪韻，亦卽切韻心鑑，亦卽七音韻鑑。一書而數名，轉輾互相勦襲，稍易面目，卽號著書。所幸者，尙不諱自來耳。宋史藝文志有不著名之洪韻海源二卷，是否卽此書，不復可考。然鄭樵七音略，張氏序此書，固皆不能指言何人作也。或又謂楊倓卽楊中修者，亦非也。此楊官至樞密，係觀鴻慶居士集之楊中修，官僅至三衛耳。宋史職官志可稽，豈能混而爲一哉。韻鏡既分內外四十三轉。張氏序言橫呼十六轉，卽七音略所謂內外十六轉。而四聲等子序則言八轉。蓋少言之曰八轉，倍言之曰十六轉，充量言之則曰四十三轉，各視乎行文之使而已。江慎修載東

原陳蘭甫之徒，俱未及見韻鏡一書。故等韻之學不明。今并取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二書，合而刊之。顏曰等韻三書。余既成爲之序。又作韻鏡審音一篇。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字母切韻要法，五書參斟表一篇。七音參勘誤一篇。四聲等子審音一篇。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等韻切音指南，四書參斟表一篇。依次附益焉。束髮受書，檢康熙字典首載字母切韻要法，及等韻切音指南，俱不能曉。今年四十六歲，幸盡溝而通之。以敬告學者，其樂爲何如也。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冬十月初五日丑正識於東南大學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 校印切韻指掌圖序

顧實識

司馬光切韻指掌圖，清四庫提要已言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惟不載其有切韻指掌圖一書，而引孫奕示兒編爲證。今檢示兒編不字條下，一則曰「今以司馬公切韻考之」，再則曰「自溫公之圖出而音始定。弟溫公之圖，近行於世。知音爲希，故表而出之。」然則孫奕以前，尙未盛行。孫與周益公必大同時，是南宋寧宗之世始盛行也。玉海四十五亦言「司馬光有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辨開闔以分輕重審輕重以訂虛實」云云。是南宋儒者相承以是書爲溫公作，無異議也。然此書實襲四聲等子一書，而一新其壁壘。如四聲等子每圖四層，每層自具平上去入四聲爲次。而指掌圖則每圖四層同，第離析其每層四聲或備者，變而爲平聲一層，上聲一層，去聲一層，入聲一層。平上去入四聲，分佔四層。其改變者一也。四聲等子二十圖，切韻指掌圖亦二十圖，相均無異也。惟四聲等子以江講絳覺韻之江腔峴邦降龐厓腴肛絳諸字，入宕攝開口圖內。以其格幢曠凶淙雙瀧諸字，入宕攝合口圖內。而切韻指掌圖則概以入於第十四之陽養漾合口圖內。稍有不同。其改變者二也。四聲等子以蟹攝外二開口呼，蟹攝外二合口呼，止攝內二開口呼，止攝內二合口呼，相次。而切韻指掌圖則以第十七圖即蟹攝外二開口呼，第十八圖即止攝內二開口呼，第十九圖即止攝內二合口呼，第二十圖即蟹攝外二合口呼，相次。顯爲顛亂四聲等子原次。其餘十六圖亦多易四聲等子原次，以示別異。其改變者三也。惟四聲等子每圖四層，必易層而後異呼。若一層之內，雖平上去入四聲咸備，而實同一呼。蓋取四層各



具四聲均等之義。乃切韻指掌圖則又仿韻鏡之法，每圖四層。除知四母，非四母，照五母外，層各自具二呼。一二同呼，三四同呼。其改變者四也。此外兩書各二十圖中所填文字，大概多同。而亦頗有出入。或所據本不同，及傳寫之誤也。然則謂切韻指掌圖即竄改四聲等子而成書，奚不可者。且四聲等子原序云：「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直至而况有音有字者乎」一段文。全爲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所勦襲。董序全篇中間忽插此一段，遠不如其本在四聲等子序之前後文意融貫。是雖董序亦勦襲也。宋儒理學竊之於陳搏及大藏經，而諱匿所自出。宋人固好爲此掩飾之行者。必南宋中葉人依託司馬光之名，作此切韻指掌圖。士大夫不欲此學出於僧徒，故淵雅如孫奕王應麟輩皆不復深究其由來也。明邵光祖作切韻指掌圖檢例，未考及此。清鄒特夫據孫觀鴻慶居士集之與致政楊中修尺牘，後附切韻類例序，有云「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至「有詔頒焉」一段文。與切韻指掌圖之司馬光自序，有云「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至「有詔放焉」一段文。大同小異。遂斷定切韻指掌圖爲楊中修作，即切韻類例之四十四圖，合併而成二十圖者。世多隄其說。不知切韻指掌圖正別有所本。彼題名司馬光之自序，與董南一之序，均之一東西勦襲而成。是胡可據以論定哉。第觀通志七音略所本之七音韻鑑，正有四十三圖。楊氏切韻類例或較之多分一圖，或別有一總圖，故四十四圖。此愈足明切韻指掌圖不出於楊氏切韻類例。已惟不出於楊氏切韻類例，而出於四聲等子。四聲等子即遼僧行均龍龜手鏡後附之五音圖式。其平入分配，稍異陸法言二百六韻部。蓋雜幽燕之音，而啓後世聲氣之變。然清儒異平同入之說，亦兆此書。奇矣。通行切韻指掌圖有同文書局石印本，江西某翻刻本，俱不附檢例，無圖中之注。十萬卷樓叢書本，雖有檢例，亦無圖中之注。俱非足本。江南第一圖書館藏杭州丁氏精鈔本，足本矣。而訛字百出。前在京師圖書館，查閱清四庫鈔本，擬逐錄，未果。適上海印行墨海金壺叢書，即用墨海金壺足本。然亦有訛誤，畧據廣韻及通行諸本，檢校一過，無慮改正數十處。且去其圖中之註，便繕寫也。並有此本所無，而他本有者，依次增入，以備考核。尙當求得清四庫鈔本，參合諸本而精校之，以成定本。俟諸異日。中華民國十一年壬戌夏曆冬十月三日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六朝松下。武進顧實



## 重刻四聲等子序

顧 實 鐵 生

四聲等子一書。不著作者姓名。第據原序云。「近以龍龜手鑑重校，類編於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此附龍龜手鑑之後。」考龍龜手鑑原作鏡，不作鑑。沈括夢谿筆談猶作龍龜手鏡可徵。其後避翼祖名敬，以敬鏡同韻字爲諱。故寫者易鏡爲鑑耳。序意蓋謂龍龜手鏡近經重校，編次於大藏經函帙之末。而復附此書於龍龜之後。然則此書殆卽遼僧行均所著龍龜手鏡，後附之五音圖式。而此序則卽行均所自爲序也。燕僧智光龍龜手鏡序云。龍龜手鏡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與此序云附於龍龜之後一語，適相脗合。可爲明證。惟是龍龜既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故此書亦二十圖，每圖皆四層，層各以平上去入爲次。因而又有四聲等子之名也歟。今傳遼宋本龍龜手鑑後，不附此書者，蓋本可別行，遂不附合。惟此書之序，猶可徵驗耳。而世終以其序及書，均不著撰人，徒目之曰無名氏四聲等子，蓋未之思也。序又云。「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致使玄關有異，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論，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云云一大段文字。皆等韻學之關鍵。其明云妙旨不同，故平入分配，稍異陸韻。蓋間採北音矣。僧家之榮號曰智者，故稱智公。或別有其人。要均指古德而言。則行均作此書，亦有所受之也。惜不可詳考。今據智光龍龜手鏡序作於遼耶律隆緒統和十五年。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溯等韻書之作，莫先於是者。則此書當爲等韻之鼻祖。顧或疑五音圖式非卽等韻之書。不知序中明言「辨七音之清濁」，「七音卽五音之別稱」。沈括晁公武均已言之。夢溪筆談云。「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郡齋讀書志亦云。「唇音齒音喉音舌音牙音半齒半舌，凡三十六，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此兩書俱言三十六字母分隸唇齒喉舌牙半齒半舌七音。總爲五音。與智光序言五音圖式正足互相證明。誰謂五音圖式非卽等韻之書哉。或又謂此序非行均作，當出後人依託。通志竟以龍龜手鑑爲智光書。玉海四十五引書目云。「龍龜手鑑四卷，遼僧智光以平上去入爲次。兼釋中國西竺之書。」是亦以爲智光書。依託者以龍龜後附之五音圖式，易名爲四聲等子，猶溯源智光。故曰關鍵之設，肇自

智公。而此說未爲允也。要之四聲等子一書之古。不待元世熊澤民爲劉鑑經史切韻指南作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而後知其可寶貴也。世又有謂其卽僧宗彥之四聲等第圖者。宗彥書名，不見通志。而見郡齋讀書志。是否一書，更無從證明已。

# 文錄

## 中國學術原流敘例

陳鐘凡

昔章學誠謂：「辨章學術，考鏡原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噫哉言乎！後之學者信其私慧，論列美言，往往於百家學術異同之故，索委忘本，倫類不通。求其明道術之指歸，匯衆流於一脈，能爲網羅整齊之說，洞明利弊中失之所以然者，什伯之中莫獲其一二焉。豈非於古今思想變遷沿革之跡，廢興升降之原，察焉未精，語焉未核，故不足申百家之微旨，窺古人之大體歟？夫治學首貴得其科條，乃能參互考驗以解其紛，遠紹旁搜以覘其信，勢非尙友其人，論其世，諷籀其言論，諦審不中繩墨，臆理未易得也。是以務溯其原而推其變焉。昔孫卿非十二子，莊周排墨翟，宋鉞之流，參驗稽決，陳方術如指諸掌。而其說若沒若滅，學者憾之。太史公憫世人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列六家之要旨。班固本劉氏七略，敘諸子可觀者九家，與夫小說，兵家，術數，方技，條別學術原委，斯皆其嚆矢矣。至史記以下，有儒林傳，魏略曰儒宗傳，唐書元史曰儒學傳，王隱晉書有才士傳，寒雋傳，宋史有道學傳，所傳皆儒家者流，特九流之一曲，未足盡道術之大全也。是以承學之士，每惜憤典不存，古人云逸，或聞其人而未讀其書，或讀其書而未詳其行事，遂致穿鑿不經，但憑胸臆，豈非考古者之大憾歟。矧自道術裂而方術勝，六典廢而家學鳴，眞僞並作，殺亂不分。陵夷以訖於秦漢，燔坑罷黜，書缺簡斷。讀書稽古之流，撮拾殘叢於千百年之後，往往藉口說之流傳，成一家之緒論，往者不作，空山無聲，風雨晦明，陳編徒守，吁，亦悲矣！觀夫劉畧所存，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中更喪亂，荅落人間，前之所傳，於後罔聞。昔之所稱，於今靡述。以漢書藝文志著錄之書，求之隋書經籍志而十無三四矣。隋書經籍志著錄之書，求之唐書藝文志而十無七八矣。古人不可復作，訖今欲髣髴其學問，求其說而不可得，徒於隊簡遺編中，尋繹文義，簡練揣摩，而今古異文，箋注異說，愛憎自我，入是出非，道術之湮晦也久矣。將使誰定世之學哉？今上觀於莊荀之辨，而下參諸馬班之義，輯爲此篇，自義農訖於晚近，其略而不備者衆矣。要之無微不信，亦求其有微者而已。

莊周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至於道術，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無乎不在，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可謂備矣。」今夫瀛海之士，謹於科學者，執一以自好，有類夫古之方術。而所謂哲學，殆亦斬合乎古之道術矣。論者每謂哲學主窮理，科學主致用，擇術殊途，遂至互相排詆。崇徵驗者目哲學爲空譚。尙思辨者病科學爲破碎。不知科學研究宇宙萬象之理法，哲學研究全體之根源，兩者相反而相成者也。是故科學各出其研究之所得，以聽哲學之取攜。哲學綜合各科知識，以研究現象之實體。其相需爲用，固缺一不可矣。據是以推，則諸凡道術方術，無不有事於思辨，無不歸重於徵驗，是以本編並學術爲一譚，期於道術方術各有所徵，未嘗偏重一塗也。

史家推論世界文化之發原，有四邦焉。曰中國，曰印度，曰希臘，曰猶太。中國印度者，東方文化之神皋。希臘猶太則遠西文化之奧府也。兩者雖限於地齊，致材性發舒，互著長短。然皆能自發牙角，異夫趨異域以求義型者矣。然彼三土者，其社稷丘墟，其文明亦與之俱盡，雖有其書而不傳，遂使寒江之畔，空谷之中，瑰偉絕學之士，付其迹於烟荒草蔓，塵迹都銷，後之人欲識其姓氏於千萬一二之遺，而歌哭無聞，盡湮沒而不可知矣。而我中國獨屹然久存，繼長增高，發揮光大，以訖今日。且能挹彼西方能仁之說，摛其實而咀其華，融會而貫通之，實足與彼希臘猶太後進諸邦，東西輝映者矣。夫慕遠而略其近者，淺人之識也。崇古而忽於今者，通人之蔽也。而拘墟之士，或囿於見聞，於殊方未一問津。或炫於新知，於故說不屑厝意。斯皆一曲之鄙解，非通方之達論也。不知東西異境，此心此理，聞名故創，按實則同。雖精詣獨至，各自成家。校術則彼此不能相通，原理則後先不無異說。然而世界文明發展，每賴殊說爭持。蓋字合至廣，事物至繁，釋之無極，引之靡涯，非一端所可盡，一家所能周。必就一理而博稽衆說，匯衆說而歸於一塗，乃能通衆異爲一同。更進則此所謂同者，又成爲異，更與他異通於大同。如是漸進，至於諸理會歸最上一說，而真理出焉。徵諸古初，諸夏文化，肇自羲農，盛於周季，中經秦漢，日就式微。其間稍有變更，則後漢訖唐，與印度文化相接觸，而學術思想，遂光華照耀，爛然溢目。訖於輓近，中土之舊說日昌，西來之方術日盛，兩者相切相磨，必有日趨大同之勢。惟所望於今後綴學之士，咸能張吾舊壘，迎彼新機，鼓芳風以扇遊塵，擇芬芳而廢秕稗，



庶東西思潮，漸相融合，淬厲增長，旁薄鬱積，巍然大啓爾宇於來日也。

今欲徵諸夏古今學術原流，約分六期言之。太古荒忽，故說難稽，然學術與思想並臻，爲生民有知以來所同具。知識愈進，思考益微。是故義農訖於夏殷，諸夏學術之所由濫觴也。次爲一卷。成周之治，原於巫史，官失其守，家學以興，各引一端，崇其所尚，其言相反而皆相成。是有周一代，實諸夏學術發達之期也。錄爲一卷。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儒術，一時經師蔚起。然黃老從橫，名法陰陽，亦復相傳不絕。如線游俠，日者龜策，術數方技，雖小道並有可觀焉。是兩漢實儒學統一之期也。錄爲一卷。魏晉以降，印度學派流入中國，時人玄勝之譚，於是取資。訖於六朝，流風不絕，是魏晉六代，實佛老混合之期。錄爲一卷。王通宗儒，韓愈闢佛，同時觀感而興起者，頗不乏人。而桑門大師踵起，新宗屢建，舉國碩儒，多參圓理。是隋唐五季，乃儒佛爭長之期。錄爲一卷。自安定泰山崛起，濂洛關閩繼之，自以爲極深研幾，獨闢蹊徑。其實糅合儒佛，陰盜陽憎。相承至於陽明，而朱陸之辨，壁壘森嚴，同類之戈，寧免牆鬪。是亦辟猶水火相滅相生，奴主出入，反嫌選事。明清承學之士，寡特起，亦有發其墨守者，季世猶沸沸然。宋元以來，實儒佛混合之期也。錄爲一卷。

## 徐壽傳 子建寅

## 無錫錢基博

徐壽，字雪村，無錫開原鄉錢橋社埭人也。五歲喪父，事母至孝。能盡子道。已而母喪十餘年，而壽髮且莖莖白矣。冠衣不純采，因欲爲母建旌節坊，而未克逮志也。幼應童子試，習舉業。既以爲無裨實用，棄去。治經務絜綱要，治禹貢條其山川物產田土，列之爲表。治毛詩亦然。一展卷而聲然在目。又嘗用武進李氏所刊輿圖，以朱筆填寫春秋兩漢水經注等圖。居恆與人談議，所有五行生克之說，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而斬之於實事實證。年二十，銘於座右云：「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又銘云：「勿二色，勿妄語。」其志意可知也。性好攻金之事，手製儀器甚多。若指南鍼，象限儀等，皆自製之。又以墨西哥銀幣入中國，國人莫能仿製，乃精縷鋼板爲模，校準銖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高樓縣石椎一擊而成。顯面羃之紋成矣。而邊花作之甚難，屢更修改，軋糟而邊花亦成。以入市，雖老於買者不能辨其非也。祇見花樣嶄新，咸以新板目之。其後英人偉廉臣歸國，從易數十枚以去。置倫敦博物院中，今猶

存也。能以意製古樂器，皆協律。咸豐十一年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祁門，聞壽名，以「研精數理，博涉多通」奏請徵赴軍營，奉旨着江蘇巡撫訪求徐壽資遣赴國藩軍。壽至，遂專掌製造事。壽本以捐振議敘從九品，至是得保主簿，隨國藩軍抵江寧，以同治五年三月造成小火輪船一艘。國藩亟賞之，命名黃鵠。中國之能造輪船，蓋自壽始也。國藩北征，壽丁母憂回里。已而國藩回任兩江，委辦上海製造局，壽條陳四事：一翻譯西書，二開煉煤鐵，三自造火炮，四操練輪船水師。遂在局翻譯汽機化學等書，成數百卷。日本聞之，派柳原前光等赴局考訪，購載壽譯本以歸。今日日本所譯化學名詞，大率仍襲壽本者為多。人以此服其精審云。晚年不復里居，曾一歸建母旌節，已而仍至上海，以同治十三年與西士傅蘭雅創建格致書院，蒐藏各國儀器，資諸生考鏡。自是風氣漸開，國人皆知製器尙象之學，其端蓋自壽實啓之。次子建寅，年十八，隨父壽赴會國藩軍。時父壽方謀造黃鵠輪船，苦無師承，建寅佐之，慮乃集事。創從前之所未有，得建寅之助為不少也。建寅在上海製造局又助父壽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等船。時父壽方與西士傅蘭雅等譯西書，建寅亦所夕從事。成器象顯真附圖三冊，輪船布陳兩冊，汽機必以一冊，閘發器數之理為天下倡，關西學門戶，皆壽父子力也。已而建寅以同治十三年奉調天津製造局，剏造強水，所費視外國購者值三之一耳。厥為中國能製強水之權輿。是年總理衙門下書徵人才，江蘇巡撫丁日昌命建寅籌論時局，建寅遂上萬言書，總署稱善。時建寅已官郎中，因奏保堪充使才，奉旨以出使大臣記名建放。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稔建寅才，調總辦山東機器局。建寅躬自營度，未嘗延用西人。三年，丁寶楨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入告。奉總署傳諭速往西洋考求一切。旋授德國參贊，遂周游英法諸國，著所見聞，成歐游雜錄二冊。德國議院章程一冊，德國合盟紀事本末一冊。十年回國，覲見，奉特旨以知府發往直隸。無何，丁父艱。十二年，服闋，以兩江總督曾國荃檄調會辦金陵機器局，遂因局中機器，煉成鑄鋼及西式後膛抬槍，擢道員，奉旨發往直隸。二十一年冬，特旨召對，稱旨。尋派查驗天津威海船械。反命，留充督辦軍務章京。明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成兵法新書八冊，議院章程一冊，測地捷法一冊，進呈，奉旨留覽。旋派充農工商務大臣，專摺奏事。已去職。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調湖北總辦全省營務，並課吏館武備學堂總教習。成造船全書十冊，繪畫船線二冊。旋復督辦保安火藥局。是時，外洋火藥不入口，謀

國者心憂而無所爲計。建寅則慨然引爲己任，指授衆工，自造機器，仿西製，三月而藥成，其燃放比驗，與外洋舶來者等。而漢陽故有鋼藥廠，製棉花火藥，方以洋工罷職不能成，復奉檄兼辦，蓋建寅殫心製藥者久，期於取材自製，免仰給外人。至是日，手杵臼，視自研煉，以二十七年春造成棉花無烟火藥，意甚自憊，方蒞廠視工人配藥，卒然炸發，而建寅死。同死者凡十六人，而其製法秘無傳者。蓋建寅生平心思開悟，出人慮表，所學本之西人，而時能神明出新意。西人以製器稱，然法恒繁重，建寅每以簡勝之。至其以身殉所學，舍命不渝，此尤可以厲世磨鈍而立天下儒夫之志焉。事聞，奉旨贈內閣學士，國史館列傳，入祀京師昭忠祠及立功地方無錫原籍昭宗祠，蔭一子雲騎尉世職。

## 儀徵劉先生行述

陳鐘凡

劉先生諱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也。曾祖文淇，祖毓松，伯父壽曾，均以治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父貴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畧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指。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卽爲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創獲實多，亦校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卽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據是，則祕府所藏，卽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逸禮原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祕府，民間亦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古經之行於民間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蓋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并事考輯，所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禮經十九篇目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注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



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爲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爲禮經舊說考略如干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卽冢宰六官，亦卽六軍之將。知者，賈公彥引賈逵說，「以爲六卿之吏，則冢宰以下是。」說文鄉字注云，「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勘以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之說，符契適合。自馬鄭始以鄉吏別六官，則王國之卿十有二人，併數三孤則爲十五，迥異古說。近孫貽讓爲正義，一是折衷馬鄭，彥發實鮮。先生爰申古部，正其違失，著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又以古文尙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祕府。仁和龔自珍顯云，「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獨藏尙書。段使宮中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不知漢收圖籍，非謂詩書若實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公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知中祕古文，藏自武帝。既爲孔壁之書，卽匪嬴秦之籍。觀劉歆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祕籍，校理祕文。」所云祕藏，卽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卽劉向所司。是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既無殊本，應卽一書。龔氏所疑，不析自解。著駁太誓答問一卷。又以漢志書類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刪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爰參校異同，詳加編次，成周官補正六卷。若五官三監，五服，濮路，月令，明堂諸考，則別著爲篇，成周官略說一卷。先生說經之書，略具於此。其他間有撰述，未遑寫定。或孤文隻義，靡得而詳焉。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於定海黃氏，德清俞氏，瑞安孫氏，各揭厥識，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徵古說，足證馬鄭之違，且鉗今師之口，則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視前師爲消，而精當寢寢過之。信乎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歷檢羣籍，至於內典道藏，無不究宣。嘗取老莊荀董之書，讎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辯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辯補若干卷。呂氏春秋辯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辯補一卷。春秋繁露辯補三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王洪俞孫之所未詮。蓋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着簡畢。其精審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目成誦，久而不渝。神志亦緣是日隆。年未四十，疾疢纏綿，狄滌醫門，歲無間日。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上距生於清光緒甲申年五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六。生平精力，敏於著述，世變紛紜，匪所能悉。而以貧病故，不能忘情爵秩，時時爲僉王牽引，致不退不遂，入於坎陷。非深知先生者，孰能諒之。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



論文則考型六代，揮源兩京。嘗謂漢魏之際，文學未嘗別自成科。宋文立四學，文學乃與儒玄分館。故南史恆以「文史」「文義」并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盛。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又袁次所為辭賦詩文如干首，成左奄文集五卷。先生教澤徧中國，清季主講安徽公學，兩江優級師範，四川國學院，執經問業者幾千人。民國以來，主講北京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弟子從游者益進。聞先生之喪，莫不哀慟太息流涕而不能自已也。以某年月日，歸葬於儀徵先壟之原。妻何氏，無子。鐘凡賦性顯蒙，未足知先生之深，於其他行事不備書，書其學術之著者，與天下學人共悼之。

## 辛亥南北議和別記

無錫錢基博

譚史實者知辛亥南北議和代表之爲伍廷芳，唐紹儀而不知和議之成實成於顧忠琛、廖宇春之磋商。訂五條草約也。所謂五條者：(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爲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簽訂之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之前十三日，辛亥十一月一日。簽訂之地爲上海文明書局，代表南方者蘇浙滬聯軍總參謀顧忠琛，代表北方者保定姚村陸軍小學堂監督廖宇春，而爲之居間者，聯軍先鋒隊聯隊長朱葆誠參議者，民軍大元帥秘書俞復、北京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詒也。初唐紹儀以清內閣總理袁世凱代表，伍廷芳以民軍議和代表，自十月二十八日開議於上海英租界之市政廳。廷芳即聲言曰：「非清廷承認共和，不能開議。」紹儀奏聞清隆裕皇太后，遂召集近支王公御前會議。諭袁世凱曰：「君主民主，余與皇帝無所容心。汝可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伍廷芳召集國民會議決之。」紹儀得旨，遂以十一月十二日與廷芳簽訂召集國民會議辦法四條。徵袁世凱同意，而袁世凱以十四日(元年正月二日)通電不許。且斥唐紹儀逾越權限，准其辭去議和代表職務。而南北和議告破裂。朱葆誠者，廖宇春門生也。先是宇春及夏清詒南下，遂介與顧忠琛，俞復秘密會議於文明書局之奧室。宇春曰：「吾輩宜捐除南北成見，弭兵息民，幸無悖人道主義也。」俞復曰：「馮國璋焚掠漢口，何悖人道之甚！」夏清詒曰：「漢口之焚，聞兵家者言謂房舍密集，有礙炮火線，雖南軍亦所必焚，非盡北軍之咎也。且當日南軍罔不掩伏。」

市屋，狙擊北軍死者不少，北軍之縱火也，所以自衛而防南軍之狙伏耳。余至漢皋，諸兵蹙慘狀深歎，窮兵黷武，非所以安元元，全國家也。廖宇春曰：「漢口之焚，論者胥歸獄馮公，然漢口克復，電奏者，蔭昌也。時馮實未代，蔭昌與蔭貞奏請嚴行治罪者，首蔭昌，次易迺謙，丁士源，而不及馮公一辭，是其明證。」衆首肯，顧忠琛曰：「今段軍統（祺瑞）又代馮公將矣，聞軍統有儒將風，惜未識顏色，而馮公則於太湖秋操見之矣，嘗結杯酒之歡。」俞復曰：「馮段二公，一世之雄，豈獨於好惡同民之理，有所不解，今試問腐朽不道如清廷，果足當二公以身殉之乎？昔湯武放誅桀紂，或者以爲非常之舉，而亞聖則斥曰：『誅獨夫，以無君人之道也。』二公儒將，豈其助紂爲虐？」廖宇春曰：「然中國之軍人，祇知有主將，而不知有國，何君之與？有今北軍諸將，所以喋血與民軍戰者，非爲清廷効死也，爲袁項城耳。」俞復曰：「信如君言，則南北之爭，已不在滿而在漢，吾恐民軍將移其滿廷之怨毒，憤盈而集諸項城一人，語曰：『萬夫所指，不疾自僵，誠竊爲項城危之。』」廖宇春曰：「項城非不知民心之趨共和也，徒以各國政治進化階級，大都由專制而進於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躋共和，中國人民教育未普及，一旦躋等享共和，恐人民失其制裁而行無法律之自由，祇足以擾亂治安，破壞秩序耳。」顧忠琛曰：「法苦路易專制而創共和，美脫英苛政而建共和，幾見君主立憲之一階級者。」夏清詒曰：「北軍克漢陽，南軍取建業，勢均力敵，莫能相上，若連兵不解，作螻蚌之持俾，列強收漁人之利，吾恐四萬萬神明之胄，將爲奴爲隸，萬劫不復矣。異日追原禍始，誰爲階厲？」顧忠琛曰：「二君固渴望和平，安得項城亦同此心，總之項城贊成共和，則兵弭而中國可以不亡。項城若効忠清廷，則禍結而中國必無倖存，中國之存亡，實惟項城一手操之，儻天牖其衷，項城能傾覆清廷，庶以大總統相屬。」廖宇春曰：「敬聞命，然吾輩密室私議，其何以取信天下，儻得黃元帥（興）程都督（德全）同意，與顧參謀以委任書，訂立條約，僕歸攜以詠北方諸將，天下事可指顧定也。」顧忠琛曰：「諾，敢不如命！」是日，辛亥十月二十九日也。十一月初一日，忠琛遂攜大元帥黃興委任書，偕俞復與廖宇春夏清詒會，宇春乃提出議和條件，凡四事：（一）優待皇室，（二）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項城爲大總統，（三）優待滿漢兩方面之將士，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四）開臨時國會，恢復各省秩序。忠琛曰：「項城傾覆清室，即推爲大總統，此當然事也，不然此一廢紙耳，何必明著之條文爲哉？」遂

修正爲五條；各書一紙，忠琛字春簽名互換。字春致電漢口第一軍司令部參議靳雲鵬曰：「事有成議，請如約。」蓋字春先道出漢口與有成言也。於是第一軍軍統段祺瑞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四日聯合北方諸軍統兵大員四十二人，兵士四十萬人，電請清廷宣布共和。盈廷兇懼，明日，袁世凱通電民軍議和代表伍廷芳，磋商訂清帝退位優待條件十二日，而清帝下詔遜位矣。方顧忠琛之與廖字春訂約也，孫文未歸，既而被選舉爲臨時大總統。忠琛言於黃興，請以廖所訂約，孫文曰：「毋使我輩負諾。」而孫文之履職也，卽嚮參議院聲明暫行就職，俟政體解決，當遜位讓賢者。且致電袁世凱，宣布此意。至是蒞參議院辭職，踐前言也。於是袁世凱遂以十三日被選舉爲臨時大總統，給顧忠琛廖字春勳三位，不沒其勞也。是年六月，字春著其事而成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一書，蓋陸軍部編譯局所刊布也。都六七萬言，袁世凱見焉，大慚恨，以爲發其覆也，盡收其書，而字春遂錮不用。明年顧忠琛罷兵柄，以足疾廢於家，朱葆誠以揭討袁之旗於蘇州虎邱山上，招兵誅死。

佚史氏曰：初顧忠琛名忠琛，與廖字春訂約，索黃興委任書，誤書琛，遂更今名。廖氏書著其事曰：顧君之更名，殆以是爲吾黨運動共和之紀念乎？可特筆也。然而世之知顧廖訂約事者，卒鮮，蓋初以事屬密約，匪宜表襮，繼則袁氏柄國，諱莫如深也。今爲著其事如右。

影元大德本王荆公詩註

▲白紙每部十二冊實售十二元

▲黃紙每部十冊實售九元均連布套

乾隆初海鹽清綺齋張氏據元本翻雕四庫著錄稱爲善本其書今極難得顧其中缺去序文年譜並卷三十卷五十各末葉當時徧求不得引爲憾事現其後裔覓得元本所缺俱全洵是海內孤本用石版精印與原本絲毫不爽今由敝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詩錄

## 浩歌堂詩鈔

松陵 陳去病 佩忍

松柏行呈杏廬夫子

入杏花村。有古松。槃植于超曠之原。身輪困以磅礴。體天矯而翻掀。上聳雲漢橫槎枒。下插地軸盤靈根。精華鬱積發光怪。疑有鬼神呵護。而天地永其秋春。氣吸莊前一湖水。將以潤澤蒼幹撐微垣。惜哉遭時鷓蹇命不達。徒令終年淪落歸邱園。亦有瘦柏挺古寺。森森鱗甲非常器。與松日遙對。雨露共霑被。因嗟松已久儲材。甘淪澗壑遭屏棄。無華不慕桃李姿。特向松前呈賦媚。松耶柏耶且猶然。撫松柏者思流連。松兮根柢實牢固。柏也節操容未堅。託根既與貞松近。要在一氣相幹旋。斯則松也揭蒼冥。柏亦賴以全其天。疇云松之爲梁棟。而柏僅成桷與椽。

初秋書感

天地寬如此。伊余獨仰歎。窮愁多入抱。踟躕竟難安。往事隨雲散。人情帶醉看。絲來朱郭輩。行俠豈無端。

江行雜詩(錄二)

蜃市樓台賈客僑。空青珠貝雜文鯨。南徐風物今如許。金粉何從問六朝。  
魚龍呼嘯水奔撞。百萬蛟鼉怒未降。獨有東吳陳季子。烈風雷雨過長江。

松陵詩派行

端委化俗文明開。延陵觀樂中原回。四科言氏尙文學。宗風肇起孳胚胎。加以太湖三萬六千頃。澄泓浮蓄何雄恢。朝鐘夕毓孕靈秀。天然降茲追屈攀宋之奇才。吳歛清越實初祖。時命一篇踵厥武。(嚴夫子忌)祇憐遺箸盡飄零。剩有孤墳空砥柱。(墓在爛溪中洲上)藍

縷華路此其功。後有繼者誰與同。東曹掾史歌秋風。（張翰）先機獨識歸江東。菡萏鱸膾託遙興。江湖風味真無窮。欣然引起鬱林裔。（陸龜蒙）晨夕扁舟泛江滌。笠澤叢書才告成。松陵唱和多新製。因斯篇帙盛流傳。踵事增華發凡例。三高祠宇乍經營。亭子鱸鄉門清麗。灘名釣雪橋垂虹。風景吳江絕塵世。一時謝氏破天荒。父（濤）子（絳）先驅掇科第。（謝氏故居今號謝里村）師厚（景初）歐梅廣結交。老將句法授佳壻。（黃庭堅）維時別有儒林宗。（王蘋）時齋（沈義甫）唯室（陳長方）相追從。勉夫（王樹）繼起苦著述。遂令詩學豁其蹤。晚元寓賢惠我顧。雲林鐵簫欣遭逢。東溪（謝常）釣鰲（陶振）受其學。爭以彩筆橫詞鋒。自是人才蔚然起。瑤簪瑜珥雜蘅芷。景周（莫旦）明古（史鑑）隱漁樵。半江（趙寬）雍容佩金紫。了凡（袁黃）願力堅且弘。翰墨區區餘技耳。伯魯（徐師曾）別以經術聞。昆侖（王叔承）羨長（俞安期）才力均。道行（顧大典）風雅恣諧賞。茂甲（吳有涯）穎悟尤絕倫。扶九（吳翽）恢奇喜結客。首剏復社來佳賓。顏頤張楊作祭酒。下筆直據無縛文。一時社集大昌熾。門戶爭持立旗幟。慎交驚隱及同聲。冰炭堅牢互驕恣。弘人聞夏（吳兆寬兆宮）數鉅魁。王（錫漳）戴（笠）潘（樾章）吳（炎）更覃思。雪灘（顧有孝）屹屹詩中豪。美人絲繡多工緻。如何遺獻竟無徵。蕭落縹緲渺難致。午夢堂前日欲斜。疏香閣裏靨如花。分湖過去池亭路。中有詩人萃一家。仲韶（葉紹袁）首唱宛君（沈宜修）和昭齊（紈紈）蕙綢（小紈）爭吐葩。瓊章秀慧有仙骨。（小鸞）令嫺品藻尤堪誇。劇憐優曇僅一現。蘭摧玉折紛流霞。天崩地坼海田易。頭陀行者空吁嗟。吁嗟世變極紛綸。唱和東湖大有人。（吳易史玄趙渙號東湖三子有唱和集）時窮共賦亦君詠。力竭終爲勁節臣。指南後錄滅沒不可見。伴狂晞髮何年春。（沈自駟自炳孫兆奎趙庚包振包捷其集今皆散佚）而況今茲禁忌重山嶽。不祥姓氏烏容陳。月泉吟社良非舊。制作新朝誰不朽。最初首出橫山翁。（葉燮）獨立蒼茫自爲偶。論詩忌熟而喜生。陳腐之見寧復甗。當時門下頗矜持。（星期與堯峯不相能）晚年乃得歸愚叟。別裁訂定詩徵刊。流派吳中迄今久。（阮亭見稿士曰橫山門下尙有詩人後袁林邨景輅從沈學選刊國朝松陵詩徵悉秉沈旨云）虬亭（徐鉉）改亭（計東）次第興。稼堂（潘耒）玉樵（鈕琇）才崢嶸。愚庵老儒（朱鶴齡）重經術。箋社亦荷虞山稱。秋風一夕悲笳鳴。邊城七月黃塵生。才高何爲苦行役。麤糲羈鶴多哀聲。（吳兆騫出塞著秋笳集有羈鶴賦）健庵尙書重氣誼。獨以著作

(長白山賦)呈明廷。遂令漢槎得邱首。麟麟志學同遐征。(明時沈志學同和會試錄趙鳴陽書藝中元趙另構中第六事發廷試沈梅花詩百韻頃刻而成帝意解將宥之然卒論戍後得遇赦還云)烏虜諸公盛才藻。譬若初唐話天寶。後來誰與鴻詞科。就中獨有湘南老。(顧我綺)惜哉徵書到已遲。玉樓去赴修文早。三江(迳雲龍)果堂(沈彤)俱負名。何事公車竟潦倒。頻伽先生洪彭儔。(郭慶)奇才葛儻時遠游。江淮南北大名滿。依稀天馬騁驪驪。亦有史(善長)顧(日新)富篇什。蒼涼激宕聲勁遒。袁(棠)朱(春生)徐(達沅)鄭(璜)俱環拱。猶之亭云宗岱邱。蘆區自古多英傑。朗甫中丞尚清節。(陸曜與郭慶郭鳳俱蘆區人)杯水不飲重雲開。夢中得句尤奇絕。巽齋北溪(踐大培王元文)並切礪。忘勢交情異攀結。於時繼起稱三張。淵父儒者號最良。(張履)鱸江(士元)雅與惜抱近。鐵父(海珊)恢廓駒昂昂。俱以學術重聞望。閒來唱和多篇章。徵君(翁廣平)贈公(殷增)盡努力。關懷文獻思悠長。先民遺什互編纂。昔者幽隱今俱彰。(翁氏頗事搜輯般有松陵詩徵前編)厥後茲事遠衰替。董(夢蘭)任(廷陽)陳(壽熊)沈(日富)實津逮。(四君並佐陸曰愛輯松陵詩徵續編)幸翁(莊慶情)苑齋(李齡壽)致意深。韜廬持律尤沈細。(柳以蕃)主張壇坫卅卅年。遺集流傳見孤詣。烏呼諸老盡仙游。後顧茫茫問誰繼。不才生晚聞道遲。四無依傍疇云師。爲憂詩派數將絕。追維先輩長歎歎。

獨步垂虹亭望積雪並追懷顧雪灘諸先哲

一夕朔風緊。大雪紛如埃。瓊英滿郊坰。罩地清光來。放步出東郭。縱望開吾懷。踟躕上垂虹。恍惚登瑤台。孤塔聳雲表。危機臨水隈。羣鴉競亂飛。入暮林未歸。噪寒啞不聲。拍翅重徘徊。緬懷釣灘人。一去今未回。亭空逼寒氣。橋橫餘莓苔。森森松江流。咽塞久不開。寧關節寒沍。雀浦成阜堆。憶昔承平時。風雅多雄恢。斗大松陵城。而有天下才。此間足勝游。清酒時一杯。雪擁雪灘叟。釣雪盈瓊瑰。於時良不遠。興衰遽遞催。遺獻半淪喪。斯文餘劫灰。有如此類景。一白無根夢。臨風發浩嘆。悲壯聲如雷。

冒雪渡龐山湖至同里

征夫苦行役。衝寒過長川。艤舟不遽發。待渡虹亭前。積雪滿郊野。極目邱山連。東郭繞如帶。北去殊蜿蜒。危塔了無傍。餘緒猶鮮妍。周覽

愜懷抱。寒裳渡清淵。紛然霰又集。愁雲籠八埏。野航窄如甕。破颿欣高懸。舉眼望湖際。一白無中邊。枯葭更蕭瑟。殘蓼空委填。斷岸不復見。何處尋葑田。野鴨多哀聲。畏寒不得眠。羣游忽振羽。拍拍猶連翩。回頭矚雲表。玉虬爭舞旋。恍覩玉京侶。下挈凌波仙。翻幢播光怪。一氣何纏綿。森森笠東水。莽莽瓊瑤天。對景若有失。北望且扣舷。(時有建儲之議中外憂危方甚)去去入里閭。來結塵中緣。

詠懷

北上黃金台。南望瑤華宮。樓閣鬱然起。別殿紛穹崇。長廊互復連。欲斷時還通。魚鱗帶星落。門戶開千重。獸環忽振響。噌吰如叩鐘。芳椒蕪未停。香露疑溟濛。明鏡閃流電。華燭回昭融。佐以馳道迴。馬去猶飛龍。輪舟踰宋製。飛車來異邦。翠華幸來御。顧視生春風。萬物不常好。盛年難再逢。及時弗行樂。後悔將安窮。不見驪山籠。敵騎夜傳烽。(此指頤和園)

王子去求仙。國相並學道。辟穀事赤松。吹笙入瑤島。古來卿相豪。妙不逐幽討。而况秦漢王。努力祈不老。而况周天子。八駿謁神媪。塵世多羶腥。習見動煩惱。肥甘豈獨饜。狂瀾奈奔倒。濁世誰與謀。去覓商山皓。奇服與危冠。翩翻集羽葆。庶幾偉術神。一洗中原繖。詎知王者師。得力在弘抱。圮橋一卷書。區區烏足寶。不然張子房。史曷紀枯槁。懿歟宜聖梓。不載安期棗。(此指義和團)

胡馬西北來。鞞鼓震天起。被命赴朔方。征兵集帝里。捲甲夙昔馳。裹糧不敢止。出自薊北門。東趨燕台市。朔風淒以號。蕭蕭易水涘。樓櫓鬱層雲。旌纛蔽高壘。誓師淚盡枯。瀝血酒同醴。詰朝赴軍前。舍生惟一死。鋒鏑固恒情。機弩益奇詭。幸而克敵師。否則葬沙裏。生爲人中豪。死作節烈士。庶貽千載名。忠義耿青史。寧肯懷兩端。等彼首鼠技。倖生維一時。醜態中外恥。(此指各省勤王)

北地多哀鴻。流離遍中澤。午夜更悲鳴。如訴復如泣。似言故巢傾。卵雛並毀折。近且喪其雄。孤獨不成匹。鷺鳥來朔方。殘忍莫可說。驅之強使飛。勞勞不得息。幸而事偵羅。甚且被凌逼。含忍得暫生。否則瀉毛血。自維賦性奇。守義更知節。奮飛計未能。寧爲牢籠屈。堪憐失羣鳥。競蹈烈士烈。(此俄人驅逐東三省婦女死黑龍江中事)

伍胥亡命徒。逼迫事奔走。落落韓淮陰。漁釣亦徒手。天下皆鄙夫。烏絲覓殘糗。世無皋伯通。梁生終杵臼。何圖兩英雄。蹙蹙晤賢婦。腹鼓



瀨水瀕。飯飽漂母缶。王孫自可哀。千金直堪醜。水鑑出裙釵。斯恩實深厚。所以鼎鼎名。千秋俱不朽。緬彼翺霸功。宜哉軼前後。我本曠懷士。闊達多任情。邊幅不加飾。窮愁時獨盟。結交得數子。慷慨皆豪英。諒我不羈性。策以千里程。寶刀一脫手。肝膽相吐傾。夫惟大雅故。卓爾乃不羣。嗟嗟巾幗儔。夙昔昧生平。虛譽謬甄采。巨眼竟垂青。冠履有反覆。知交難久并。馨逸感卿意。結草期來生。

初春退思草堂見霧遲沈六不至（辛丑）

盈庭曉霧壓莓苔。花蕊迷離看幾回。紫燕窺簾猶自去。子規啼血始聞哀。紅茶寂寂留香住。綠萼沈沈照水開。料信故人違昨約。探梅莫肯破寒來。

## 夏廬詩鈔

胡光燁 小石

庚申二月二十九日龍華鎮觀桃花循江上游眺

采春春已遲。稍嘆芳林碧。餘霞照空江。落日不成夕。翦錦猶十里。如練定幾尺。青袍承繽紛。忍付寒流滌。枯菀詎天心。成蹊徒在昔。思隨白鳥遠。怨與紅英積。吳淞似瀟湘。煙波暮何適。不見汀州人。無言持自惜。

## 夜雨寄翔冬

青天無盡淚。灑作纏綿雨。幽客淚未枯。畏雨如畏弩。鐙窗搖海氣。風條夏蟲語。胡牀坐觀兵。震瓦播萬鼓。餘滴在南簷。猶作吞聲苦。念汝荒江人。懸吟方畫肚。仰天鬚何豔。向壁影失侶。牛頭青峨峨。萬歲長壓戶。願天莫雨淚。願天但雨乳。取乳爲子酒。一飲忘二五。

## 月下雜詩

孤輪亦已勞。長夜何預汝。輾轉鬥幽昧。心寒腸更苦。青青一寸光。慰藉到萬古。但照癡兒夢。莫照鄰雞語。月午癡兒鼾。雞鳴癡兒舞。江山噤無聲。涼光與悲態。沽舶檣如毛。參差破海氣。廣衢數人影。流颼吹我帶。獵獵車馬場。動靜成異世。花梢結紅露。滴瀝姮娥淚。物論誰能齊。天地有通蔽。

鳥是日中靈。夜月下啼。眼亂綠白曉。流照還相期。西川有奇鳥。自名曰子規。形化魄不死。漂搖聲正悲。二鳥古同命。顛顛東與西。朝陽今何許。失路分餘暉。

瘦月如激箭。洞我玻璃窗。吹燈理秋夢。形隻影則雙。翹首破鏡中。山河影幢幢。山河影在天。支離恨在腔。枕底撼回風。竟夕如翻江。平生愛黃昏。哀樂同一瞑。癡慕誰飼汝。吐曜常盈盈。萬形爲汝復。萬愁隨汝生。所以青牛翁。覺額在聰明。嚴霜摧江楓。乾雨聲滿庭。雨聲雖自急。聾者不解聽。

紅樓幾宵光。漆髻成秋草。如何團團月。不照青天老。假我奇肱車。乘之向蒼昊。俯視恆沙星。野馬空擾擾。蠶睫攢萬蠕。所爭惟一飽。列李奮爾帚。八垠與蕩掃。陸沈豈不劇。太平在冥杳。

誰將一片月。委之在窮巷。以彼彌天光。照此醜雞甕。韜精古所許。投暗能無慟。長庚汝死友。萬劫誓相共。嗟嗟塗上士。巢覆卵猶夢。滔天詎有終。同穴螻蛄鬩。

辛酉仲春陶然亭登眺有懷江寧舊游並寄漚翁仲子

春寒羈鳳城。二月柳如夢。牢落南客身。斜日與之共。江亭爾辛苦。百歲被塵鞿。撐空憐閣孤。延爽欣窗洞。茗罷一巡簷。壓帽西山重。積潦寫天心。青青不可弄。墻角得老圃。菘韭手自種。城中已飛艇。斯人方抱甕。審臺新鬼場。蓬顛行瓦縫。晚煙一鐘聲。稍定飢鳥鬩。支頤更何念。念我滄州衆。投荒各湖海。所剩漚與仲。仲也守玄文。擁鼻日窮巷。漚翁懷耿耿。龍德矢勿用。而我畸零人。傷美目屢送。相思不相見。南雲遠於宋。北湖芳樹紅。靈谷流鶯縱。滄桑嘉麗地。天爲幽吟供。星髮甚駭鬱。稍逝詎能控。慰藉有江山。磧礫足親從。興來把臂去。獲句好寄誦。阮生千古愚。空山但聞慟。

山中

獨向深山深處行。道人擁帚笑相迎。清絲流管渾拋却。來聽山中掃葉聲。

大石橋

大石橋邊莎草春。青溪兩岸柳條新。可憐舊日經行地。踏盡楊花不見人。

寄憶翔冬臥病牛首山

孤館吹燈坐海風。斗昏眼勸夢誰同。憐居此夕荒山寺。天闕迢迢一病翁。

掃葉樓弔盧江寧

白尺紅闌低暮雲。微風鐘起萬家聞。荒江斜日都依舊。不見當年盧使君。

清涼寺同胡三陳仲子作

扇底江山莽夕煙。斜陽紅到石城邊。烏紗對飲清涼寺。願夏傷秋又一年。

麟昌師

禮懺觀心十二時。吳霜隨分點虬髭。郎當牛首巖前客。意氣龍堆馬上兒。

贈胡三

一個人間胡叔子。朝朝抱甕臥窰灣。有時白日不肯語。看罷江潮獨自還。

咏陳仲子

奇望街頭風雨漂。於陵井上李花彫。濁醪一斗誰相問。堪慰玄文是寂寥。

咏王孝廉

羸馬當年向武陵。峻嶒釣碣敢相侵。秋風一夕塘蒲晚。獨坐空城作越吟。

寄柳大

落日還聞采白蘋。汀洲行盡不逢春。城南明月休相照。愁殺吳興姓柳人。

寄翔冬

不見胡三抱甕來。羊裘捉鼻自知哀。江城秋盡丹楓舞。一日橋頭醉幾回。  
月

故鄉一片兒時月。海上隨人更可憐。披衣自下重幃睡。不放清光到枕邊。

調翔冬

踏壁噴雞亦太癡。盡驅萬感敵枯髭。彌天四海城南月。獨照秋床賈島詩。

己未初夏游北湖同胡三陳仲子流連昔游愴然有作

花笑煙啼鏡裏粧。迎船無復舊垂楊。湖南蒼姥還相識。彈鴨當年側帽郎。  
刺水菱兒綠上眉。團洲又是養蠶時。雲雷接葉纜車動。誰許懸宵一寸絲。  
桓桓華表前塵在。落落黃鱸後賞多。唯有胡陳堪老大。留將青鬢照山河。

題黃生獲石圖

道光中山陽畫師黃葉邨穿池得石几，有題字曰留贈山人，黃葉邨題自爲圖記其事，亦鍾離得壁之流也，圖今歸丘姓家，  
破冢黃頭那偶然。淮南月落夢如煙。從今更與披圖住。藁木觀天五百年。

贈同門劉生賣卜金陵市

劉生豪氣未能除。白首拋將馬隊書。漠漠橋亭風雨裏。下簾一醉更何如。

睇陽詩鈔

陳延傑



飲錢茂萱宅。座上有杜二胡三將之廬州茂萱亦將歸山陽（宅與余家隔秦淮一水間）

眉睫秦淮一葦杭。鴈天銀燭飲華堂。幾人失意東西去。牢落陳生鬢點霜。

齋中讀莊子對雪作

坐上雪花壓幅巾。偶披莊子攬芳醇。死屍生脊都冰冷。不受人間一點塵。

齋居憶山中作

謝客棲會稽。剖竹而出守。歐陽貶夷陵。吏役有奔走。兩公憶山吟。憤懣出一口。而我思嶽麓。每每亦詬負。昔歲秋八月。舟下雲夢藪。躋險傲屋居。山幽信可壽。橘柚滿林霜。垂穎千百醜。摘之黃且潤。甘芳沁心垢。小立愛晚亭。丹楓絢巖阜。其上有飛泉。響若鳴佩玖。老樹絜百圍。上蔽日半酉。蘚石怪嶙峋。萬壑秦圈臼。枝節到上方。捫天一伸肘。衡山七十二。峯峯皆見首。俯瞰湘之水。煙淼納戶牖。亦嘗弔湘江。扣舷醉以酒。叫雁下汀沙。悽愴江潭柳。歸來偃舊廬。嵒然似喪耦。塵瞖不可居。文字成芻狗。思樂某水邱。夢寐十八九。間尋江南山。悠悠皆喑嘯。

褚玉尺樓近詩

雲間姚鵠雜

莫愁湖晚眺偕朱叔建

夕照屢收人事去。獨留亭榭對荒寒。一湖春穀才勝漿。四面煙螺欲到欄。幾過門間青鬢改。舊題壁處碧紗殘。閒身踪迹依名勝。剩欲江頭辦釣竿。

京口車站傍荒潭野藕離披垂欲花矣

柳絲風軟不勝鴉。染碧荷潭雨蓋斜。一種懷奇難洩處。悄無人地作高花。

除夕

世季身窮歲欲遷。高樓聽雨廢宵眠。十年治亂空經眼。一士升沉敢問天。里社春盤聊命侶。江湖晚計剩求田。平生回首堪惆悵。欹枕前塵半化煙。

奉題陳散原丈手錄別墅詩卷

白頭臥江海。拄腹萬言辭。道大天所壽。詩鳴世可知。東城清水石。深坐古鬚眉。瞑念高山在。平生有本師。

與慕韓先生齋舍相接而兼旬不晤我又方春而病坐臥無慘雜書投之

與君各復謀一口。濡首泥塗利趨走。君之出矣我弗歸。亦勿相思記誰某。人言氣類有至感。醞釀芳馨比醇酒。病來我久斷盃觴。故宜不更思其友。昨朝我出鍾山下。蹶蹶轅前馬如狗。春風雖至我更瘦。但見綠肥萬楊柳。君行日日何處所。亦對芳菲思我否。我齋庭右兩青桐。略有清陰張戶牖。君齋桃樹已發花。想見巡簷時仰首。春物雖美人意非。空復推排成老醜。中年憂患裏重圍。海藏雋語我聞久。君亦弗拈髭。我亦弗叉手。飲醇被紉千萬壽。人生何者爲不朽。

呈蔡孟齋

微命飄飛不自驚。祇餘詞老送平生。一寒作雪天初大。盡日看山夢不平。閒事商量當竿牘。篇章佳惠敵連城。未須清潤成回首。浩蕩煙波識此情。

寄沈平原丈南梁

緝緝猶爲世所尊。木棉風起數江村。角巾錦里多閒日。竹箭南州出坐論。觚落自慚三語掾。媛姝獨抱一家言。斜陽煙柳看看在。更遣新詞寫炤存。

呈陳劍師

夫子不出世。其道古之直。縱橫吐文字。睥睨一世隘。高名動卿相。堅臥桐江側。奇憂禁世變。肝肺老更烈。昔年荷衣拜。講授略可憶。丁儀

工小文。彌念得師力。浮辭送壯歲。愧歎滿胸臆。  
咄哉石遺語。身世同江都。述學經儒言。造詣殊不符。夫子古振奇。志業希孟軻。著書滿天下。踪迹依菰蘆。門人有私議。或者龍川乎。永嘉百代傑。遭遇嗟坎坷。發舒會有待。卓絕固不磨。

### 造自然齋詩稿

顧實

日本民中崗坤一（年十九歲）手刃首相原敬

馬遷之史雄。翔意紹春秋。昔讀刺客傳。昭昭識其由。官長而不仁。匹夫篡侯頭。貪暴惴惴懼。豈弟大漢流。自爾千年絕。誰者知音儔。日月晦未已。理失野可求。我慕子長風。不圖在靖州。昔年炸大隈。今歲刃原敬。鮮民誰無死。式此青年行。

六朝松（辛酉冬作）

淅淅浩身歷重車。寂骨交寒一老松。萬物迷如行大海。百花盛不到隆冬。道窮自有宣尼狗。朝隱誰知李耳龍。臘鼓聲催春欲近。秣陵山色曉來濃。

棲霞山望棲霞寺

石頭城畔大江流。親說棲霞話種因。往古來今皆彼岸。牽天繫地是吾身。英雄肝膽酬千聖。菩薩心腸報萬民。此願無窮樂無極。甘摩頂踵證能仁。

除夕

扶輿磅礴起風塵。遂勁山河就主人。但使北門安管籥。終教東海逐波臣。鼻觀玉柱仙無夢。手握金刀道始真。利濟未能憑尺寸。祇餘浩氣四時新。

有感

塵寰何處溯初元。瞑目窮追萬古魂。彼此一心分物我。殺生兩字定乾坤。域中才子籠中鳥。海上名王俎上豚。只有鳶飛魚躍樂。舉頭俯仰欲無言。

### 歲暮述懷

吳江冷

人生難百歲。一歲又將殘。尙有并幽氣。不知行路難。壯遊三萬里。走馬過長安。風塵遇豪俠。相交出肺肝。脫裘換美酒。江山帶醉看。猶留長劍在。啼笑說中原。

### 子夜雄歌

前人

夜寒不寐起徘徊。悄拔龍泉舞一回。國事蝸蟻心事惡。熱忱未已壯心灰。自憐入世過二十。令德令言無所立。徬徨終夜漏將殘。銀漢無聲百憂集。男兒底事苦煩憂。腰間猶繫古吳鉤。何如怒馬出塞外。長纓繫取單于頭。中原難覓青雲路。豈儒早自成名去。賀蘭山下玉門關。正是他年立功處。

### 秋懷八律

步杜甫秋興原韻

孫景謝

蕭瑟金風鬱滿林。空山古木氣森森。一天涼月自明滅。萬戶炊煙時曖陰。大海風雲增客夢。中原離亂繫人心。滄桑世事何堪問。愁聽聲聲入夜砧。

荒村日落路橫斜。身世蒼茫感物華。關塞蕭條人死。笛。江湖憔悴客乘槎。月明霜冷淒征鴈。風急天寒咽暮笳。寂寞疏籬秋色晚。捲簾人影似黃花。

疏星三五駐斜暉。寂寞鄉村樹影微。江上白雲隨鴈盡。山中紅葉繞風飛。蕭條村落災荒徧。冷薄人心古道違。太息江南罹浩劫。鳳凰池畔野花肥。



飄搖世局等殘棋。露跡萍踪我更悲。明月登樓懷古意。黃花照影醉歸時。蒼生野外啼寒遍。白騎金門待詔馳。烽火隔江誰擊楫。茫茫前事不堪思。

登高橫矚舊河山。緩步閒行莽棘間。寸草有心憐日月。千鈞無力扼江關。渚中蘆荻牽秋夢。門外風霜老粉顏。逝水年華增夙感。無才續史敢希班。

嗚啾小鳥怨枝頭。蟋蟀聲中一院秋。叢菊半開朝露薄。梧滿地晚風愁。空休日莫憐烏鵲。孤渚霜寒宿鷺鷗。總是蒼涼身世感。瀟瀟風雨黯神州。

漢家上將久無功。鼙鼓聲寒暮日中。午後悲笳沉落月。秋窗戍夢冷西風。談兵海上天方白。看劍燈前淚欲紅。作賦空教哀庾信。煙波何處問漁翁。

歷歷山村逐日遙。行吟晚眺立寒坡。野人放宕歌三疊。詞客舒懷筆一枝。鷗鷺衝寒秋水澗。江山如夢白雲移。蕭騷俛仰終何事。愁看隋堤弱柳垂。

### 贈張大伯權

徐書簡

張生襟懷何曠然。鄙夷富貴如雲煙。有田千頃不任耕。一生蕭灑江城邊。高談雄辯頗自喜。氣慨往往驚四筵。好客不說孔文舉。門庭廚顧常聯翩。就中年少我最狂。拔劍斫地猶王郎。惟君酷愛不羈性。嘉肴旨酒時同嘗。設榻兼旬不厭煩。三子殷勤亦侍傍。放歌惟苦日不足。日暮呼兒更秉燭。論交原貴情不渝。嗟彼世人爭反覆。

### 春日

前人

無端楊柳又婆婆。草長江南綠漸多。試問十年成底事。春光都付客中過。

### 感時

王漢

龍蛇陡起中原陸。歷盡紅羊劫未足。南北於今已劃分。其間又自分。南北吁嗟國勢如散沙。安得亡之其不速。欲泣不可近。婦人聊作長歌以當哭。吾聞古者有李牧安邊存趙國。以福同時更有廉藺交。混釋猜嫌柱危局。狂豪尤仗四公子。力却強秦同一鵠。解紛排難推魯連。義氣排雲企芳躅。他如朱家郭解之游俠。奸佞遇之並奪魄。嗚呼往者長已矣。後之來者問誰屬。我欲重披貨殖篇。一甦凋劫措危迫。別窺民約續盧騷。喚起同胞叩當軸。吁嗟書生隻手當奈何。獨立孤標愧松柏。

### 聞鷓鴣

曹繼韞

鷓鴣聲起處。一帶亂山低。蒼莽人何在。芊緜草獨萎。風輕花正落。天遠雨還迷。懊惱行人去。吟成倍感悽。

### 清明

前人

風雨連朝冷。棠梨幾樹華。離懷愁夜永。別緒訴天涯。祭掃情何切。飄零信自賒。一杯寒食酒。誰與話桑麻。

### 山色蒼寒暮天欲雪

前人

落日銜山際。蒼蒼任獨看。祇緣天欲雪。竟爾氣凝寒。詩思寰中悟。雲容野外寬。何時高士臥。玉戲遍峯巒。

### 寒夜

前人

月華如水碧空淨。夜靜多寒玉漏遲。窗外梅花如解意。故教疎影入簾帷。獨倚熏籠弄碧犀。低帷人坐小樓西。凍雲如墨霜如雪。淒絕寒烏半夜啼。

# 詞錄

## 霜崖詞

### 浣溪沙

長洲吳梅

薛素素爲王伯穀畫馬湘蘭小影今藏周夢坡處因題此解

小市紅梅結比鄰。露蘭題壁已無痕。落花門巷說長春。白練裙荒憐夢雨。秦樓月黯散歌塵。干卿底事獨銷魂。  
（白練裙秦樓月二傳奇明人賦湘蘭素素事）

霓裳中序第一 畢節路君金坡朝鑾見訪京寓爲話南都近事賦此

南雲夢故國。墜葉青溪無信息。何處夕陽巷陌。記花榭試燈。星橋橫笛。關河浪跡。料那時鶯燕還識。滄江暮。碧城賦別。冷落舊瑤席。凄寂。鳳臺春色。待問訊西州倦客。蘭成詞賦自惜。玉井落荒。錦嶺雲隔。斷紅留醉墨。但鏡裏秋絲未白。霜風老。京塵衣袂。去住兩難得。

### 壽樓春 和金坡

吹瓊簫商聲。記丁簾絮語。曾賦閒情。可念朱樓殘夜。坐花調笙。思俊侶。多飄零。料近來秦淮潮平。縱畫裏題香。愁邊款酒。無奈對新亭。春明外。涼風生。想西陵杜曲。應有流鶯。又恐紅綃留字。紫雲知名。楊柳色。今年青。聽笛中梅花江城。正詞客傷高。吳霜鬢星。秋滿庭。

眉嫵 壽石公璽見示近詞拈此贈之

看斜陽煙柳。淡月霜花。彈指歲華晚。未了羈遲恨。東華路。匆匆芳意都變。破衣漫典。怕舊時。鴛淚無限。更淒感。鶴夢遼西醒。甚歡事天遠。回眼。蓬萊清淺。早謝堂人散。青鬢應換。零落紅桑影。江南地。橫塘梅雨腸斷。醉歌自遣。對少年金縷愁展。又秋冷。蕢洲。誰惜取寸心怨。

### 玲瓏四犯

陸惟鈞

澹日雲繁。高城風定。登臨秋事誰主。抗歌千載。意倦仰尊前。趣。嘯鷗又傳秀句。記年時玉山歸去。兩袖黃花。一林霜磬。唯有月無語。吳天幾回鷗聚。甚銅鑿。偏清思。難訴柳絲吹夢。老影事沉江。暮鈿車漫上南朝寺。問金粉而今何許。看一片江城。又疎鐘繞樹。

### 木蘭花慢

前人

借曉春晚步秦淮

過長橋晚渡。看殘日下層樓。正十里珠簾。香迴金粟。山勒清秋。重遊燕歸甚處。想雕梁前度。夢應留。料峭心寒錦字。蕭疎芳約蘭舟。凝眸往事碧波流。雁影落西洲。便脈脈垂楊。冷冷湘管。畢竟工愁。回頭幾家巷陌。又琵琶彈怨入涼州。多少人間離合。傷心付與閑鷗。

### 台城路

前人

白楊老盡江南夢。蕭蕭又逢秋暝。曲岸籠煙。疎林糝碧。高館時來。雁影登臨漫省。正數遍黃昏。轆轤金井。一笑憑欄。滿天風露沁衣冷。少年幾回羈旅。玉階芳草遠。清思偏永。翻草廊閣踏歌聲。倦靜鎖一庭幽景。霜腴試整待譜入。么弦不堪低聽。回首西風亂蛩猶未醒。

### 浣溪沙

前人

樓外輕帆帆外星。人間天上一程程。西風吹面酒杯輕。客裏歡娛拚睡夢。眼前時節幾陰晴。可憐秋盡月猶明。一夜清暉滿袖羅。玉箏調柱入銀河。聽來腸斷也無何。只恨年來遲睡慣。不關當日用心多。人天相對况蹉跎。

### 一萼紅

趙祥瑗

重九登雞鳴寺

展西風。正山高雲淡。衰草壓霜濃。籬菊黃初。江楓紅半。是處煊染秋工。漫惆悵人花俱瘦。看碧波天色漾晴空。古寺鐘殘。長干歌歇。幽趣誰同。難得良辰佳景。奈茱萸消息。客裏匆匆。眼底湖山尊前花絮。依舊煙月深籠。最關心斜陽樓外。又瀟湘帆影幾重重。收拾詩情酒



意付與飛鴻。

## 甘州

前人

寄揚州舊友

正蕭蕭。落葉舞疏林。波寒洞庭秋。念霜隄風緊。星橋月冷。誰賦登樓。隔岸漁磯燈火。寂寞鎖瓜洲。只恨孤舟小。不載離愁。惆悵大江東。去甚銅琶鐵板。老子風流。歎蘆花凝怨。吹白少年頭。又天涯。幾聲歸雁。怕今宵有夢到揚州。憑欄望。舊經行處。煙樹悠悠。

## 尉遲杯

前人

臺城閒眺

臺城路。冷瑟瑟。畫出三秋暮。茫茫兩岸蘆花。棲宿沙鷗何處。濃霜蔓草。渾不管。王孫舊情緒。怕東風再綠江南。做成千古淒楚。回思寂寞齊梁。贏多少。人間煙散雲聚。賸水殘山斜陽裏。還看到滄桑幾度。但蕭寺疏鐘又起。似訴我當年斷腸語。更那堪。落葉颼颼。點波高下如雨。

## 洞仙歌

前人

秋柳（用東坡韻）

秋光凝碧。漸飛鴉倦後。脈脈殘陽度。衰柳舞西風。少有舊日溫柔。空曠取一抹長隄疏秀。陌頭搖落久。綠暗紅稀。醉眼朦朧困晴書。曲罷渭城時。燕子歸來。應笑我十分消瘦。怕短笛無情出層樓。又惹起閒愁。翠眉頻皺。

## 清平樂

李萬育

竹簾誰捲。風度牙籤亂。坐起披衣寒不管。知是晝長人倦。花開未見人面。西園黃蝶飛來。好夢何妨驚去。黃鶯啼上江梅。

### 八聲甘州

前人

望盈盈湖水。鑑微波。波平臥沙鷗。蕩行行鴻影。沉沉山色。風撼高樓。更是山空木落。寒氣上征裘。細把鐘聲數。塵事悠悠。歷盡關河千里。甚扁舟不繫。又入窮秋。笑經年負笈。花也替含羞。問朱顏能長駐否。怕鏡華一樣付東流。雄心在看南都月。且自勾留。

### 桂枝香

袁鵬程

中秋登臺城玩月

吳峰送碧。漸霧沒遠空。蟾耀孤白。猶有纖雲。弄巧夜寒無迹。湘川萬樹霞如綺。望長天幾多愁色。渚鴻流韻。階蛩絮語。留伴遙夕。問舊日蕭梁故宅。便重過臺城。誰試游屐。回首家山路。杳自憐羈客。玉欄露潤芳塵裏。想今宵香冷瑤席。夢魂千里。嬋娟天半。畫樓橫笛。

### 菩薩蠻

胡士瑩

夕陽霞尾明還滅。遙山欲度眉峯碧。記得別君期。月明三五時。花闌鶯亦懶。紅雨驚春晚。風絮亦前因。羅衣嬌淚痕。鳳樓塵鏡金微索。雁痕簾影思量著。秋夢淺無憑。五更燈半明。蟲聲聽不得。今夜初三月。休去倚闌干。西風寒不寒。

### 齊天樂

前人

江樓秋望

楚天木落。關河迴。淒清又成秋境。短笛吹寒。孤砧搗晚。愁裏不堪重聽。斜陽送暝。漸數盡歸帆。落潮風勁。回首黃昏兩三星。火照人冷。葍鱸風味正美。秣陵留滯久。歸夢應醒。指月心情。拈花意緒。杯酒何時相證。登樓漫省。縱蘭芷香多。問誰堪贈。見說瀟湘。近來無雁影。

### 踏莎行

前人

雁索歸心。蝶憐臙粉。翠蛾曾把春衫印。月明衾冷兩邊同。更緣何事勞方寸。

珠。極。拖。香。玉。釵。敲。悶。天。涯。易。向。闌。干。近。夢。回。酒。醒。薄。寒。時。從。今。祇。有。相。思。分。

### 孤園讀書圖

王玉章

商調山坡羊

那壁廂荒園衰草。這壁廂空齋月小。忒楞楞疎櫺透風。便塔前落葉無人掃。風雪高寒光映楚。騷三更尙見燈留照。五夜時聞鴉催曉。寥寥。春花沒幾朝。遙遙。秋蟾沒幾宵。金絡索待春來齋前蝶影搖。簾底春光惱。一陌東風喚起愁多少。吹來柳絮飄望亭皋。宿霧林中鎖小橋。殘紅影裏啼歸鳥。縱妙手王維難盡描。舒懷抱。狂歌並寄一聲簫。有什麼美酒嘉肴。好春景匆匆了。梧葉兒待夏來青溪滿。碧蓮高。日長晝夢難消。但值着桐陰轉。午紗窗未曉。手倦書拋。那裏有冰瓜雪棗。黃鶯兒待秋來墻外葉蕭蕭。聽蟲聲似怒濤。滿庭風雨重陽到。輕寒已交。銀釭半銷。幸露螢清夜書幃照。恁蕭條。空塔佇立。書劍兩無聊。貓兒墜待冬來明窗綠几。瑞雪砌瓊瑤。火熾金鑪茶味高。檐前梅放一枝嬌。今朝好。一似舊時堂燕重認林巢。尾聲一園景物依然好。則落得書生風調把不脫窩臼的功名一例拋。

### 邊愁

前人

羽調金鳳釵  
玉關外。古塞邊。瀚海茫茫塵起。殘陽倒影山巔。一線平沙萬里。悲嘶寒光映拂。壯士衣陰風動搖。上將旗戍樓中。笳吹低待黃昏。笛聲慘悽。更牙門五更烏夜啼。楊柳橋西。又秋花滿地。怎壯志難消。中宵幾度聞雞。前腔金聲振。遠岫鳴。岸斷潮來江底。看荒墳細草斑斑。多少英雄短氣。天西風寒凜冽。月浸隄愁雲暗籠。鳥倦飛。點清霜。燐火低澹煙中。亂山曲溪。長亭短亭。行客稀。遠樹如薺。望鄉關。那里。怎歲近清明。還陰風雨雪霏霏。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名 人 尺 牘

歷代名人書札	二册	四角	歷代名人書札	四册	六角
歷代名人小簡	二册	二角五分	歷代名人小簡	二册	二角
范文正公書牘	二册	三角	司馬溫公書牘	二册	三角
歐陽文忠公尺牘	四册	七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蘇東坡尺牘	四册	六角	王介甫尺牘	二册	三角五分
黃山谷書牘	二册	三角五分	張南軒尺牘	二册	三角五分
陳止齋尺牘	一册	二角五分	陳龍川書牘	二册	四角
王梅溪尺牘	一册	一角六分	胡澹庵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呂東萊書牘	二册	三角五分	陸象山尺牘	四册	六角
陸渭南書牘	二册	三角	文信國書牘	三册	四角
姚姬傳尺牘	二册	四角	賴古尺牘新鈔	六册	三元二角
歸震川書牘	二册	四角	史忠正尺牘	一册	一角
錢牧齋尺牘	三册	有光紙五角 連史紙七角	袁簡齋尺牘	四册	六角
曾文正公尺牘	四册	六角	曾文正公家書	八册	五角
俞曲園尺牘	二册	四角	吳摯甫尺牘	七册	一元六角
朱文公尺牘	四册	六角			



# 通訊

## 易吟邨來書

斟玄吾兄閣下，奉書並國學會簡章，諸君子維系文化，以光國典，甚盛，甚盛！承屬投藁，至爲榮幸。拙著楚辭補校，比時隨讀隨記書端，並無副本。早年劉君索藁，曾錄數葉塞責。國故中輟，未續寄。諸公承踵前徽，自當陸續抄寄。申未先生下世，聞遺藁尙多，未窠能借此檢出否？望望！再，今年暑假游滬，章君太炎過從甚密，知其未彙藁不少。如或露此，亦可緘索。叢刊第一期何時可出？請以三十份寄湘，此間同志夥頤，均欲先睹爲快也。

易培基再拜（十月二十三日）

斟玄吾兄左右。前月奉答一書，計已入覽。承索金石拓本，及題跋，此類寒門頗夥，各加考按。惟近日事冗，不暇胥錄，惡札又非書記所能繕錄，茲因便寄上九種，卽望裁定。是否可以錄入叢刊？埃稍有暇，再爲多錄數通，廣續寄印。此次敝門人羅宗翰赴寧參觀教育，屬其進謁，幸爲誨之！又奉「散氏盤」原器拓本一（光澤可鑑，文字精粹），此器歸湘中某軍官，昨已十萬元爲一日人購去矣。惜哉！釋文奉閱，太炎先生來書論此，頗多發明，錄藁並呈，能登叢刊否？

培基再拜（十一月十二日）

## 神田信暢來書

惕森先生函丈。刻前弟參觀東南大學，敬承閣下專主貴校文學講席。又大著有漢書藝文志講疏、金石古文學、中國文學等書，竊佩閣下宏覽博識，尤用力於小學。又於劉略班志之義例，造詣至深。則嚮往之念，不可言宣。弟素夤陋，未有根底之學。但不自揣，平生研究貴國文學，若小學目錄二科，是所偏嗜。今承閣下見惠大箸二種，感謝莫已！唯弟擬明日訪棲霞寺，次直到鎮江，則不得一拜鴻儀，暢聆緒論，殊可憾也。然明年二月，弟還歸敝邦，則當裁書以候起居，望閣下亦錫魚雁，以垂大教。倘郵筒往來，商量學術，藝林風流，莫之若也。近寒已加，閣下幸加餐珍攝，是禱！卽請文安。

弟信暢再拜（陽十二月二十日）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史地學報

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論臆造歷史以教學者

之弊

柳翼謀

歷史統計學

梁任公

蘭蓋論歷史與政治

顧泰來

戰後俄德二國之現狀

江亢虎講

地理學研究院之計劃

王學素譯

戰後德意志之歷史教

育

育

陳訓慈譯

泰山紀遊曲阜紀遊

章潤珊

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

陳訓慈

(新書紹介)

最近歐洲各國地理學

張其昀

進步概況

張其昀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冊三角
全年	八冊二元一角
郵費	每冊二分

## 太平洋雜誌

第三卷第九號要目

對於湖南省自治

之希望

楊端六

中國鐵業前途之危機

吳華

合作銀行與中國

的社會

吳頌皋

讀狄曠憲法學(三)

周履生

心理學(二)

吳頌皋

中學不應該有獨立的農務

部嗎

董時進

法蘭西人的特質

張務源

獨幕內幕

純蘭女士

小法庭

孔襄我

解決山東問題案件

定價	每冊二角
半年	五冊九角
全年	十冊二元七角
郵費	每冊二分

## 學藝雜誌第四卷要目

十二年三月一號出版

春

George Harcour

取消心理學上的本能說

郭任遠著 吳頌皋譯

虛弱兒童的教育

馬宗榮

再讀「國文法草創」

C. P.

德國寫實派文學與其反對派(續)

余祥森

勞農俄國之經濟組織及其現狀(中)

胡霖

殘數之理論及其關於定積分之應用

沈璿

化鐵爐之化學的研究

徐式莊

人造藍之發明及其成功

萬希章

美國的 Amateur Radio

楊敬慈

旅歐雜詩

曾琦

社報

新入社員名錄

社員住址更動表

社員通訊

定價 每冊二角 半年五冊九角 全年十冊一元七角 郵費每冊二分

總代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及各省分館

發行處 上海寶通路順泰里十八號丙辰學社

# 記事

## 國學研究會記事

一、發。起。始。末。十一年暑假後，國文學系同人，以國學淪夷，非合衆力不足以謀挽救；遂與本校各科同志，商組研究會；得多數同學之贊成，及本系諸教授之樂爲指導；遂出通告，徵求會員。不二日，簽名者達一百人，本會以成。

二、成。立。大。會。十月十三日，開成立大會於大學宿舍，會員到者數十人。由李萬育主席，出草擬簡章，通過「定名」「職員」「會費」諸條，後遂選舉職員。其餘章程，乃推當選總幹事之李萬育，加以修改，登諸日刊，徵求同意。無反對者，作爲通過。

三、各。部。成。立。會分經學，小學，史學，諸子學，詩文學五部研究。由各會員自由加入。十月二十八日票選分部幹事五人，分司部務。

四、會。務。（一）講習會。請校內外學者，作國學上演講，供會員研究。兩月餘來，舉行十次，有本會演講錄第一集印行。

第一次，十月二十日，吳瞿安先生講「詞與曲之區別」。

第二次，十月二十七日，顧鐵生先生講「治小學之目的與其方法」。

第三次，十一月三日，梁任公先生講「屈原之研究」。

第四次，十一月九日，陳仲英先生講「近代詩學之趨勢」。

第五次，十一月十七日，江亢虎先生講「歐洲戰爭與中國文化」。

第六次，十一月二十四日，陳斟玄先生講「秦漢間之儒術與儒教」。

第七次，十二月一日，陳佩忍先生講「論詩人應具有之本領」。

第八次，十二月七日，柳翼謀先生講「漢學與宋學」。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江亢虎先生「講中國古哲學家之社會思想」。  
第十次，十一年一月九日，梁任公先生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二) 討論會。由各部招集指導員會員，討論各會員之疑問，與心得及指導員之所指示者。各部舉行次第日期如左：  
詩文學部，十一月十五日舉行討論會。

經學部，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

諸子學部，十二月二日舉行。

小學部，十二月五日舉行。

史學部，十二月九日舉行。

詩文學部，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舉行。

(三) 佛學課。由本會幹事李萬育商請本省教育廳長蔣竹莊先生，於每週日曜日上午，來會宣講佛學二小時，編有佛學入門一書。

(四) 歌曲班。本會男女會員，志願學曲者，特請指導員吳瞿安先生，每週兩次，分組教授譜調歌曲。

(五) 編集叢刊。本會年出叢刊四期，由指導員職員合輯之。

(六) 翻印書稿。無單行本之古書，及未印行之遺稿，本會擬廣為印行。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劉師培疑義舉例補，業已付印。左盦遺稿，亦正在搜集中。

### 附本會指導員職員錄

指導員 陳辭玄先生 顧鐵生先生 吳瞿安先生 陳佩忍先生 柳翼謀先生

總幹事 李萬育



副幹事 徐書簡

經學部幹事 李萬育

小學部幹事 吳紹瑄

史學部幹事 李競芳

諸子學部幹事 黎羣鐸

詩文學部幹事 吳江冷

書記 王 漢 吳紹瑄 曹繼韞

會計 劉紀澤

庶務 嚴洪江

交際員 李俶

會員 余秉春金執中王繼昌王曾稼李萬育吳紹瑄胡慶保張耀德紀慕天李競芳胡 邃嚴洪江張世祿趙萬里趙孝清黃昌裕尤  
庭堅徐書簡喬云棟方之棟李 俶季國慶王廷瑞呂 湘田世昌劉志南冉 樺陸志光申屠晉溫宗農王嘉烈吳江冷洪瑞劍端木  
承基王福隆鄔德恩陳忠曹松葉朱錦江曹繼韞黎羣鐸易正倫張履芬錢貞元孫景謝崔瀛聶鴻仁王鏡第王漢劉紀澤謝寅陳毅

(凡簽名入會而手續未完者下次補登)